

序章

深夜的村庄，鸦雀无声。

他坐在湖的上方，看着底下湖边枯死的大树和即将绽放的野花。他的双手开始不停的颤抖，无法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多年来，自己经受的一切马上就要画上句号，这个村庄的黎明终于要到来了。他抬头看向远方，呼出了一口气。

白色的气息在他眼前消散。

他的心情就像被遮住月亮的云彩一般，被一瞬间吹散。

他清楚的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是不配站在这个地方看整个村庄的风景的，但是只要在忍耐一段时间。审判的日子就会来临，自己也能以新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出现意外……。

不可能！ 他不停的否认这种想法。

人都是一样，人不能是神，就像脚下的枯树一样，死了就不可能再生。人生来就是人，就是被冠以各种名誉和期待也不会成为十全十美的存在。这个村庄马上就要回归平静了，自己只需要静静的等待，然后就可以重生了。

他站在湖的上方，看着整个村庄。夜静的就像这平静的湖面一样，空气也变的稀薄起来，万物都很安谧。但是只有他知道，神明的审判马上就要降临了。

起风了。

伴随着干燥的空气，他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春天就要来了……

他将视线从湖面移到远方的村庄。村里没有一点光亮，他不停的在内心推敲自己的计划，只要仪式结束，自己会将一切都说出来，然后去找她，即使被人不理解自己也要……。

他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无论怎么样他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自己的从出生开始就注定着悲惨的命运。痛苦，隐忍，悲伤，恐惧，每天都在伴随着自己，但是这一切马上就要在此处——湖面的上方，距离神明最近的地方结束。

他看着远方后山的树林。她一定会在那里等我的。一定要离开这个村庄，走出

这个被囚禁的地方。

这么想着，他不禁握住了胸前的花包，里面传出的花香让他感到很放松。

他冷静了下来。

风停了。

寒冷的刺痛感再度袭来。

他看着静谧湖面，握住胸前花包的手不停地颤抖，他一把将其扯下扔进了湖中。

1

阿田走到位于村中央的巨大城堡。

他小心翼翼地走在长长的台阶上，眼前是村里最大，最豪华的建筑，建筑建在村庄中最大湖泊的上方，在阳光明媚的早上，湖泊显得波光粼粼，充满生机。

眼前的台阶也散发出光芒。

“就像金子一样啊”阿田低头看着这个自己脚下的台阶。

他往身后望去，看到的是春色初现的山林，虽然阿田从未靠近过那个地方，但是他知道那片区域是通往外界的地方。

那个山林里有野兽，也有数不清的陷阱。母亲总是这么和他说。阿田的父亲死的很早，他的母亲独自一个人把他带到现在，虽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母亲靠种田能勉强抚养起自己。

阿田坐在了楼梯上。看着远方的湖泊和那棵已经枯死很多年的树。

阿田只敢走到这里，因为以他的身份是不被允许进入那座城堡的。为了找阿玉一起玩，他每天都要走到这个危险的地方，运气好的时候阿玉会偷偷跑出来找他，但是也有时候会被里面的守卫赶走。

阿田听着城堡里传出了厚重又美妙的声音，他知道这就是大人们常说的琴吧，但是整个村子中只有巫女才能学习，所以阿田并没有见过别人弹琴。阿田听着激昂的琴声，随后站了起来，他知道今天阿玉可能要练琴，不会出来了。

正当阿田准备离开的时候，身后传来了门打开的声音，阿田以为又是守卫来赶他，便加快了离开速度。

“阿田，是我，等我一下。”

听到熟悉的声音，阿田连忙回过头，发现巨大的门露出了一个细小的缝隙，里面有一个人的头探了出来。

是阿玉，她正在偷偷的往外跑！

“你找死啊，现在不是练琴的时间吗，你怎么跑出来了。”阿田看到这个举动担心的四处张望起来。

阿玉跑到了阿田的身边，气喘吁吁的笑着。

“谁要在那个地方一直练习啊，反正仪式的时候也不用我演奏，我还小，不能登上神道，让我姐姐们好好练就就行了，我以后再练习吧。”阿田随着琴声向楼上看去，突然他发现大门正在被推开。

阿田急忙把阿玉拉到城堡台阶旁的大石头后面，他认为很可能是守卫听到动静出来检查。

阿田捂住了阿玉正在喘气的嘴，静静地等待守卫回去。石头对于大人来说很小，但是阿田和阿玉两个小孩正好能藏在后面。

激昂的琴声回旋在城堡旁。

阿田紧张到不敢发出声音，但是旁边的阿玉却看起来非常的兴奋。

旋律越来越快，越来越神圣。

阿田也紧张到浑身颤抖。

漫长的时间过去了。

一曲终了，守卫们也回到了城堡之中。

阿田发现守卫回去后便站了起来。他长舒一口气，仿佛死里逃生一般。

突然，一只手拉起了阿田。

阿田本能的看了过去，发现是阿玉的手。

“我们快走吧。”阿玉笑着看向阿田。

这是他们第一次牵手，阿田感觉到这只手很纤细，和自己母亲粗糙的手很不一样。

阿田咽了一口唾沫，呆呆的看着自己的手。

随着阿玉的用力拉扯，阿田的身体不由自主的跟了过去。

在太阳的照耀下。

伴随着有些许忧伤的琴声。

两个小孩一起向远方的湖边跑去。

2

“大早上第一节就有课真是倒霉啊。”

大清早刚来到学校，夜一就听到了社团教室里传来抱怨的声音。

“哟，你也来了啊，唐虹。”

夜一看着眼前头发乱糟糟的人正坐在社团活动室的中间，靠着椅子，闭着眼睛，看起来好像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

“早上好夜一，你也很倒霉啊，这么早也有课。”

从进入大学开始，唐虹就天天抱怨课程无聊，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

唐虹和夜一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他们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并且两人都有着古怪的性格，他们并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而是在外自己住。在学校要求下，所有人必须加入社团，无奈的他们选择加入了一个濒临解散的文研社，这个社团室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每天到校他们都会先来这里碰面。

不知什么时候，同学都对唐虹开始避而远之，不仅是因为他不爱与人说话，

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神总给人一种疏远的感觉，夜一觉得自己很无辜，因为经常和唐虹待在一起，导致自己也无法交到朋友，虽然自己也非常沉默寡言，但也不至于在大学过了一个学期连一个新朋友都没有。

夜一一直认为是和唐虹每天待在一起导致了没有人来和他说话。虽然说自己也不是想交异性朋友，但也不至于连个同性朋友也交不到吧。

每当夜一和唐虹抱怨的时候，唐虹总是说这都是夜一自己的问题，并且从穿着到发型开始数落夜一。其实，夜一非常欣赏这位从小到大的朋友，认为他的颜值和才华兼备，但是他实在无法将夸奖他的话说出口，因为说出夸赞他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有理由损自己。并且他还有个怪癖，总是时不时地观察别人，会不经意间盯住一个人一直看，并且时而会发出笑声，这样无礼的行为让人实在是无法理喻。

此时唐虹就在盯着楼下一个人仔细观察。

夜一走了过去，看见唐虹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的人群看。

他顺着唐虹的目光看去。

“昨天通宵打牌输了一晚上，今天还要来上学，真是倒霉啊。”

未等夜一开口询问，唐虹指着一个人群中的蓝衣男子率先说出了结论。

夜一对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了。

每当这个时候唐虹就会开始说出这个人很多信息，以及他接下来会干什么。

他总是称自己是在合理的推理。

“为什么这么说，那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是通宵的啊，可能只是没睡醒。”

夜一看着那个男子，虽然他看起来萎靡不振，但在通宵打牌的结论也太过于随便了，更何况为什么这么断定他输了呢？

这正是他挑战唐虹的机会。

“怎么可能没睡醒，你看他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而且眼睛好像也闭着，还在时不时的晃头，这并不是没睡醒而是精神萎靡的样子。”

“万一他昨天去踢球了，并且没睡好，导致今天腿疼呢？”

“运动完后的疼痛并不会走路轻飘飘的，很显然他的腿不疼，只是身体因为没睡觉而丧力了。”

“好，就算他昨天一晚上没睡，那你怎么知道他在打牌，为什么不是通宵学习，通宵看书也有可能啊。”

夜一再次反驳，好像能驳倒唐虹已经成为他的执念。

“非常合理的质疑，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他在通宵打牌，你看到他身边的人了么。”

夜一伸头看去，发现那个人虽然走在人群中，却好像很显眼，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

“因为路人都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没错，他身上绝对有着让路人避开他的气味，他不但通宵打牌而且是在棋牌室，那里聚集着大量打牌人员，房间里的烟味会让他身上沾满了烟臭味，但是他估计自己闻不到吧。这就是学生们和他保持距离的原因，并且谁也不想一大早就沾满烟味吧。”

“有些道理，但这未必也太牵强了，万一他只是运动完没洗衣服呢，身上有汗味别人也会下意识的避开吧，你随便污蔑别人赌博也不太好吧。”

“夜一同学，你好像很爱反驳别人啊，好，我这就给你决定性证据，这个人不会去前面的教学楼，而是会去那个早餐铺，并且购买两个包子当早点。”

“为什么这么说，他不会买喝的么，比如水和茶之类的。”

夜一大吃一惊，人群的方向很容易就能判断去教学路和早餐铺的方向，但是这么早下定论去早餐铺并且只买两个包子，夜一再次投向了怀疑的目光。

“怎么，很疑惑吧，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这个人昨天晚上一定没赢钱，反而输的什么都不剩了，你看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而且一直低着头，根本不像赢钱的样子，钱都输完了，肯定只会买最便宜的包子了。棋牌室会提供茶水，所以他不会买喝的，只会赶快填饱自己的肚子。”

夜一集中精神盯着早餐铺，那个蓝衣男子真的朝那个早餐铺走了过去，并且开始点餐。夜一屏住呼吸，死死的盯着那个人。伸手，点餐，等待，这一分钟过得异常漫长，夜一仿佛听见了自己急促的呼吸。

那个人出来了。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包子和一杯豆浆。

夜一第一时间看向唐虹，唐虹闭上眼睛转了过去。

“真是无药可救啊”

“喂！你在说自己么，看来现实和推理小说可不一样啊”

夜一骄傲地看向唐虹，战胜唐虹让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兴奋。转眼间唐虹已经走到了门口。

“你先别着急走啊，我还想问你对于最近远峰镇上有很多人失踪的看法呢，那个城镇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却出现了三起失踪的案子，媒体搞沸沸扬扬，都在指责警察和政府的问题。”

唐虹停下行走的脚步，坐在了门口地凳子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毕竟那个区域还有很多村庄存在，调查难度非常大，只能加大巡逻人数了，并且那片区域有很多山林，还有很多的的野兽在其中，如果将尸体扔进去，警察是不太可能发现的。”

“确实，很多证据表明，这是一起无差别的绑架案，并且没有索要赎金和威胁，看来警察这次很难解决对了，还有报纸报道这是村里的反对建立城镇的反对派作案，将很多人抓到村子里藏起来，以此给警察施压。”

唐虹伴随着苦涩的表情连声答应着。

夜一感觉刚才的失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便开始转移话题

“你听说了么，图书馆明天又要新来一本推理小说。”

唐虹站了起来，打断了夜一的话。

“我不想再看那样基调的推理小说了。推理小说应该是让小说本来就充满谜题，而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被杀害，警察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贪污腐败，社会黑暗，政界内幕啊之类的充满社会时代悲剧的小说。我受不了那样的小说，推理小说就应该是，不可能犯罪，孤岛杀人，密室杀人，在馆里，在古怪的屋子里之类的，虽然都是经典的场景，但是那样才能享受到推理小说的乐趣啊！”

唐虹说完就走出了社团活动室。

夜一感到非常郁闷，因为这次新出版的小说是翻译自美国推理小说家范·达因的小说，按道理应该很适合唐虹的阅读口味，但是现在只能自己明天去取回来给他看了。

&

那天，我大清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冬天已经过去，温暖的微光也透过玻璃照在了我的床上。

我来不及欣赏这样温馨的景色。飞快的起床穿衣骑车前往市里最大的图书馆。在路上我打算给唐虹去取上新出的小说，毕竟昨天的他看起来受了不小的打击，而且这本小说我也很期待，经常听唐虹谈论起这个作家，但是近几年并没有这个作家的译文。自己也不像唐虹可以读英文版的小说。

我来到图书馆楼下，迅速的锁住自己的自行车，并且直奔推理小说所在的九楼。

可是等我来到九楼后，我发现在书架后已经站着一个人，走过去发现她读的正是自己想要的新书，不禁感到非常惊讶。随后我悄悄地走到放书的书架旁，认真的盯着那个女生。

她身披一条棕色的女士披肩，穿着淡蓝色西装上衣。她的上衣连一点褶皱也没有，她的短裙和她的披肩是一个颜色，一双纤细小巧的腿在裙外裸露着。远远望去像一个挺拔而苗条的剪影，这身毫无瑕疵的装扮和她非常相配。她保养的乌黑长发在清晨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辉，好像一个雪白的洋娃娃，正在读书的她，散发出让人靠近的冰冷气息。

我不禁感到失落，不仅是我期待已久的书被人捷足先登，并且这个女生在看书时眉头紧皱。

我顿时忍俊不禁，因为这个样子和唐虹看书时一模一样。虽然这个样子很滑稽，但是我也不敢去打扰她。

毕竟她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会杀死打扰她的人一样。

看来这本书今天是看不到了，还是先回学校等着上课吧。

突然，女生的眼神看了过来，正好看见我正在傻傻的盯着她。

我发现对方也在看自己后，慌忙移开了眼神，转头就走。

“完了，书没借到还被人发现自己好像在偷窥一样，真倒霉啊”。

我慌忙地走出图书馆。心里想着，自己不会被当成变态了吧，每天和唐虹在一起也开始不经意间观察别人了，真是太无礼的举动。

路上，我想到刚才的情景，以及自己窘迫的表现就不禁皱起眉头。自己还是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吗，即使是和陌生人对视也感到压力倍增。

我心中不断的鼓励自己，却还是无法正常的和别人主动交流。自己的父亲近几年一直在海外工作，母亲则早已离开人世，在高中的时候每天待在家里学习就行

了，如今进入大学要开始交更多的朋友，自己和陌生人说话，会感到非常紧张。特别对象是女生的时候，说话也开始支支吾吾，所以这么多年只有唐虹一个朋友。

我进入学校后，就直奔社团活动室，对于自己来说社团活动室这种没人的地方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我飞快的上楼，热闹的教学楼好像和自己格格不入，看着附近有说有笑的同学们，我只感到压力倍增，想赶快逃离这里。

进入社团活动室后，我大喘一口气，抬头发现唐虹早就坐在了里面。

唐虹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头也不抬的发出声音。

“好久不见啊，夜一，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焦躁呢。”

“什么好久不见，我们昨天不才见的嘛。”

唐虹抬起头来，微微笑着。

“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你了，就算是图书馆里的书被别人借走了，你也不用这么慌张吧，还是说借走书的女生太好看而感到害羞了？”

“啊？”

我的嘴巴不禁张大。

唐虹合上手里的书，站了起来。

“虽然说你这个人很无聊，平时也不爱说话，但是见到女生也不用这么慌张吧，你这样很给我们社团丢人啊。”

我紧张地辩解道：

“你怎么自顾自的说半天啊，我来到这里还什么都没说呢。”

“怎么？我说错了吗？”

“不，错……倒是没错啦，但是……你怎么知道的啊？。”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张开的嘴也一直都没有闭上。虽说自己知道唐虹很爱推测一个人的行动和心情，但是能猜的这么准也太神了吧！

“看来我说的没什么问题吧，你可真是没救了，能不能多和人交流交流，改改你这个爱紧张的毛病啊。”

“你好像还没资格说我，快说你到底怎么知道我刚才发生的事情的，你不会去

学了什么观测别人心理的巫术吧？”

唐虹听了我的话，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你在想什么啊？你不是最讨厌，最不相信的就是宗教和超自然的玄学么，而且我一直都是靠自己的推测，怎么可能用那种不科学的方法。”

我听了后低下了头，想到自己很讨厌宗教和超自然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有一点靠谱的话自己的母亲也不会去世了，每当想到这里自己的内心都会很痛苦。

看到我失落的表情，唐虹走了过来。

“所谓玄学的核心，就是人类自己，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操控自己看到的東西的，并不会被客观规律性的因素左右。如果说科学说以某种物质属性为核心的学科，那么玄学便是人类使用主观能动性协调科学的手段。所以这都是人类自己的思考，你也不要太抵触这门学科。”

听了唐虹的话，我抬起头来。

“我当然不在意这些，你也别卖关子了，快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发生的事的啊？”

唐虹笑着，回到了座位上。

“这个世界上的事，没有偶然，就像你遇见那个女生一样啊，夜一。”

“你少说这种话，这次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我多会骗过你，你少污蔑我。”

“那你就快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你这次又耍的什么把戏。”

唐虹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都很厉害，所以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行动。

“其实也没什么把戏，因为是我让那个女生去找你的。”

“什么？”

他让那个女生去找我？他和那个女生认识吗？以他的性格应该不会有朋友的吧。

“你让她找我，什么意思？”

“她昨天过来和我说想要加入咱们社团，我让她去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毕竟你是社长嘛，我听到你说新书的事情，便猜测你会去图书馆，就让她今天早上去找你。”

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戏耍了，气呼呼的坐下。

“什么嘛，这根本是欺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推理小说里，你会被读者追着砍死的！”

“你说清楚，谁欺骗你了，我既没有去偷看你，也没跟踪你，我只是说出我知道的事情罢了，怎么算欺骗你了。”

“可是……”

正在我俩你一句我一嘴的辩论之时，社团活动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正是早上在图书馆的女生。

我看到她的一瞬间，不禁紧张的站了起来。

“你们好，我是新堂大学文学部的学生，今年二十岁，我想申请加入这个社团，我叫星雾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雾羽说完对着我俩深深鞠了一躬。

“啊？”——此时有些社交障碍的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盯着这名女生发呆。

唐虹看见气氛有些尴尬，站了起来。

“咳，咳。社长请问你同意吗？”

我缓过神来

“当……当然同意。”

唐虹微笑着，对着雾羽说：

“雾羽同学，恭喜你啊，现在也是我们社团的一员了。”

雾羽紧张的表情变得轻松起来，走到座位旁，长舒一口气。

“谢谢你们收留我，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我再没加入一个社团的话，我会被学校强制安排到别的社团的。”

“耶？”我惊讶到，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竟然找不到社团么。

唐虹在我发问之前，率先开口。

“雾羽同学，你是转学来到这个学校的吧，看起来你并不像本地人，”

我心中一震，这个问题未免也太无礼了吧，我对于唐虹直截了当的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而且他问的问题好像过于随性了。

“嗯，没错，我并不是本地人，甚至可以说我并不是本国人，我小时候一直在日本生活，在初中才来到中国生活。”

雾羽点着头表示着肯定。

“哎？那这么说，你是日本人喽？”我惊讶的问道。

雾羽微笑着看着我。

“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但是我的母亲是中国南部的，所以我长大后我的母亲和父亲就搬来中国居住了，所以我也跟着回到了中国。话说，夜一同学你的语气词真是丰富啊，这些字真的能放在一段话的开头吗？”

我想起今天早上的情景和我刚才一直惊讶的神情，又一次感到了紧张，我的脸也突然变红了。

唐虹看见，又出来帮我打圆场。

“他这个人比较古怪，平时也就我一个朋友，所以说话比较随意，你并不是从小在中国长大，肯定不好理解，你别在意。”

雾羽诧异的摸着下巴。

“其实我也很难在大学交到朋友，因为我高中是在女校读的，所以来了大学后不知道男生是怎么交流，如果造成什么误会的话，真的很抱歉。”

“不……不，没什么误会。”我赶快否认，并且双手一直摇晃。

“真的吗？像你这么好看的女生，应该有不少男生来找你聊天吧。”

唐虹又在质疑别人了，看到这里我知道为什么唐虹也交不到朋友了。

雾羽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是有不少男生来找我，但是他们都是来约我出去，我的哥哥和我说所有

直接上来搭讪的男生都不是好人，让我离他们远一点。”

“你的哥哥？是亲生哥哥吗？”

“是的，他比我大五岁。”

“那他也是日本来的喽？”

“并不是，他从小就在中国生活，现在已经在中國工作了，他现在是一名自由记者，主要工作就是走遍中国的大小山川，对各地的传说，以及民俗和風土人情进行报道。”

“那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啊，真羡慕你的哥哥”我听到这样的职业，感到非常有兴趣。

雾羽皱起了眉头

“是啊，这个工作确实很有趣，但是这也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因为他经常去一些村庄，有些村庄的人非常排斥外来人，并且没有信号，很难联系上他，我很担心他的安危。”

“这样啊，那确实是这个工作的弊端呢，行了，我要去上课了，你俩先聊吧，加油哦，夜一。”

说完唐虹便起身，走出了活动室。

活动室里只剩下我和雾羽同学，我又一次感到了紧张，也想逃离这里。

这时，雾羽表情复杂的盯着我。

大约三十秒的沉默后，她像是做出巨大决定的一样站了起来，走到了我旁边。

“夜一同学，你知道白静吗？”

我的心脏仿佛受到锤子的重击，心跳感觉停止了一秒。

因为她说的那个人，正是我去世多年的母亲。

湖边是阿田和阿玉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村里人都说这个湖是神创造的，也是距离神明最近的区域。所以阿田的身份是不被允许独自来到湖的附近的。

此时的阿田正躲在一棵巨大的枯树后面瑟瑟发抖。

因为当他独自一个人来到湖边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名少女正在这里。

阿田以为碰到了鬼，赶快躲在了一棵巨大的枯树后面，但是等他自己查看那名女孩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女孩的年龄应该和她差不多。

女孩拥有着柔顺飘逸，带着光泽的头发。她扎着双马尾，在湖边独自一人跳着舞蹈。

……真是太美了。

正在跳舞的女孩，仿佛和自己同岁。

她舞姿绚丽。飘逸的长发在湖边轻拂。

阿田看着入了神，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他忘掉了恐惧，目不转睛的盯着前面的女孩。

在夕阳的映照下，她的红色长裙也随着身体轻盈地柔美地摇动着。

阿田看着眼前的女孩，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觉顺着眼睛进入了身体。

他不由自主的跪在了地上。

阿田认为自己碰见了神明。

他本能的想要臣服于这个人。但他同时也感到了害怕，如果自己被神明发现，会不会被惩罚，毕竟自己擅自闯进了禁地。

会不会当成祭品吃掉？

想着想着，阿田便想逃离这里。他迅速起身，但不小心发出了声响，阿田被吓的想大叫一声，但是他赶快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生怕被女孩发现。

不幸的是，跳舞的声音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慢慢靠近的脚步声。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阿田的双腿也越来越软，他直接坐在了地上，闭上了眼睛，静静的等待死亡的降临。

女孩的脚步声越来越大，阿田的恐惧也随之加深，最后他抱住自己的头，爬在了地上。

“你在干什么啊？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湖边？”

阿田抬头看向少女，她的眼睛又大又黑，透露出好奇的眼光。

“你为什么还哭了，你迷路了吗？”

阿田伸手擦了一把眼泪。

“不是，我没有迷路，我是不小心闯入这里的，请不要惩罚我。”

女孩看见慌张的阿田，不禁笑出了声。

“好啊，我不会惩罚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阿田低下了头，哀求着说道。

“什么要求？，我什么都愿意做，请不要拿我当祭品，我不敢再来湖边了。”

“笨蛋，谁会拿你当祭品啊！既然你说什么都愿意做的话。”

恐惧感席卷全身，阿田闭上了双眼。

“那你就天天都来湖边找我玩吧！”

阿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抬起头看着女孩，女孩有些气喘吁吁，她头上的汗珠在顺着脸颊滑落。

在女孩闪闪发光的眼睛之中，仿佛充满了期待。

夜一坐在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飞快的讲着无聊的专业知识，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雾羽的话。

“你知道白静吗？”

在雾羽问出这个问题后，夜一感觉自己的心被锤子砸了一下，双眼瞪着很大，身体也不自主地颤抖起来。他露出疑惑的眼神盯着雾羽，而雾羽则是以坚定的眼神回看着自己。

夜一的嘴也不受控制地张开，但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活动室进入了短时间的沉默。

“夜一同学，你怎么了？” 雾羽抢先一步打破了沉默。

夜一站了起来，他尽力地调整心情。

“你怎么知道……”

正当他准备回答的时候，社团活动室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唐虹急忙忙的赶了回来。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忘了拿我的书包，回来取一下。”

夜一看到唐虹也趁机说有课要上，跟着唐虹离开了。

在他俩一起出门后，唐虹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你的下一节课不是还有段时间么，为什么提前出来了，怎么？又害羞了？”

“不是，唐虹，你知道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来历吗？她刚才询问我母亲的事情了。”

唐虹听到后变得严肃起来。

“夜一，你说她刚才问你母亲的事情了吗？”

夜一沉默的点了点头。

唐虹回头看向社团活动室。

“等我下课会帮你问问她，你也别太担心。”

随着老师不断敲击黑板的声音，夜一的思绪回到了课堂。他心里不断地问自己：她为什么会问我的母亲？我母亲的名字我应该没有和大学里的任何人提起过。

相比于父亲，夜一和母亲有着更深厚的感情，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的缘故，小时候的自己一直在和母亲生活。

母亲几乎陪伴了自己整个童年，陪自己玩耍，教自己弹琴。夜一下楼玩耍时，母亲也会和他一起出来，在自己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母亲总是坐在角落里看书等他一起回家。

但是，美好的日子在母亲生病后都改变了，

母亲病的很突然，突然有一天，母亲晕倒在家里，夜一将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就一直在病床上，并且无法下床走路。夜一的父亲也从海外回来照顾母亲。

看着母亲闭着眼躺在床上，夜一第一次觉得母亲那么憔悴，像一朵即将枯萎的花。

但是小时候的夜一一直觉得母亲会好起来，就像自己生病会好起来一样，母亲肯定也会恢复健康。但是自己却突然收到了母亲在医院自杀的消息。

看着手术室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当时的夜一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观看。夜一依然觉得母亲会好起来，然后他们会像以前那样天天一起下楼玩耍。

但是母亲没有再回来。

那是夜一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死亡，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这件事摧毁了夜一，当时只有小学的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开始变的孤僻，不再和别人说话。他的父亲在他进入高中后又去了海外工作，自己变成了一个人生活，所以基本不和人交集。

他至今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自杀。

但是现在，有一个国外的留学生，突然向自己询问自己的母亲，夜一除了感到震惊外，还有一丝兴奋，难道她知道我母亲自杀的秘密吗？

夜一无法控制自己颤抖的身体，并且趁老师不注意，偷偷的从课堂上溜了出去。

走出教室，他发现唐虹靠在墙上，已经站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怎么，原来你也会逃课啊？”

“唐虹，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知道我母亲自杀的原因，你去问雾羽同学了吗，她到底为什么问我母亲的事情？”

唐虹的眉头紧锁。

“夜一，你先别着急，我已经和她了解过了，我们准备到你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你先回家等我们吧。”

&

回家的路上，夜一飞快地骑着车，他的大脑也在不断地回想着刚才的对话。

看到唐虹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他知道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说不定雾羽真的知道自己母亲自杀的原因。

回到家，看着杂乱的屋子，夜一赶快开始收拾，因为长时间自己居住，所以卫生方面有时就会疏忽。

这样的房间要是让雾羽同学看到了可就丢人了。

夜一来不及多想，马不停蹄地开始收拾起自己的房间。因为长时间不打扫的原因房间已经杂乱无章，根本不可能短时间内收拾干净，夜一只好把一些杂物随手扔到储藏室。

夜一急忙收拾着自己随手扔在客厅的衣物。

突然，他闻到了一股花香。

刚才焦躁不安的情绪，顿时感到了无比的镇静。他顺着气味寻去，看见了一个花包。

这是母亲留下的遗物

小时候母亲总会把它挂在胸前，并且时不时的闻一下，自己家里也有许多这种花做成的花包。自己也会拿起来闻一闻，里面传出来的香气总让自己感到内心平静。自己总会问母亲，为什么要养这么多花，并且做成花包，母亲每次都笑着回答。

“等你长大就告诉你。”

但是在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告诉自已了，在母亲去世后，夜一只选择保留了母亲生前带进医院的花包，其他的都留在旧房子里，一同卖给了新的住户。

正当夜一回忆的时候，有人敲响了自己家的大门，夜一来不及收拾卧室了，就把卧室的门关上去开门。

来的人正是唐虹和雾羽。

“对不起”

雾羽上来就鞠了一躬并且道歉。

“哎？这是怎么回事？”

“十分抱歉，夜一同学，我不应该直接询问你母亲的，我对我的无礼感到抱歉。”

夜一慌忙的招手。

“没事的，我并不生气，你们先进来吧。”

唐虹走进来，看了一眼客厅。

“哟，夜一同学，你家里怎么这么整洁了，我上次来好像很乱啊。”

“其实自从上次你来后，我就开始打扫房间了。”

“是吗？那能看看你的卧室吗？我记得上次你的卧室也很乱的。”

“那就没必要了，我们先谈正事吧，你们要喝什么。”

雾羽同学伸出手，率先开口道。

“我要喝红茶。”

“啊？我家里好像只有普通的绿茶，没有红茶。”

雾羽得意的从包里拿出两包红茶，在手里晃了晃。

“没事，我带了红茶，你们要喝吗，我可以给你们泡。”

唐虹点了点头。

“那麻烦你了，我也想尝尝红茶了，如果让夜一同学泡茶的话，今天估计就谈论不了事情了。”

“我泡的茶有那么难喝吗？”

“已经不是难喝不难喝的问题了，应该是能喝不能喝的问题。”

夜一坐在了座位上。

“那以前和我在一起真是辛苦你了。”

唐虹缓缓的点了点头，雾羽端着茶看着他俩笑出了声。

“哈哈，你们俩真有意思，感觉这个社团应该挺有活力的。”

唐虹也坐到了座位上。

“好啦，我今天过来也不是数落你的，我们来谈论正经的事情吧。”

雾羽的眼神也从微笑变成了和她平时一样的冰冷状态。

“夜一同学，唐虹同学，我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我是来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去新镇的。”

“新镇？就是那个发生失踪案的地方吗？”

“没错，就是那个最近因为失踪案闹的沸沸扬扬的新镇。”

“可是新镇和我的母亲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母亲的名字的？”

“夜一同学，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法回答你，因为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全部的信息，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新镇的某个村庄和你母亲的自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虹拿起红茶喝了一口。

“新镇是一个离自己家非常远的地方，那里是最近国家开发的地方，为什么会和夜一母亲在多年前的自杀有关系？”

夜一听后低下了头。

雾羽解释道。

“夜一同学，我知道这很不可思议，但是我的哥哥是专业的自由记者，他的话

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你母亲曾经是一个新镇一个村子里出来的人，这个村子和新镇的失踪案有着很大关系，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可以在去新镇的路上问我哥哥，我们打算在假期的第一天就启程了。”

夜一听后缓缓地抬起了头，随后露出坚定的眼神。

“好的，我相信你，我会去新镇的。”

唐虹摸着下巴看着夜一。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去新镇了？那里可是发生了三起失踪案，很危险的。”

“这是唯一一次揭开我母亲自杀秘密的机会，即使是危险我也会去的。”

夜一说完后，眼神坚定地看向唐虹。

“什么意思？你不会是邀请我也去吧？”

唐虹笑着看着夜一。

“唐虹，我知道那里可能很危险，但是有关部门已经加强了对那里的保护，而且我们这么多人肯定不会遇到危险的。”

夜一慢慢地走到唐虹的身边。

“而且唐虹，你知道这对我有着多大的意义，我必须去，请你也和我一起去破解这个谜团吧。”

唐虹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喂，你这是在干嘛啊？我又没说不和你去。”

“可是，你刚才看起来就是不去的意思啊。”

“我可没说我不去，再说了，即使我不去，你用那样恶心的口吻去求我我就会去吗。”

“喂！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求你的。”

“以后还是省省吧，想到你刚才那样我怕是今晚 would 做噩梦了。”

雾羽听后激动的放下手中的茶。

“你的意思是同意和我俩走了？”

“嗯.....正好我假期也没什么事。”

“谢谢你们相信我，夜一同学，唐虹同学，我会和我哥哥说带上你俩的。”

唐虹拿起茶又喝了一口。

“这也算咱们社团第一次活动了吧。”

&

送走唐虹和雾羽后。

夜一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他低头看着紧紧握着的双手。

没错，原来如此。

母亲是那个地方出生的人吗，为什么从来没听她提起过这件事情呢？

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也几乎从来不和自己谈论起母亲的过去。

难道父亲知道母亲的过往吗？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难道早就知道母亲会自杀吗？

无法想象。

夜一低着头走进卧室，又看到了母亲留下的遗物——花包。

如果母亲的死真的和那个村庄有关系，那么这个花包的秘密也应该能解开吧。

夜一拿起花包开始闻了起来。

奇怪，分明早就失去香味的花包如今却又散发出了熟悉的味道。

夜一诧异地看着手里的花包，将它打开。

里面的不知是什么的花，早已凋零，腐烂，但是现在却重新盛开着，还散发出令人放松的淡淡香味。

无法理解。

是自己今天太激动了吗？

想了太多关于母亲的事情，所以出现了幻觉吗？

对了。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自己的人生已经被舍弃了，自从母亲去世后，自己一直都活在幻想之中。

这或许是个好解释。

夜一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模糊的记忆中，夜一又想起了那天的情形。

那天下午——

夜一在放学后，连忙跑到医院去看望母亲，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最近还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的症状，整日都魂不守舍，看到医生和护士都会出现强烈的恐惧。

只有自己和父亲能靠近母亲。

理所当然的，父亲和自己开始全天的照顾母亲。说是这样说，但是基本上都是父亲一个人在照顾母亲，自己只是一个小学生，只能在放学后去医院看望母亲。

夜一至今无法忘记那天的场景。

夜一赶到了医院，打开了病房的大门看到了穿着污秽的病号服，连凌乱的头发都没整理，而且光着脚在地上站着发呆的母亲。

夜一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真的是我的母亲吗？这个形象与每天都穿着干净朴素的母亲的差异极为显著。

“夜一，你来了……”

母亲的精神状态极为不正常，情绪在最近经常失控，但是看见自己的时候却能冷静下来。

夜一缓缓的向母亲的方向走过去。

母亲的容姿也非常的憔悴，夜一第一次见到满脸是皱纹的母亲。夜一次来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变成这样，没想到只过了两天，母亲竟然变的这么憔悴。

母亲看着小心翼翼的夜一，张开双手想要拥抱他。

夜一看着这样的母亲，感到了一丝恐惧。

她真的是自己的母亲吗？夜一心里发出了疑惑。

夜一的手一直没有抬起来，只有母亲单独的拥抱着自己。

夜一不知道的是，那是最后一次被母亲拥抱。

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母亲就在病房自杀了。

夜一想着那最后一次的拥抱，不禁流下了眼泪。

为什么哭了？

无法理解。

当时没有抱住自己的母亲。

难道是自己后悔了吗？

这或许是个好解释。

5

村子里起了雾，湖边也变的有些许朦胧。

阿田和阿玉一直奔跑到巨大的枯树旁才停下脚步。

自从阿田和阿玉相识后，两人便天天到湖边聊天。

阿玉是村长家的小女儿，因为特殊的身份，她无法像村子里的其他小孩一样天

天出来玩，只能在家练习身为巫女的各种技能。

但是在遇到阿田后，这一切都改变了，阿田成为了她唯一的朋友，他们俩人开始把湖边当成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带普通村民来湖边可是大罪，你不怕你父亲惩罚你吗”

阿田不停的四处张望。

阿玉扶着枯树喘着气。

“他才不会发现呢，他从来不来湖边。”

“那神明呢？”

阿田目不转睛的盯着阿玉。

“如果让神明知道的话，咱们俩都要成为祭品了。”

“我是巫女，带你来这里有什么问题，神明也不会生气的，再说像你这样的普通人，也没资格成为祭品吧。

阿田听后长舒一口气，坐在枯树旁。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啊。”

“是啊，我们家又要开始筹备初春的祭祀仪式了。”

“去年的仪式不是失败了么，今年要是再失败的话怎么办。”

阿玉也靠着树坐了下来。

“不可能了，今年我的大姐和二姐都准备的非常充分，我相信神明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阿田透过雾，看到了远方的重重山林。

“你说，山的外面有什么？”

阿玉也抬头看向远方。

“听父亲说，外面全部都是野兽和坏人。”

“是这样吗.....”

阿田看着眼前的大山，他一直都知道山的外面有什么，难道还是一座座山吗？还是真像阿玉父亲所说，山的外面是野兽，只有呆在村子里才是安全的。

“好想去看看啊。”阿田低下头，发出了微小的声音。

“你听说了吗？最近村里来了个外地人，穿的好奇怪哦，现在就住在我们家呢。”

“真的吗？”

阿田感到非常激动，因为他对山外的世界非常好奇，他想去问问那个人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你想见他吗？我们可以去找他，他每天都在村子里散步。”

“好啊，可是我和你一起出现在村里，会不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啊，你的父亲要是知道的话，咋俩都要完蛋了。”

“是哦，那只能你自己去找他了，我也要准备祭祀了，下次出来玩就是祭祀仪式以后了。”

“嗯，我会默默为你们祈祷的，这次神明一定会为咱们降下雨的。”

6

转眼间，就到了漫长的假期。

夜一过了一个特别苦痛的早晨，在这学期的最后一天却还要早起去上课，自己因为调查新镇的资料而天天熬夜，但是这天早上夜一再与身体不断对抗纠缠后，还是选择了起来去上课。

因为这节课 he 可以和雾羽同学讨论一下第二天出发的事情。

当夜一赶到学校后，课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但是雾羽同学的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这种情况基本在每节课上都会发生，夜一觉的是雾羽平时散发出的冰冷的气息让其他人不敢靠近吧。

夜一自然的坐到了雾羽的旁边，班上其他男生也同时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雾羽看着夜一没睡醒的样子问道。

“你看起来好憔悴哦，咱们明天就要启程了，你没问题吧？”

“放心吧，我只是昨天熬夜查资料了没睡好，我今天会早点睡觉的。”

雾羽的眼睛向下望去，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真是辛苦你了，都是我把你们拉进来的，还要你们陪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雾羽将头低了下来，看来还是对随意提起夜一母亲的事情很愧疚。

“我是不是说的太突然了……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夜一急忙挥手解释道：“不不，这也是我做的决定，毕竟这个事情跟我也也有关系，我还要感谢你给我一次去调查真相的机会呢，其实我还是很感激你的。”

雾羽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感谢我？比如什么？”

“比如说我不但有机会知道我母亲的过往，还认识了像你这样可爱的女生。”

雾羽盯着夜一，低下了头

“噗，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啊？突然感觉你好可怜啊。”

夜一的脸瞬间红了。

“难道不是这样夸人的吗？”

雾羽拿手托住了下巴。

“这样夸人有点奇怪吧，好像你有求于我一样。”

“这样啊，实在是太难了……”

“你不用特意去迎合别人，其实安静的你看起来也很有趣哦。”

“还是说别提刚才的事情了。”

“哈哈，总之在女孩子依靠你的时候，你应该再拿出点干劲吧。”

夜一听后，挠了挠自己的头，随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知道了，我会尽力协助你和唐虹的。”

雾羽听后长舒一口气。

“看到你心态这么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一路上就要拜托你了，我们一起去调查真相吧。”

夜一则露出了难色，自己这几天疯狂的调查资料，能查到的信息却少之又少。

“唉，实不相瞒，我调查了很多的报纸和新闻资料，但是关于新镇的消息却少之又少，只有铺天盖地的失踪案，我也不敢保证能调查出真相。”

看着泄气的夜一，雾羽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我已经掌握了很重要的情报了。”

“啊？”

夜一吃惊的看着雾羽，她一个别的国家来的女孩怎么可能会调查到那么古老的资料。

雾羽很得意，好像是摆脱掉了愧疚的感觉，她抬头挺胸。

“我昨天问我的哥哥了，他已经找到了咱们要去的那个村子的地图。”

“真的吗？那我母亲和那个村子有什么关系啊？”

“啊？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不也是什么也不知道吗？”

听到夜一的话，雾羽鼓起嘴看向夜一。

“太过分了你，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交不到朋友了。”

“啊？”

“你再不改变自己，恐怕一辈子都没法和别人成为朋友了吧。”

“不至于这样吧。”

雾羽挥了挥手。

“算了，你说的也有道理，毕竟我哥哥说明天会给咱们解释一切的。”

说完雾羽将头看向前方的黑板。

“夜一同学，你今晚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要赶一天的路。”

&

在有些许耀眼的微光中醒来，夜一看了看床头的表，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夜一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灌入了铅，痛苦万分。

但是夜一不敢怠慢，努力的从床上爬了起来，飞快的洗漱完毕，拿上自己不多的行李，准备前往车站。

在马上出发前，夜一盯着家里的座机，在犹豫要不要向自己的父亲打电话。

即使是打了电话，他会阻止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吧。

再三犹豫后，夜一拨通了电话，但是却无人接听。夜一仿佛知晓这样的结果一样，拿起了行李朝着车站走去。

来到行驶的车站，夜一看向对面的站台，已经站满了人，来的火车上也是挤的满满的。这些乘客大概都是放假出去旅游的吧。

但是，由于多起失踪案的发生，自己这边的站台上却站着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初春的天气清爽而干燥，夜一觉的口干舌燥，便起身去便利店购买水。

路上他碰见了唐虹。

“哟，这不是夜一同学么，还是那么准时啊。”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啊，每次都压着点来。”

“你还是那么无聊哇，一想到和你一起出去旅游，我连回家上吊三回次心都有了，不过还好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同学，要不这次旅行可真是无聊啊。”

“我有那么惹你讨厌吗？再说了。这次也不是旅游啊，我们可是去调查的！”

唐虹听后大笑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会尽力帮你的。”

正当夜一和唐虹拌嘴的时候，远方走来了雾羽同学。

雾羽同学带着灰色的花格子的外套，配上的是白色颜色的衬衫与皮吊带裤，看起来非常像一位少年。但是随着她慢慢走近，看到瘦弱的身材和露出来白色纤细的胳膊才让人觉得是一位女学生。

“早上好，你们都来的这么早啊。”

夜一和唐虹在和雾羽打完招呼后，雾羽看着附近的站台。

“看来最近去新镇的人真的很少啊。”

“那是当然，发生了那么多犯罪事件，也只有你们几个不怕死的学生才回去了吧。”

从雾羽身后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他穿着美式橄榄球服外套，边说边给夜一和唐虹一人递了一瓶水过去。

“你们好，我是星雾羽的哥哥，我叫星法水，我听我妹妹说有关你们的事情了，很高兴认识你们。”

夜一听后瞪大眼睛盯着法水，法水随即转头看向夜一。

“你就是夜一同学吧，你的事情我会在上车后慢慢和你说的。”

登上了前往新镇的“晨雾号”，车厢里也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

法水将行李放在脚下，环顾四周。

“在这条铁路的沿线上，还要经过几个有特色的小镇，我估计这些人中途就全下车了，最后去新镇的估计也就咱们四个人了。”

夜一仔细盯着这个专业的自由记者，与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法水的身材高大魁梧，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但是如果和这样的人一起去危险的地方，反而还挺有安全感的，即使是罪犯也不可能打过他吧。

唐虹率先坐到了座位上。

“是啊，这么多犯罪事件的发生，建造新镇的意义也消失了，根本不会有旅客

去那个地方的。”

雾羽随后也坐到了座位上，拿出自己的杯子，里面是早就泡好的红茶。

“唔，我们要从正午坐到晚上才会到哟，然后大家还要赶路，尽量在车上多休息会吧。”

“嗯？为什么还要赶路，难道我们的目的地不是新镇吗？”

法水此时也坐到了雾羽的旁边。

“没错，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村庄，并不是新镇，所以我们在下车后还要赶很远的路程。”

夜一此时还站在车厢里，盯着地面。

唐虹看着夜一以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

“你怎么脸色这么苍白，难道怕了吗？”

“不，不是，只是……”

法水也看向夜一。

“夜一同学，请先坐下吧，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调查到的信息。”

夜一坐到了唐虹的身旁，三个人一起转头看向法水。法水也清了清嗓子。

“咳，被这么多人期待还真是挺有压力的。”

“哥，你就别卖关子了，赶快说吧。”

“好的，好的，你们都知道新镇最近发生了大量的失踪事件，我作为一个记者当然想去报道一下这个事件，但是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信息和惊人的巧合。”

法水喝了一口红茶。

“我发现早在这几起失踪事件报道前，也就是新镇还没有盖起来之前，这个地区就有很多人失踪。”

“新镇没有盖起来之前，那个地区就是有很多村子的未开发地区，根本没有人会去报道新闻，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唐虹问道。

“其实是在我调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二十年前的一起失踪案，那时候你们也就才刚刚出生，我们市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科大学的教授，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时候离奇失踪了。”

雾羽此时放下了手中的杯子，接着补充道。

“就是本市的浪星大学的腾斋教授，他在获得首席外科教授的五年后只身前往某地进行调研，却再也杳无音讯。”

“没错，而我利用职务之便，去询问了警局的朋友，他调查了当年警局的案件档案，发现上面描述的地区正是此时的新镇。”

“那新镇那么多村庄，你怎么确定腾斋教授当时去的是哪一个呢？”

“警察当年在腾斋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个地图，上面明确标记了他当时要去调研的地点，但是当年警察去的时候，发现那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甚至村民连腾斋教授都没有见过。”

“那我们为什么要再去一次那个地方呢，还有这跟夜一的母亲自杀有什么联系呢？”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当年腾斋失联的一周后，是夜一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来报的案。”

夜一听后瞪大了双眼。

法水接着点了点头。

“还有一点非常可疑的就是，当时在夜一母亲生下夜一后，在产后身体非常的不适，一度在医院昏迷，我调查了当时去看望你母亲的人员表，发现腾斋教授曾经也去看望过你的母亲。”

夜一露出苦涩的表情。

“对不起，我从来没听过父母和我说起过这个人。”

“你不用道歉，毕竟腾斋失踪的时候你才两岁，根本不会有任何记忆。我经过调查腾斋教授在地图上的标点，发现他当年去的那个村子正是今天的楚幽村，所以我认为这个村子有着巨大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么听起来，这个村子的嫌疑确实非常大，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别人？”

将手放在自己的嘴前，轻轻捂着。

“我怀疑这个村子有着神秘的宗教活动。”

“什么？宗教活动，你的意思是他们在献祭这些人吗？”

“确实不能排除这样的嫌疑，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们得去了再调查。”

唐虹看着地图，陷入了沉思。

“嗯……这个村子叫楚幽村，并且这个地方还曾经是楚国的地界。难道他们是进行着楚国的祭祀方式吗？”

雾羽好奇的睁大的双眼。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吗？他们的祭祀是什么样的？”

唐虹抬起头来。

“楚国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能免于生存之忧，这样就有条件去发展一些丰富的民俗活动。比如在《九歌-东皇太一》所描绘，渲染的均是歌舞娱神的场面和气氛。所以楚国是一个祭祀的大国，最为代表的就是他们会在初春祭火神，当然还有祈雨，招魂，献祭等仪式。”

法水靠在椅上补充道。

“在欧洲信，奉基督的男女祭祀们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被视为和上帝结婚 从此必须拒绝一切普通人性交行为。

唐虹接着说道：“在楚国祭祀中也有类似的行为，比如在《湘》中记载的：捐余玦兮江中。就是两组用龙舟将少男少女送到江中，赤裸裸地献给神明的仪式”

雾羽听后露出恐惧的表情。

“也就是说，那些失踪的人都被献祭了吗？那我们前往楚幽村不是很危险么。”

唐虹看着惊慌的雾羽安慰道。

“也不能这么肯定，因为失踪的人没有少女和少年，都是成年人，这些人不符合献祭的条件，而且也不能肯定是楚幽村干的这一切。”

“是的，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到了再说，大家赶快休息一下吧，晚上我们还要赶路呢。”

夜一靠在火车有些发硬的座位上，闭着眼睛会想着法水哥刚才说的一切，失踪，祭祀，献祭。这么多熟悉又陌生的词语突然出现，让他的内心非常恐惧，难道自己的母亲的死真的和这么多事情有关联吗？夜一越想越恐怖，越想越不舒服。

夜一不敢继续往下想去，不知不觉间已经睡着。

他看到了少年向医院奔跑的画面。

这不是自己么，但是这个画面自己不曾记得，难道是梦吗？但为什么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自己曾经经历过。

这个少年手里拿的花包，到了医院直接飞奔到自己母亲的病房。夜一终于肯定这个少年是自己了，因为手里拿的花包和母亲留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少年跑到了母亲的病房前，深吸一口气，推动着屋门。

但是却无法推开，是因为房间里的窗户没关，今天正好在刮着大风，所以把屋子的门给顶住了。

少年使劲的推动着屋门，推开屋门的时候，他闻到了花的香味，自己焦躁心情也平静下来。

随后夜一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却又重现上心头的已经遗忘的记忆。

母亲躺在床上，一只手搭在地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那个少年傻傻的站在门前，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胳膊上有鲜血流了下来。

母亲死了吗？他不断地反问自己，但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少年慢慢的走向母亲。

此时护士也走进了病房，看到这样的母亲，飞快的朝着走廊里大喊。

喊的是什么，少年已经完全听不见，他默默的向前走去，想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母亲。

随后，赶来的护士和医生把他撞开，一起将母亲抬去了急救室。

在母亲经过那个少年的时候，他清楚的看见。

母亲的眼睛里在不断流出鲜血。

自从和阿玉分开后，阿田就一直在寻找那个外乡人。

在田地里，湖边，甚至山林旁，都没有找到那个外乡人。

他应该一直呆在村长家中吧，毕竟最近要举行祭祀仪式了，家里也应该很忙，他应该在家里帮忙吧。

阿田略有失望的走着，但是他突然意识到，可以在仪式的时候见到那个外乡人。

想到这里阿田又开心起来。

阿田放松的坐到了附近的草地上，看着远方的重重山峦。

自己本来对仪式什么的没什么兴趣，但是想到能见到外面的人，并且能问他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自己就开始兴奋起来。

毕竟自己的父亲就是死在了外面的世界。

阿田闭上了眼睛，回想着多年前那个分别的夜晚。

那天晚上，父亲不顾母亲的劝阻，极力的想要离开村庄。

在将母亲一把推开后，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丛林之中。

当时的阿田只是默默的蹲在地上，摆弄着脚下的石头。

他不知道父母在干什么，也不知道父亲要去哪。

直到被父亲推倒的母亲砸到了自己的脚，他才开始哭了起来。但是父母都没有过来安慰他。

他看着同样趴在地上啜泣的母亲，逐渐的冷静了下来。

阿田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也要哭泣，他本能的抬起头去寻找父亲。

看到的只是一个默默走入山林的人，在夜晚月光得照耀下，逐渐消失在黑色的

漩涡之中。

自那以后，母亲就和他说父亲死了，村里的人也都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阿田站了起来，默默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但是阿田知道，父亲一定还活着，只是在外面的世界，所以自己一定要离开这里，去寻找父亲为什么抛弃家庭的原因。

几天后，村里越来越燥热，空气里也散发着让人焦躁的气味。村里的人们也越来越盼望仪式的来临。

自从上次分开后阿田再也没去找过阿玉，自己成天在帮自己的母亲在农田里劳作。

阿田此刻也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期盼仪式能够成功。

如果下雨的话，大家就会减轻很多负担了，农作物也会活下来。但是阿田从不关心天气，食物这些因素。他只知道仪式那天会找到那个外乡人。

不知不觉间，到了举行仪式那天。

一大早，村里的人们就聚集起来，一起往湖边走去，阿田的伙伴们因为都是第一次来到湖边，都露出好奇又兴奋的眼神。

而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自己一点也不好奇，只是在不停的寻找着那个外乡人。

仪式开始了。

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湖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上方。

音乐声，舞蹈声，大家的欢呼声，不断的传入阿田的耳朵。这次登上神道的是阿玉的大姐和二姐，因为没有阿玉，阿田一点也不在乎这次仪式，也没有看一眼。

阿田在人群中不断的穿梭，眼神也在寻找一位穿着打扮奇怪的人。

他看到了那个男人，那个人穿着和传闻中一样奇怪的衣服，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神道看去。

阿田盯着这个奇怪的男人看了好久，仿佛想要从他身上找出外面世界的样子。

阿田在看了一会后，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你好，先生，请问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那个男人低头看向阿田。

“可以啊，不过我们等仪式结束吧，马上就要到最后关头了。”

阿田将口中的话憋了回去，悻悻地回过头。

他迫切地想知道外面世界的样子，但是这个人却要先看无聊的仪式，自己也只能放弃询问了。

仪式结束了。

天空还是那么的晴朗。

雨并没有下。

&

湖边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村民们都开始议论纷纷，参加仪式的祭祀人员都在原地手足无措的站着。

阿田急忙的回过头开始寻找外乡人，但是那个外乡人也从阿田的身边消失了。

阿田失望的回到家，一路上他看见村里的人都非常生气，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第二天，阿田早早的出门前往阿玉的家门口，想要问问她为什么会失败，以及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等他来到村长家门口的时候，那里已经聚满了村里的人，他们在阿玉家的门口，一起抗议着什么。

母亲让自己别靠近那群人，但是阿田却偷偷混了进去，因为他要找到那个外乡人，因为他还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一直驱使着阿田，他隐约感觉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询问这个问题的机会。

所以他鼓起勇气悄悄的走进了自己从来不敢进去的城堡。

阿田悄悄走到城堡的后面，透过窗户，他发现了那个外乡人，但是他正在和阿玉

的二姐在楼上的房间里聊天。

阿玉的二姐看起来非常伤心，一直在哭泣，那个外乡人则不断的安慰者她，看起来两人好像很熟悉。

阿田想要冲过去询问他，但是门口就有守卫看守，自己这么出去肯定要被惩罚。

阿田知道自己绝不能放弃这次机会，所以他默默地守在了家门口。过了几个小时后，村里的人们又一起聚集在了湖边。

阿田发现外乡人和阿玉的二姐也一起去了湖边。所以阿田也悄悄地跟在了后面，阿田熟悉地躲在了那棵大树的后面，他看见湖边有一艘小船，里面坐着一个女人。阿田集中注意力盯着，发现那个人正是阿玉的大姐。

她为什么坐在船上？阿田感到非常疑惑。

伴随着村民的吼声，大姐的船缓缓飘向湖的中心，最后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夜晚，阿田又一次来到湖边，他想看看大姐到底去哪了。

阿田觉得大姐离开了村子，去了外面的世界，所以感到非常好奇。当他熟悉的走到那颗枯树的旁边，他看见了两个人正在城堡的后门处。

阿田害怕的躲在了草丛里，他向前望去。

是外乡人和阿玉的二姐。

阿田又震惊又兴奋，他很好奇为什么两人会在那个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又看到了外乡人。

两人所处的位置还是城堡的后门之处，那个门可以直接通往湖边，所以阿田无法靠近那个地方。

正当阿田思考怎么过去的时候，远处的两个人影正在慢慢靠近。

逐渐在黑暗之中融为一体。

与车外嘈杂的声音相反的是列车中的冷清。

雾羽同学看着窗外，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只能看到远处几处零星的灯光。

法水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我们就要到了，大家都站起来活动一下吧。”

而夜一此时还靠在座位上睡觉，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头上流下来。

雾羽同学看着夜一。

“夜一同学，我们要到了哦”

“雾羽同学，你这么叫还是太温柔了。”

唐虹拍了拍夜一的肩膀。

“喂，夜一别睡了，我们就要到了，要我泼点水在你头上么。”

夜一猛的睁开眼睛，大声喘着粗气。

“喂，你这也不至于吧，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夜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确定不是在梦里，随后有几滴血滴在了自己的手上。

“哇，夜一同学你流鼻血了！”

雾羽着急的说着，同时给夜一递来了一包纸。

法水看见夜一的状态很差，过去拿手摸了摸夜一的脑门。

“好像有点热呢，你不要紧吧，我们用不用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出发吧。”

夜一急忙站起来，一只手拿纸巾捂住鼻子，另一只手不断挥舞着。

“不用不用，我只是睡的有点多，头有点晕罢了，没有生病，我们还是立刻出发吧。”

唐虹盯着眼前满头大汗的夜一。

“真的吗？你看起来不像没事啊。”

“我真的没事，你们看，鼻血已经停了。”

夜一将手中的纸拿开，脸上已经没有血液流下来了。

雾羽急忙站了起来，凑上前看去。

“的确没有血了，不过你鼻子里的血也没有凝结，好奇怪啊。”

夜一看着雾羽一直盯着自己，感觉很不自在，急忙退后几步。

“这恰恰证明我没事了，我们赶快出发吧。”

法水看向不断向后退的夜一。

“夜一同学你确定可以行动吗？我们可是要走山路。”

“当然，我真的没事，我们下车就赶快出发吧。”

唐虹也站了起来，看着窗户外面神情严肃。

“外面起雾了。”

&

四人组站在原地的看着前方蜿蜒陡峭的山道。

唐虹吃惊的盯着前方。

“这条路也太夸张了吧。”

早已荒废的路上布满了石子和坏掉的木桩，不仅陡峭而且伴随着大量的弯道。在傍晚伴随着大雾，看上去就像一条巨大的蟒蛇。

四人组走近山林中，在现在这个季节的傍晚应该会感觉到燥热，但是在这条路上四人组却感受到了一丝凉意。不仅是因为这个地区有着大量的失踪案，这条路的前方的黑暗才是最让他们恐惧的。

雾羽的眼睛一直不敢看前方，只是使劲抓住自己哥哥的胳膊。

法水拿手电筒照着地图，一直在默默的往前走着。

在大雾中，夜一甚至看不见自己身边的唐虹，只能一直盯着前方法水手电筒的光亮行走。

“我说，唐虹要不咋俩也靠的近点吧，这种天气下很容易走丢的。”

“夜一同学，你不会也要抓住我的胳膊吧？想想就有点恶心啊。”

“我当然不是想抓你胳膊了，我只是害怕你走丢而已。”

“你还是集中精力在自己身上吧。”

唐虹自小时候就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对于走山路早已习惯，可是这次在夜晚的大雾中走的这条山路让他也感到了压力。

唐虹看着脚下的山路，不禁发出感慨。

空留人类痕迹却不见人类甚至人影之地。

“这些痕迹已经有很多年了。不知道走向这条路上的都是什么人？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

夜一盯着脚下的这条崎岖的山路心中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父母曾经也走过这条路吗？”

“你们俩得跟紧我了，前面的路会更加不好走的。”

唐虹和夜一停下思考，集中精神跟着前面的兄妹走进更大的迷雾之中。

前方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呢？四个人心中同时发出了疑问。

&

走了不知多长时间，夜一终于看见了远方穿出的光亮。

他驻足看望，月亮正透过迷雾传出微弱的细光，他看着这淡淡的光心里的紧张也消散了不少。

“喂，唐虹你看到远方的光了么，是不是代表我们快到了啊？”

.....

夜一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夜一顿感不妙，飞快的向四周望去，发现除了自己和附近的树什么都看不见。

夜一的内心一惊，汗立马从额头流下来。

难道自己跟丢队伍了吗？不可能啊，自己一直都紧跟在法水哥的身后，不可能只因为自己看了一秒月光就跟丢了吧。

夜一想极力否认自己掉队的事实，他开始大声的喊叫。

但身边的寂静让他快速打消了这个念头。

自己确实掉队了，这下惨了，自己还没看过地图，现在该怎么走下去。

还是在原地等吧？这样的话他们发现自己走丢以后肯定会回来找自己的。

夜一确定了要在原地等待的战略，随后他看到了一颗大石头，索性坐在上面等待着大家回来找他。

在等待了一会之后，远方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难道是队友们回来了吗？夜一兴奋的站了起来。

但随后他发现，这个叫声是某种动物的叫声，并且在不断地向自己靠近。

突然，山林中窜出了无数只乌鸦，他们在山林中穿梭的声音像暴风雨来袭一样。发出的奇怪叫声让夜一的耳朵异常难受，夜一看到他们闪烁着灰色光芒的眼睛，在黑暗下显得尤为恐怖。

乌鸦群过后，远方的奇怪叫声还在继续，夜一觉的是野兽的声音。夜一的双腿开始颤抖，随后一咬牙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划破空气的叫声背后是杀机，不可隐藏的杀机。

野性的叫声几乎要将它吞没，但是夜一别无选择，只能一直不停的向前跑。他感觉到叫声离自己越来越近。

自己会死在这里吗？

夜一抱住了自己的头，快速的摇晃，想摆脱这个想法。这条破败的路上，自己不管怎么呼喊都不会有人来救自己。

夜一不断的向前跑去，直到他听到前方传来水流的声音。在这一瞬间，夜一觉得自己得救了：前方难道是一个村庄吗？夜一兴奋的继续向前跑去。

夜一向前看去，在他面前展开的，是母亲接迎自己的怀抱。夜一看着母亲身后悠闲美丽的风景，仿佛能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夜一对着前方伸开了双手。

而就在一瞬间，前方的一切变成了地狱，母亲也消失在了前面。

夜一感觉自己在向下坠落，他向下望去，是一条湍急的河流。

为什么？为什么？夜一心中不停的问着自己。

我还没有解开母亲自杀的秘密，自己也要死了吗？

夜一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情景。

梦。那不是梦。

随后他感觉到自己掉入了河流之中。

疼痛随后传遍他的全身，他感觉到自己即将失去知觉。

死亡。

自己要死了……。

&

“我们再往前走，不出二个小时，我们就会到了。”

法水借着月光看着地图，为了节约手电筒的电，他将手电筒收了起来。

“终于快到了，我和夜一都快累死了，一直集中精神盯着你们也很疲惫啊。”

“是啊，这里的雾太大了，如果不仔细跟着的话肯定会走丢的。唉，夜一同学哪去了。”

雾羽瞪大眼睛看着后方，捂住了嘴，她看见后面的队伍只剩下了唐虹一个人，一直跟在他旁边的夜一已经不见了踪影。

“可恶，夜一跟丢了吗？为什么他没有叫我们？唐虹同学你没有发现吗？”

“我一直感觉到我身边有人在走路，虽然透过大雾看不清楚，但是我没有发现夜一同学掉队了，而且他也没有叫我的名字，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刚刚走散，现在回去找他肯定会找到的。”

“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法水打开了手电筒，并且一直飞速的小跑着。

“夜一，夜一，你在哪？”

三个人不断的呼喊着，但是远方传来的除了自己的回声什么都没有。

突然它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难道是夜一的声音吗”

“不，那不是人呼喊的声音，可能是野兽的声音，我们要小心一点。”

雾羽听到后，更加紧张，颤抖手一直抓住自己的哥哥没有松开。

“夜一同学不会被野兽抓走了吧……”雾羽带着哭腔说道。

“现在也不能确定那是野兽的声音，因为有一些噪音在里面，也很像很多动物一起发出的声音。”

“可恶，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必须过去了，如果夜一陷入危险的话，再晚点就来不及了。”

“唐虹同学你别着急，我们得先确定那个声音的位置，这个山林太空旷了，我们听到的方位不一定是正确的。”

三个人继续一路小跑的去寻找生的方向。

“可恶啊，这边也不是，雾羽你也别一直抓住我了，这样我的速度会被你拖延的，你去和唐虹同学并排走吧。”

雾羽点了点头，回头去和唐虹同学汇合。但是在她回头的一瞬间，她却愣在了原地。

因为在大雾中，她并没有发现除了自己和哥哥外其他人的身影。

村里好像又发生了大事。

母亲今天也没有去田地里，只是早早去了村长家的方向。

阿田默默地走在通往村长家的路上。

他觉得很奇怪，母亲基本从来都不参与村里人的活动，今天为什么会放下田地里的活不干，反而去了村长家了呢。

在走到村长家门口的时候，他发现门口聚满了村民，还有守卫们也都守护在大门口。

阿田知道自己无法出去，便去找他的其他伙伴。阿田叫住他们，询问了村里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村长家发生大事了，阿玉成为了下一代巫女，今天大家都去庆祝了呢。”

听到伙伴口中说出的消息，阿田愣在了原地。

他感到不可思议，下一代巫女应该是阿玉的二姐才对啊，为什么她成为了新一代巫女了呢？

更让他感到疑惑的是，母亲并不在村长家的门口，她到底去哪了呢？

无法得到答案的阿田忐忑不安地走回了家。

夜晚，母亲回到了家中。

阿田迫不及待地走到母亲面前，想知道她今天到底干什么去了。可是当他走到门口面前地时候，被母亲从黑暗中射出的严厉目光压制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阿田，你是不是在偷偷跑到了湖边玩耍。”母亲率先开口问道。

阿田低着头点了点头，他觉得自己完了，这个事情被发现意味着自己可能也要被献祭给神明大人了。

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怪自己，而是让自己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和她一起去一趟村长的家里。

到了村长的家中，这是阿田第一次进来，看着家中的男守卫和女仆，阿田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曾经都赶走过自己。

阿田找到了一个位置，一个人蜷缩在那里，看着母亲和村长在一起谈论着什么。突然，村长把自己叫了过去，然后对自己和母亲说：

“阿玉成为了新一代巫女，按传统来说，她要选择一位男人成婚，但是因为她的年纪太小，现在还不能结婚。但是我们询问过她的意见，她说她想和你先订婚，然后在成年后结婚，订婚的仪式在最近就会举行，希望你们家准备一下。”

我看着母亲露出难以置信又高兴的表情。并且不断的拍着自己的背，让自己赶快跪谢村长。

阿田和母亲跪在地上，感谢着村长，但是阿田心里却忐忑不安。

自己不想留在这个村子，自己想离开这个村子看看山外的世界。

阿田在村长家出来后，一个人跑开了，他坐在城堡的后面，一个人默默看着远处重重的山峰。

此时一个少女坐到了阿田的身边。

“怎么，你看起来好像很抗拒啊，你不想和我成婚吗？”

阿田猛的一回头，发现是阿玉，她穿着隆重而端庄的巫女服，嘴唇也变成了红色，头上戴着不知道是什么图案的帽子，看起来非常隆重。

阿田看着美丽而陌生的阿玉，一句话都没有说。

阿玉看着阿田，流下了眼泪。

阿田收拾好了行李，他要在订婚的前一天离开这个村子。虽然他并不知道路怎么走，但是他听村里的人说，外乡人是从北村的山上下来的。

他要从那个地方离开这个村。阿田翻过一个小山坡，来到了通往山林的入口，他深吸一口气，盯着前方的土路。

此时身后的山坡上，一个熟悉的身影爬了上来。默默注视着阿田。

阿田回头看去，虽然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但是他能确定她是阿玉。

少女站在山坡上注视着少年，他们就这样看着彼此。

少年看着远方的人影，虽然他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是他能感觉到那个人在流着眼泪。

少年傻傻的站在那，湖边的一幕幕在她眼前上演，少女的舞姿，少女的眼神以

及少女身上的气味，最后他也留下了眼泪。

但是少年还是回过了头，看着前方崎岖的山路，义无反顾的走了进去。

我会带你也离开的，等着我。

1 • 0

天花板的颜色鲜明，上面雕刻着精美又难以辨认的图案。地板则露出了的木纹的样子，但却有些许发黑。连接着它们的是一个巨大而结实的柱子。他们并列在一起，给人一种神圣而端庄的感觉。然而，对此时的夜一来说，这样的场景仿佛缺少了很多东西。

夜一看着屋子里的场景。

这里就是天堂吗？怎么感觉有点黑呢？

夜一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头部传来剧痛。他伸手去摸，发现自己的左手和头上都绑上了绷带，满是伤痕得身体上正压着柔软的被褥，自己此时正躺在床上。

得救了吗……

夜一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在坠落的时候，自己以为已经必死无疑了。

夜一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身体。虽然自己知道此行的危险性，可是第一次距离死亡这么近，他也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夜一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死亡的恐惧……

母亲自杀前没有感受到恐惧吗？

夜一看着自己的双手，还有少许血液不断地渗出来。

但是他的嘴角却露出一丝笑容。他庆幸自己没有死在路上，这样的话自己还有机会解开秘密。

夜一此时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离开队友们自己就只能逃窜……不过夜一也由衷的感谢救了自己的人。

夜一开始观察起自己所处的房间。这间房子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居室，虽然有着很古老的建筑风格，但是材料和装饰却看起来非常的华丽。阳光从纸窗户上透了进来，照在了夜一的脸上。

看来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是因为伤口还是自己生了，夜一觉的现在头很晕，嗓子很干，便努力的支撑着自己坐了起来。

夜一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虽然已经破碎不堪，但依稀可以辨认出是正午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的安静。夜一扭了扭自己的脖子，站了起来，打开了屋子里的纸窗户。

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湖。确切的说应该是一条河流吧，毕竟一直通往山林里的方向。这应该也是自己不小心掉进的河流。

夜一感觉到了内心无比的平静，安逸。他低下头看着自己双手，白色绷带已经渐渐被染成了红色。

正当夜一盯着自己的手发呆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叫声。夜一抬头望去，发现是不知什么品种的小鸟。突然夜一想到昨天晚上那个恐怖的声音，他不由的握住了自己的双手，随后传来的剧痛又让他赶快松开。

随着小鸟不断的叫声，夜一觉的一直待在这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躁，便走向了房门。

自己总算活了下来，那么就要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自己不知道现在在哪，但他感觉答案或许就在这个村庄之中。夜一的眼神逐渐变的坚定，随后他准备去推开房门。

此时房门被从后面先行拉开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大量的灰尘也迸发了出来。

来看望夜一的是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大，身穿传统服饰的女士。她看起来已经年近六十，并且满脸都透露出疲惫的表情，脸上的皱纹也挤在一起，看起来已经劳作了一个上午了。

这名女士看着夜一，惊讶的说道：“你已经醒了吗，受了那么重的伤，竟然还能站起来，你快躺下休息吧。”她说话的方式很奇怪，这是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听过的方言，但依然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的焦急。

“嗯……”夜一看着眼前的女士。

“其实我已经没事了，我现在感觉非常良好。”

妇人惊讶的说道“你还是好好躺下休息吧，村长让我好好照看你，他一会要来找你谈话的。”

“这么说，是村长救了我吗？”

“不是的，是二小姐在湖边发现了你，是她及时把你拖回来，你才能得救的。”

“我自己去找村长吧，正好我也想好好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然而此时的妇人却好像大梦初醒般一样，应了一声“啊，好吧，那我就陪你一起去找村长吧。”

说完她就匆匆的走了出去，夜一感觉身体仍在不停的传来剧痛，但还是不想一直在房间里待着。他想见到村长，并且让村长去树林之中帮忙找找他的朋友们。

夜一跟着妇人走出了房间，走出房间后夜一看着眼前巨大的房子发出了惊呼。

这的是村庄的房子吗？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啊。不管是看起来有三层高的楼层高度，还是众多的房间，以及摆放在房子里的装饰品。

这完全就是个私人城堡吧？夜一觉的自己肯定来错了地方，一个村庄的房子怎么可能这么奢华。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是楚幽村吗？”夜一只能颤颤巍巍得询问眼前的妇人。

妇人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夜一一层又一层爬向最高的楼层。

夜一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楼时身体不断的传来剧痛让他汗流不止，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巨大的力气。在经过二楼的时候，他突然听见里面的屋子里开始传出琴声。

夜一驻足听着里面传来优美的琴声，仿佛可以减缓自己身体上的痛苦。

他很好奇弹奏的人是谁，难道是拯救自己的人吗？自己一会一定要去当面感谢她。

过了不久，他们来到了村长的房间前。夜一听着房间里传出和之前妇人相异的声音，他觉得村长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门被打开了，一名身穿传统服饰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看见夜一也在后面不由得吃了一惊。

“纱英，你先离开吧，我和这名少年有话要说。”

妇人应了一声村长后，默默的离开了三楼，村长则邀请他进入房间。

“我叫夜一，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

夜一率先给村长鞠了一躬，但是村长只是看着他，一言不发。夜一感觉到了一丝尴尬，但更多的是紧张，因为村长的脸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夜一担心自己会被村长赶出去。

“若林说你至少要晚上才能下床，没想到你中午就能走路了？”

“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休息够了，身体也感觉不到什么疼痛才主动来找你道谢的。”夜一一边说一边不自主的摸了摸头，随后头部传来的剧痛才让他发现自己头部也受了伤。

村长看着他笑着说：“哈哈，看起来你恢复的还不错么，你不用感谢我了，毕竟不是我救了你，是我的二女儿发现了你，若林救了你，你想谢就去谢他们吧。”

“若林”应该是村里医师的名字吧。

“对了，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还要为什么会掉进湖中？”

夜一觉的自己想要在村里待下去，就不能暴露出自己的目的。

“我只是一名学生，和同学一起参加社团活动来这里旅游，在山里探险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河流中，最后被冲到了这里。”

夜一回答的非常干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这个回答堪称完美，村长也不禁连连点头，夜一也心中暗自窃喜，毕竟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来的目的，八成会把自己赶出去吧。

“这里没有旅馆，外面的人也从来不会来村子里拜访。”村长摇了摇头说。“你来这里没有其他的目的吗？”

“我只是不小心进入了这里，发生了意外，并不是有意闯进村子的。”夜一再三声明了自己来到这里是一个意外。

“在康复之前，你就一直待在村子里吧，还有我叫白矢木，是这个村的村长。”

村长决定留下夜一到他康复之前，夜一觉的自己像是胜利一般，无法压抑自己的内心的喜悦。

“不会打扰你们吗？”

“我们有很多空房间，你可以待在里面等你的朋友来找你，或者自己离开。”

“那真的感谢你了。”夜一对着村长又鞠了一躬。

“好了，你可以离开了，这里是个很平静的地方，你好好养伤吧。”

夜一点了点头，离开了村长室。他走在走廊里，打开了附近的一个纸窗，眺望着整个村子。水墨画般的村庄透露出清香的气息，让他紧张的心情得以平复。

虽然自己还有许多想问的问题，但为了不被别人怀疑，只能等待时机，自己先调查，等唐虹他们来了再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了。

夜一看着雕刻着各种图案的走廊，对自己的撒谎欺骗行为有些许内疚。

他一定要隐瞒下去，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目的。

如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了。

&

夜一走到了二楼，他想起了自己刚听到的琴声。虽然笑着已经停止演奏了，但是他还是很好奇是谁能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

能弹出这么美妙音乐的人，应该是村长的女儿吧，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夜一随着刚才听见的琴声的方向在二楼寻找着。

夜一来到音乐传出的门前，怀着忐忑的心情敲了敲门。

一位身穿窄袖白色上衣，下着红裙，身材高挑，面容清秀的长发年轻女子走了出来。女子打开门后，用奇怪的眼光盯着夜一。

“你是那个外乡人吗？”

“是的，我就是被你们在湖边救上来的人”夜一盯着这名女子，两朵红云飞上了他的脸颊。

“啊，原来就是你啊，看起来好年轻哦，难怪受那么重的伤这么快就能走路了，不过不是我救了你，是我的妹妹救了你，她正在湖边，你还是去感谢她吧。”说完女子回头走进了屋中，里面放着的正是传出悦耳声音的古琴。

夜一被刚才奇怪的气氛搞得极不自然，匆匆离开了二楼，向着湖边走了过去。

正当夜一准备出门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士拦住了他。

“你要去哪里？”男人面露凶色，看起来极其不友好。

“没什么，只是很好奇而已。”

“是么，可惜你不能从这里过去。”男守卫冷笑一声。

“为什么？后面不就是一片湖而已吧。”

“你为什么要去湖边？”

“我去找白家的二小姐。”

“湖边可不是你这种人想去就去的，只有村长的批准才能去，你赶快离开这里。”男守卫面色严肃。

夜一想要解释什么，但是看到这个男人恶劣的态度也放弃了。只能从后门离开。

走在走廊上的夜一不断的鼓励自己。

要学会忍耐才行，自己刚来这个村子，不能太张扬，否则会引起怀疑。

这时，他看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穿过庭院，走在长长的走廊之上，她慢悠悠地走着，不停地打着哈欠。

唐虹隔着玻璃望过去，她留着像学生一样的短发，皮肤异常的雪白，脸庞像是附上了薄薄得一层冰霜的鹌鹑蛋。那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家的二女儿吧，夜一向着少女奔跑的方向走了过去。

夜一走进了庭院之中。一出门，清爽的微风便拂过脸颊，这里的空气果然是很清静。正当夜一在偌大的庭院中寻找少女的时候。

突然前方传来了澄澈的声音。

在五颜六色的野花怒发的草地上，坐着一名少女。仿佛被从世俗的污秽中解放一般，散发着洁白而透明的光辉。她手中拿着长笛，在她周围聚集着五颜六色的

花朵，仿佛正因她所演奏的美妙的旋律而翩翩起舞。

夜一看着这样的场景入了神，他安静地站在少女的面前盯着她。少女身上穿的是竹青色的上衣和洁白的长裙。她长得像鹌鹑蛋一样的洁白脸庞，一双柳月眉，因为用心演奏闭上了双眼，但依然能看出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高耸的鼻梁。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印象。

这一幕像初夏之夜融化一般，飘渺而美丽。夜一的心情好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被风一瞬间吹散般，露出了安心的神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女孩似乎注意到了有人在看她，她睁开双眼，露出天真的笑容看着夜一。

“你就是那个外人吧。”少女睁大眼睛看着夜一。

少女的眼睛像是被泥土捏成的一样，有一种光芒，也有一种清澈如湖水的感觉。夜一盯着她，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少女放下手中的长笛，像小猫一样轻盈地小跑过来。

“你好，我叫琉璃。”

夜一盯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

“你叫什么名字？”

“夜一”

“你叫夜一？”

琉璃似乎觉的这个名字很有趣，捂住嘴吃吃地笑了起来。

“呃？琉璃，你是这家人的二女儿吗？”

“对啊。”

“谢谢你救了我！”夜一随后就要给琉璃鞠躬。

“哎，你这是干啥啊，我接受你的道谢，但你也不要这样吧。”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毕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夜一一直觉得救命恩人只会出现在电影和小说中，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在了自己身上，感到非常奇妙，也有点情不自禁。

“对了，你的长笛吹的很好。”

“谢谢，不过我古琴弹的却很不好，我的父亲经常因为这个骂我，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那种东西。”

“为什么啊？感觉你应该也能弹好古琴吧。”

琉璃貌似无法认同夜一的观点，皱起了细细的眉毛。

“老爸和老师常说，成年的巫女就应该练习古琴，但是我实在不感兴趣，我只喜欢吹笛子，能让我感受到自由的感觉，”

夜一听到巫女这个词后，也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屋子怎么气派，看来琉璃家是这个村子的贵族，随后他向外面望去，果然在地势较低的区域还有着大量普通的农村土房。

“与其天天练我不喜欢的古琴，我更愿意一个溜出去玩，那样比练会古琴快乐百倍。”

“是啊，可惜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能如愿。”

“这种事情我也知道啊，所以我也在努力练习古琴啊，可惜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无法练的像姐姐那么好。”少女的嘴嘟了起来，用脚踢了一下身边的石头。

看来她是真的不喜欢古琴啊。夜一说这句话其实也是和自己说的，想起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每天学习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每天坐在教室里听着不感兴趣的知识，傍晚回家还有不停的去背诵，练习……，他非常了解这里面的痛苦。

“对了，夜一先生，你为什么会出现湖里啊？”

“我今年也就二十岁啦，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因为旅游不小心掉进河里被冲到这里来了。”

“哎？有点看不出来呢”

“可能是因为我受伤了吧，头上都是绷带，况且你姐姐刚才还夸我年轻呢。”

琉璃低头又笑了起来。

“你每天都能旅游吗？感觉好幸福啊。”

“也不是，我只是利用假期的时间了，其它时间还要上课的。”

“哦，这样啊，那你能和我说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琉璃用她水淋淋

的大眼充满好奇的盯着夜一。

“这个嘛……”正当夜一想回答的时候，从里面走出了一位妇人，叫了一声“琉璃”。

“我就说怎么听不见你练琴的声音，原来是又偷偷跑出来玩，快和我回去练琴，要不你爸又会找咋俩麻烦的。”
琉璃鼓起了脸颊回答。

“我知道了，我不就出来了一会嘛。”

“快进来吧，你的老师已经等你很久了，快回来练琴吧。”

夜一看着妇人。这难道也是白家的仆人吗？算上刚开始的纱英和那个男人这都已经是第三个了，这个家真是富裕啊。

“我知道啦”琉璃大声回答后，走向了房间。

夜一望着琉璃的背影出了神，不知过了多久，夜一抬头发现天色已经渐晚，同时他也看见了矢木在三楼一直注视着自己。

11

如果说身体是人类连接精神的唯一桥梁，那么此时身处重伤的夜一则是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虽然这两种折磨性质不同，但毫无疑问他们此时正在混合在一起。

夜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听着大宅邸里传来的琴声，看着满是奇怪图案的天花板。

夜一意识到，如今孤身一人在楚幽村之中，虽然自己的心态并没有因为和团队走失和受伤而感到崩溃，但是如今面对村子里的重重阻碍，自己也不能随便暴露自己此行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知道母亲和村子的关系是很困难的，更别说破解母亲死亡的秘密了。

几乎是不可能。

夜一听着有些许悲伤的琴声，这和刚才传出来的不一样，这个弹奏的技巧更加高超，节奏也更稳定。

这应该是琉璃的老师弹奏的吧，好厉害啊，没想到在偏僻村子里也有着这么多

的乐器高手。

夜一听着琴声，感觉自己内心的痛苦在不断的放大。

自己的母亲……

夜一深吸一口气，从床上坐了起来，看向了窗外的树林之中。

如果说悲观主义最后走向的都是无序和混乱，那么自己此时应该是乐观主义的人，虽然自己能看到自己的终极宿命，但仍想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因为自己从来不相信母亲是自杀的，自己当年清楚的记着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周，母亲还和自己相约下次见。

如果是一个想自杀的人，应该不会做这种约定吧。

更让夜一不敢相信的是，医生竟然作出母亲是自杀的诊断。虽然外人都对母亲抱有非常大的遗憾。但是自己从父亲的表情上能感觉出来，母亲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每当自己想要谈论这件事的时候，父亲总是严厉制止。

夜一只好努力的读书。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自己出来生活，然后自己去破解母亲死亡的秘密。如今这个机会就在他眼前，只要向村里的人旁敲侧击地询问，肯定有人会知道母亲和这个村子的关系。

随着琴声的终止，夜一也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深吸一口气。

可以先从琉璃开始问起，她看起来是个天真的小女孩，应该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夜一下定决心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一出房门，他就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妇人在庭院游荡，妇人的眼神涣散，脚步也很轻盈。这样夜一想起了当时和唐虹在学校观察的那位通宵打牌的同学。

夜一也学着唐虹开始观察起来，他发现这个妇人虽然看起来非常憔悴，但是她还是有着非常和蔼的脸庞，年轻的时候应该非常漂亮，而且她的眼睛和琉璃非常相似。

“妈，你怎么又一个人在外面乱转啊，快上楼去吃饭了。”来的人正是琉璃的姐姐，她飞快的从楼上下来，身边跟着一位身材高挑，穿着朴素的女性。

琉璃的姐姐快速上前，搀扶着自己的母亲往大厅走去。

“不好意思，我母亲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每天都有段时间不在状态，给您添

麻烦了。”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看见令母，对了，咋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夜一。”

“我叫琉花，是白家的长女，这是我的母亲，她叫秀玉。随后她看向那位同行的女人，她叫和雪，是村里的古琴老师，她也是我和妹妹的老师，是村里弹琴最好的人。”

夜一和和雪互相点头示意后，琉花便搀扶着她母亲从夜一身边经过，夜一看着琉璃和琉花的母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熟悉的感觉。

随后他发现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熟悉的气味，自己也曾经闻到过。

传出这种气味的，正是绑在秀玉和琉花胸前的花包。

&

夜一偷偷的从白家溜了出来。向着下面的村庄走去，映入眼里的便是一位正在自己园子里喂鸡的妇女。

夜一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如果无法询问白家的人，那么向普通的村民询问才是最重要的。夜一的步子不断加快，从白家出来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下坡路才能到达村里，他不知道这个村子为什么要这样布局，但或许对他们来说，这是凸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没过一会，夜一走到了院子的门口，这名妇人不经意间抬头看向了夜一。当她看到夜一的时候露出惊讶的表情，夜一也乘机快步走向前去。

虽说白家的仆人对自己的态度很不好，但是其他村民应该不是很排外吧，夜一祈祷这名妇人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

“那个，请问你知道一位叫做白……”正当夜一准备说出自己母亲名字的时候，从身后房子里走出一位女性。

夜一回头望去，发现正是琉璃的老师和雪。夜一大吃一惊，咽了口吐沫，好似把刚才想说的话全部咽进去一样。

夜一灵机一动说：“我想问一下白家后面的湖该怎么走啊，我找不到路。”

没等那位妇人开口的时候，和雪抢先回答道：“普通人是不能随便去那里的，

更何况是外人。”

“是这样么，但是我的一些东西好像掉在了那里，我只能回去找找。”

“你可以拜托琉璃或者琉花带你过去，但是你不能一个人过去。”

夜一对着和雪和她的母亲道谢后，就快速离开了那里，在回去的路上，夜一长舒一口气，还好自己没有说出来自己的目的，要不被和雪听见了就完了。

“夜一哥”

有人在坡道的上方叫他。是琉璃。她穿着绣有奇怪图案的布鞋，挥着手朝自己跑来。

“是琉璃啊，你不是在家里练习吗？”

“我都已经练了一天了，我现在想休息了。”

“你好像只练了不到一下午吧，一会你父母要来责怪你了。”

“你怎么和我母亲一样啊，人们不常说要劳逸结合么，如果我现在不想练，强行练习会越弹越差的。”

琉璃做了一个鬼脸，她编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这个理由也是夜一在高中时经常安慰自己的话，不过终究是逃避学习的一种心理罢了。

“这样啊，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是吧！”

琉璃高兴的回答道，然后回过头呵呵的笑了出来。突然，她抓住了夜一的手，朝着湖边走去。

“嗯？你要去哪里？”

“也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就是想找个地方听你说说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穿成这样会很显眼吧，你不怕被别人告诉你父亲吗？”夜一看着自己的运动服和牛仔裤，虽然这在城市里是很常见的衣服，但是在这个村庄里大部分都穿的传统服饰，这身衣服还是很显眼。

“没关系，我知道哪个地方最安全，就是我昨天发现你的地方。”

夜一默默跟随着琉璃，从一条满是野草的道路上来到了湖边。

“我昨天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琉璃指着湖边一处坑洞说道。

夜一看着这片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看来自己的当时就是被冲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在夜晚而且意识不清醒也记不清楚了，但他看到湖边一处地上有着些许血迹，更加相信那就是自己着陆的地方了。

“这个湖真是大啊，我是在后山上被冲下来的。”

“是啊，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见有人被冲下来，因为平时都没有人去后山，那里全是野兽和危险的植物，父亲严令禁止村民擅自走上去。”

“真是危险的后山和湖啊。”

“湖可是神圣的地方，所以普通人不能随便来。”

“神圣的地方？”

“嗯”琉璃郑重的点了点头，仿佛在为全村人说话一样。

“也就是说，普通人想来这里，必须和你们一起来吗？”

“嗯，确切的说，必须由村长家的人带领，即使是村长家的仆人也不能随意来这里。”

夜一看着琉璃严肃的表情，和刚才天真无邪想要玩耍的样子完全不同，他也确定琉璃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不好意思，我擅自闯入这里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父亲说你从湖里过来绝对不是偶然，是神的指引，所以让医生不顾一切代价也要拯救你。”

琉璃摇了摇头，又露出了一副天真的表情。

“哈哈，是吗，我觉的我就是运气好吧，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要死了。”夜一想起自己在掉进湖之前狼狈逃跑的模样，感到非常羞耻。

“不是的，父亲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注定的，就像咋俩现在在这里聊天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事之变易是命之行吧。”

“哇，感觉很深奥哦，这就是诗吗？”

“啊？并不是啦，这是一句名言，就是古代有名的人说的话而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字面意思。”夜一虽然知道这句话的大概意思，但是也无法解释的特别清楚。

“这样啊，感觉很难理解呢。”琉璃显得有些许失望。

“名言就是短一点才能引人深思啊”

“是吗？”

“没错”

琉璃站了起来，走到了湖水旁，将手放进了里面。

“外面的世界，感觉很好玩。”

“是啊，但是就没有像你们村子这样优美的风景了。”

“那你能再说一句形容我们村子的名言吗？”

“啊……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夜一看着琉璃和她身旁的湖水以及身后的重重山峦，心中涌现了这句话，可惜这并不是名言，也不是诗，而是王观的一首词。

“这句名言好像有点长啊，那是不是就好理解一点了。”

“应该也是字面意思吧。”夜一也没法和琉璃完全的解释名言和词的区别，只能应付的回答道。

“古人说话可真有意思。”那我也可以来一句。

“什么？名言吗？”

“湖的幽静，是重重的山”

“好像也有点深奥哦。”

“就是字面意思啦。”此时微风从山林里吹来，伴随着沙沙的声音，在湖面上泛起了层层涟漪，也吹起了琉璃不长的头发，琉璃回过头嘻嘻的笑了出来，夜一盯着这位天真无邪的女孩，心里第一次感到无比的温暖。

回去的路上，琉璃仍热情不减的向夜一询问山外的世界，可惜夜一平时也天天在家里待着，有很多问题无法回答琉璃，只能根据生活的经验大致回答一下。

看着琉璃不断露出兴奋和期待的眼神，夜一感觉自己身上背负了很深的罪孽。

走回大厅后，夜一正准备回房间睡觉，突然发现院子里发出了点点星光。

“哦？花开了啊，夜一哥，你快过来看，我们家的花开了。”

夜一疑惑的向庭院走去。

他看见一名琉璃正满怀期待的看着院子里盛开花，她的嘴张的很大，眼里反射出了美丽的淡紫色的光。

而院子里的花全部盛开，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海洋，在星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他从没见过这样奇怪而灿烂的星空，平常的城市中的天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里的天空却拥有着繁星，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照耀着院子里的花。

夜一看着坐在庭院门口的琉璃和庭院里的花，仿佛像一幅中世纪油画一样。夜一也坐在了琉璃的旁边和她静静欣赏这不属于人间的美丽景象。

“爸爸管这些花叫做‘信’，每年只在初春时候盛开。”琉璃激动的说道。

“那你的父亲为什么要种植这些花呢？”

“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家族世代代都在种植这种花。”

“哦？那这种花的作用是什么，只是为了好看吗？”

“不，父亲会用他们做成花包，给我们绑在身上，还有些花要用在祭祀仪式上，这也是家族的传统。”

“花包？难道就是琉花和琉璃母亲身上那个花包么，这和我母亲身上的花包一样吗？”夜一的内心在不断盘算着，随后他靠近闻了闻，发现花发出味道和母亲的不一样。

“这些花也是献给神明看的”说完，琉璃站了起来，用她天真的大眼睛看着夜一。

夜一并没有抬起头来，他还是默默地盯着眼前的花。这种花的形状和母亲身上的非常相似，但是散发出的气味却不相同。

正当夜一疑惑的时候，他感觉到琉璃正在盯着自己。

夜一害怕自己对花的过分关注会引起怀疑，急忙抬起头来看向琉璃。

“啊，我觉得这些花挺好看的，城市中没有，所以才一直盯着……”

但是夜一的话却没有说完，因为他在琉璃的眼中看到了不断泛起的泪花，在夜晚的淡紫色的星空下显得格外耀眼。

“我也会将自己献给神明。”

12

夜晚的山林中，阴风不断的从大雾中向着法水兄妹二人袭来。

伴随着树林深处发出的奇怪噪音，法水和雾羽在山林里不断的穿梭，法水将自己的背包和妹妹的扣在了一起，这样能有效的防止在雾天走失。

“没想到连唐虹同学也掉队了，他俩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安不安全……”雾羽带着哭腔，精神萎靡，在树林中惊恐而失神地走着，和平实一直端着优雅的状态判若两人。

法水则在旁边不断的安慰她：“我们现在只有找到楚幽村，然后让村里的人施行救援了，你现在必须打起精神并且跟紧我。他们两人都是成年人，我相信他们不会在树林里乱走，他俩现在肯定在原地等着咋俩去救他们，眼下能救他俩的办法只有尽快找到楚幽村，所以我们要赶快从这个山林里走出去。”

听了法水的鼓励，雾羽重新抬起头来，理智告诉她必须要坚强地走下去，如果自己在这里倒下，唐虹和夜一会更加危险。重新调整呼吸过后，雾羽跟着哥哥一起加快了脚步。

虽然两人的意志非常坚定，可是复杂的山路还是客观存在的，再加上在夜晚的大雾之中，尽管法水用手电筒不停的观察着通往楚幽村的道路，还是很难在山林里找到方位。

“我们先找个地方过夜吧，这样下去我们会一直迷失在山林之中的，还是等第二天天亮后再出发吧”雾羽看着愁眉苦脸的法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也只能这样了，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洞口，我们今晚就在里面过夜吧。”

两人向着洞口走去，发现洞口两侧有着非常高的树木，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

藏身的地方。走进洞里，法水让雾羽赶快休息，自己则一直待在洞口前望风。

雾羽抱着双腿，看着自己已经有很多擦伤的双手，想到失踪的唐虹和夜一，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是自己把夜一和唐虹同学叫来的，如今这两个人却失踪了，虽说两人都是男生，但是在失踪案频发的地区还是非常危险。

愧疚感和负罪感不断地向着雾羽袭来，她将头埋在了双腿上，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如果想救他们俩，就好好休息吧，你这样下去你会体力不支的，只有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去展开营救活动。”法水靠在洞口的石壁上安慰着雾羽。

如果自己也倒下，就没人去救他们两人了，雾羽不断的给自己鼓励。随后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开始闭目养神，为第二天走出山林坐着准备。

第二天清晨，雾羽早早的睁开了眼睛，层层交叠的树叶挡住了炙热的太阳，在山林里的清晨，雾羽竟感受到了一丝凉意。

法水看到雾羽已经起来，自己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雾羽看着法水眼上的黑眼圈，知道了他昨晚没休息好，如今只有尽快找到村子了，否则法水可能会体力不支，如果在山林里晕倒了后果不堪设想。

雾羽不断摆脱自己不好的想法，然后迅速的站了起来和法水一起往山林之中走去。

看着周围无数的大树，雾羽突然意识到他们两人很可能在原地绕圈，雾羽拿起随身带的笔在一颗颗不同的树上留下了标记，还在地图上记录下了这些地点。

如果无法确定方位，这辈子也走不出去这片树林，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来到了这个地区，所以走不出去的话，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出去了。

可即使她担心的四处寻找可能的路线，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楚幽村的入口，等待他们的只有破败的山路和层层环绕的树木。

“如果村里有人看到自己留的标记的话，那就能得救了。”

想到这里雾羽有些许激动起来，开始继续往树上做着标记。雾羽和法水不知走了多远，拨开了多少杂草，跨过了多少深坑，还是无法走出这个山林。

天色又开始渐渐走向黑暗。

法水因为一天没睡再加上不停的赶路和思考，身体已经开始摇晃，步伐也开始变得缓慢，随后他扶住了旁边的树木，大口喘着粗气。

“哥，你没事吧，我们要不在这里休息一下吧。”雾羽看着扶着大树喘气的哥哥，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

“我没事，我只是感觉有点疲惫，我们继续赶路吧……”

扑通！

法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眼神呆滞的看着天空。

雾羽飞快的跑向前，将法水移到身旁的树木上，撩开法水的衣服一看，他的后背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伤口，并且在不断的流出鲜血。

“噌，噌，噌”

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可是法水已经闭上了眼睛，无力睁开。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雾羽紧闭双眼。

“你快走吧雾羽，去找到村子，然后来救我，这个声音好像离我们很近，这里很危险。”

雾羽低下了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将哥哥扶了起来，搀扶着他继续走，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了，她紧紧握住自己的双手，同时死死抓住法水的衣服，两人一起慢慢地向前走去。

扑通。

终于在行走几分钟后，雾羽无力的倒在了地上，全身松软，杂草贴在她的脸上，好像胳膊和双腿都已经被划伤，但是身体下方的草坪却异常的松软。

好舒服，真想就这样趴着不动了……她看向身旁已经失去意识的法水，突然，她意识到这样下去的后果。自己要救哥哥，然后去救夜一和唐虹，不能在这里倒下。

“不行，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于是她使出全力，站了起来，拖着法水继续往前走。可是即使拼尽全力，想要带着一个成年人一起行走对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来说是不可能的。

正当雾羽想要放弃的时候，她透过眼前的杂草和树木看到了希望，那是一作巨大的建筑。

雾羽在看到建筑后，拼命的鼓励自己。

“马上就到了，加油！”

终于，她看到了建筑的全貌，那是一个巨大的宅邸。

“太好了！”

在她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自己也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径直倒在了地上。

在即将昏迷的前一秒，她背后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

“你的伤口应该没事了，以及可以卸下绷带了。”

若林医生在看过夜一头上的伤口说道。

“谢谢你，天天过来帮我换药。”

“不用客气，我是村里唯一的医生，村里人大大小小的病都有我来负责，你虽然伤口已经愈合，但还是不能做剧烈的运动，要小心。”

夜一再次给若林医生道谢后，跟随着他一起走出屋门。

此时外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挑，面容消瘦的男子。

若林医生看见后，郑重的给那名男子打了招呼，那名男子也点头示意，随后开口问道。

“若林医生，请问你看到琉花了吗？”

“啊，不好意思修安哥，我一直在给夜一处理伤口，并没有看到琉花。”

在夜一和若林医生一起走出巨大的宅邸之后，夜一好奇的看向若林医生。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也是白家的人吗？”

“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可是白家的大姐的丈夫，叫白修安。”

夜一瞪大双眼，虽然琉花看起来确实比琉璃大不少，但是已经是一名已婚女性还是让他不敢接受。

“怎么？你好像很失望啊，难道刺激到你了？”

“不是，不是，我只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们两人看起来身材什么都差不多，还是很般配的。”

“是啊，修安哥曾经也是村里的一员，但是被村长选中，就成为了琉花姐的丈夫，还能搬进巨大的宅邸生活，真是让人羡慕啊。”

“难道和白家的人成婚还要改掉自己姓氏吗？”

“对啊。”若林医生单手指天。“毕竟白家是村里权利最高的，想成为他们家的人，当然要改掉自己的名字啊，还有就是能进入湖边了，那里可是村里最神圣的地方。”

夜一看着若林医生夸张的表情，他觉的湖边对自己来说已经不再神秘，但是他对琉璃说要把自己献给神明还是感到很疑惑，难道说真像唐虹和法水所说这个村子有着神秘的祭祀仪式吗？

正当若林医生发牢骚的时候，前方跑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琉璃的古琴老师——和雪。

她急匆匆的跑了过来，边喘气边和我们说道：“在后山上的入口处发现了两个外地人，现在都已经昏迷了，你快去看看吧。”

若林医生和夜一对视，夜一朝着他点了点头，三人飞快的像和雪家跑去。

在跑向和雪家的路上，夜一也开始思考和雪说的话。

两个人？他们应该是我的队友们，但是为什么是两人？他们不是三个人在一起吗？难道他们又走散了吗，哪两个人走了出来啊……夜一越想越害怕，不停的摇着自己的脑袋。

和雪家就在白家宅邸下坡后不远，所以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门口，若林医生来不及休息，直接跑进了和雪的家中。

进入和雪的家中后，夜一也看到了晕倒的法水和雾羽。他此时也知道了唐虹和他们走散了，虽然他知道唐虹很靠谱，但是一人在后山之中，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

可恶，难道唐虹不是走散了，而是……不可能，唐虹那么聪明的人，不会就这样死去的，现在只能等雾羽他们醒来询问他们了。

若林医生在检查后，表示两人并无大碍，只是劳累过度，只需要睡一觉就好了。

“他们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和发现你时候不一样，他们只有几处擦伤而已，休息一段时间应该就好了。”

“谢谢你若林医生，他们是我的队友，我们在山林之中走散了。”

“山林？是后山吧，那里可是禁地，能从里面出来，我觉得也很不可思议了。”

夜一看向晕倒的两人，不知道他们这两天受到了怎样的痛苦，也不知道他们和唐虹怎么走散的。

“若林医生，我会在这里等着他们醒来的，不用麻烦你了”

13

在和雾羽法水分开后的第一时间，唐虹坐到了一个看似非常安全的地方，一棵巨大无比的树屹立在自己的身边。

唐虹心知自己一人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走出这片山林的，目前只有保存自己的体力，做好在这里待几天的准备，所以他也没有着急的寻找出路，而是独自一人待在树林里休息。

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唐虹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体，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是时候看看探索一下附近了。

“如果能在附近留下一些记号，就能大大的增加自己获救的可能性。”唐虹边走边拿出背包里的记号笔，并在附近的树上面开始留下记号。

当天半夜，一种难以形容的饥饿感向着唐虹袭来，他感觉到双腿发软，无法集中注意力，自己的背包里有着备用的食物，可是如果自己的吃完前还没被人发现的话，自己一定会死在这里。

唐虹靠在树上，“必须把背包里的食物留到最后再吃才可以”。唐虹心里暗下

决心。

“嘎吱！”

唐虹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将木门推开的声音。

“难道是附近有人吗？”按道理说村子离自己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有人生活吗？

“哇！”

声音发生了改变，听上去像是什么启动的声音。

唐虹虽然非常好奇这是什么声音，但还是在犹豫要不要过去查看，毕竟如果遇到危险凭现在自己的状态是不可能逃跑的。

“嚓，嚓，嚓！”

“不会是自己饿晕了，发生了幻听吧，什么东西会发出这么多古怪的声音啊。”

他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嘈杂又奇怪声音再不断的向他袭来。

“难道是很多动物一起发出声音吗？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唐虹想加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的他没有地图和参照物，只能朝着声音相反的方向一直走。

夜晚，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伴随着身后传来的奇怪叫声，唐虹虽然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只能马不停蹄的一直向前赶路。

“可恶啊，如果停下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东西。”唐虹边走边回头看，虽然自己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但是奇怪声音并没有减弱多少。

唐虹几乎快要被逼疯了，心里也在不停地抱怨：“难道是在一直跟着我吗？”

心里的恐惧让他淡忘了饥饿，他只记得自己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又翻过了不知多少棵倒下的大树。随着声音越来越小，他心中燃起了希望，身体也开始慢慢放松下来。

天空开始变得朦朦亮，唐虹看着天空他知道自己已经赶了一晚上的路了。

他发现前方有一条非常狭窄的山路，看起来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疲惫不堪的唐虹直接走了进去，他觉得这个地方即使是一条死路，至少也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会在休息的时候被野兽发现。

但唐虹走进去后，发现这条路后面却别有洞天，在圆形树林的正中央，有一大片空地，和刚才自己走过的山路不一样，这条路直通往一个方向。

“难道这里是山路的中心吗，这个地方有着明显人类踏足过的痕迹，看来直直的走下去就会进入村子了。”

自己就能得救了，想到此唐虹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咬咬牙继续向前走去。

刚刚感受过巨大的恐惧，此时突然放松下来的唐虹如同机械般走着，不知道走了多远，又拐了多少个弯，突然眼前一片开阔，树木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啊！”难道自己终于走了出来吗，唐虹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然后他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彻夜的赶路和心理不断的被摧残，唐虹无力的坐在了地上。自己就想这样睡去，但看着前面就是村子的入口，他想坚持的爬起来。

再三努力后，唐虹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力气了，于是闭上眼睛想就这样睡下去。

“沙，沙。”

远方又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但是唐虹已经无力再跑了。

唐虹使出全力睁开眼睛，在树林深处依稀地出现了两个人影。

14

“你们也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了吗？”夜一激动的向刚苏醒的法水和雾羽询问。

在睡了将近一上午的时候，法水和雾羽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他们此时正坐在院子里谈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是啊，我们就是因为听见那个声音，才会和唐虹走散的，现在也不知道唐虹怎么样了。”雾羽低着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你不用自责了雾羽，都怪我不小心掉队了，才导致的这一切。”

“你们俩都不要再说了，村里已经派人去后山寻找了，虽然不能进入树林的深处，但是毕竟村民一直在这里生活，一定能尽快找到唐虹的。”法水站起来，安慰着雾羽和夜一。

随后他转头看向夜一。

“夜一，话说听说你已经进入村长家了，你有没有询问你母亲的事情啊。”

“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我想还不能暴露我来这里的目的。”夜一将身子转了过去。

“为什么？你不是很想知道你母亲的身世吗？”

夜一转过身来，随后摊开手开口大声说道。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这个村子非常奇怪吗？为什么山林之中明明有路，村长却不让村民踏出半步，而且夜晚的那个奇怪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法水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夜一，夜一慢慢的将自己的头低了下来。

“大家为了帮助都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唐虹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我如果因为问母亲的事情被赶出村子，我们这么多努力就都白费了。”夜一双眼紧紧的闭着，双手也用力抓着自己的衣角说。

“夜一，我理解你，这个村长确实有太多解释不清的现象了，我们还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吧，你在村长的家中发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法水将手放在了夜一的头上，他粗大而强壮的手臂给夜一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感。

“嗯，村长家的宅邸非常巨大，里面的布局也很复杂。村长非常在意我们来此的目的，我谎称我们是不小心闯入的，现在应该能在这里多住几天。而且我听村长的女儿琉璃小姐说，最近村子里好像真的有什么祭祀仪式。”

“祭祀仪式？难道说这个村子真的有什么奇怪的宗教仪式吗？”雾羽吃惊的看着远方的宅邸。“好大的房子啊，真让人不敢相信那是个村里的建筑。”

这时和雪带着琉璃从村长家走了出来，他们从通往村长的坡道之中往下走，下来后第一户人家就是和雪的房子。

正因如此夜一他们也提前注意到了她们两人。

和雪用手牵着琉璃在满是花草树木的坡道之中向下走，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琉璃也因为好久没有外出而感到异常的兴奋。

琉璃在来到和雪家门口时看到了夜一一行人。

随后她像兔子一样朝着夜一他们一路小跑了过来。

“夜一哥，这就是你的队友吗？”

“啊，是的，这位是星雾羽还有她的哥哥法水。”

琉璃看向雾羽，随后露出了惊奇又期待的表情。

“这位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啊，从来没见过呢。”

雾羽的运动服被后山的树木全部刮烂了洞，所以又换上了自己在城市里穿的西服外套和裙子。别说是村里见不到了，连城市里也很少见人这么穿着。

“哎？你就是村长的女儿吗，我听夜一说起过你，果然如他所说长得非常可爱呢。”雾羽边说边用胳膊暗暗戳了戳夜一。

“啊？你.....我多会说过.....”夜一的脸突然变得红回头和雾羽小声地说道。

“是吗？没想到夜一哥还会私底下夸我啊，谢谢。”琉璃跑到雾羽的面前开心的看着她。

“哈哈，不用.....不用谢。”夜一用手摸着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雾羽看着这样窘迫的夜一，不禁捂住嘴笑了出来，随后她将琉璃带到一旁开始聊天。

难道女生和女生就是比较容易打成一片吗，看着琉璃和雾羽交流时露出的笑容，夜一不禁想到自己和琉璃聊天时的尴尬场景。

“对了，谢谢你和雪小姐，拯救了我和我的妹妹”法水说着对着和雪鞠了一躬。

“举手之劳，况且你们被发现的时候基本已经进入了村庄。”和雪也向着法水点头示意，和雪的身材纤细高挑，很难想象是她将法水兄妹二人带回村子的。

不过这一切的疑问都随着夜一看向和雪的手后烟消云散，因为常年弹琴和做农活的原因已经饱经风霜，手指中间的骨头变得异常的大，手上也有着很多老茧。

或许她的力气比自己都大。这是夜一看到和雪的手后的第一反应。

法水在点头示意后看向旁边的夜一。他话锋一转：“对了，听说你们村子里最

近要举行什么祭祀，你方便透露一下吗？”

“当然可以，这是村子里每年春天的大事，到时候全村的人都会聚集在村子中的湖旁，看着琉璃小姐举行祈雨仪式。”

“是吗，到那时，村民们就都被允许进入湖边了吗？”

“是的，每年的祈雨仪式是对整个村子来说是最重要的，前几年的仪式的巫女一直都是琉璃的母亲。但是因为她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再加上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降雨量和时间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所以这几年村里的人们已经颇有怨言。”

和雪说完后，转头看向琉璃和雾羽的方向。看到和雪在看自己，琉璃和雾羽也停止了聊天。

“如今琉璃小姐已经成年，这也会是她第一次作为巫女，如果这次还没有成功的话……”

这时琉璃看着我们忐忑不安的说道：“这是我第一次举行祈雨仪式，毕竟我才刚成年，虽然我的姐姐和母亲会帮助我，但是我还没有什么把握。”

“琉璃不是说她还有个姐姐吗，可以让她一起去祈雨啊。”

“很遗憾，琉花小姐因为天生身体的原因，无法成为承受祈雨仪式带来的巨大副作用，所以她无法成为巫女，但是她会成为助手一起登上神道。”和雪冰冷的回答道。

“是啊，姐姐真的很倒霉，她弹琴和跳舞都比我好，但是因为体弱多病无法成为巫女了。”琉璃低下了头，语气里满是遗憾。

雾羽看着琉璃安慰道：“不管怎么样，你和你姐姐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仪式成功，一切的努力都会有价值。而且我们到时候都会去给你加油的，你也别太有压力了。”

在交谈结束后，雾羽决定把琉璃送回家，夜一和法水又一起找到了和雪，向她进一步询问。

“你刚才说，如果仪式失败琉璃会怎么样呢？”夜一着急的向和雪提出疑问

“如果失败的话，琉璃小姐可能会被送入湖中，献给神明。”和雪一脸复杂的回答。

“什么？失败的话琉璃就会死吗？这是为什么？”

“如果仪式失败，大家都会认为琉璃无法成为巫女，所以为了平息神的愤怒，

南村和北村的人都会将怒火发泄在巫女身上，并把她送入湖中。”

“那以前谁被送进去了呢？”法水反问道。

“有很多……但直到琉璃妈妈担任巫女，就没有人被献祭了。虽然成功率并不稳定，有时会下有时则不会下，去年的仪式虽然并不完美，但是第二年琉璃就成年了，所以村民们也没有特别的愤怒。”

“可恶啊，这种事情和巫女有什么关系呢。”夜一感到了无比的愤怒。

“这是村子一直以来的传统，特别是南村的人非常在意巫女的人选，如果巫女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南村和北村？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北村吗？你刚才说南村和北村，请问这两个村有什么区别呢？”法水进一步向和雪询问村里的事情。

“通常来说，北村是被村长管辖的村子，虽然南村的人也会听村长的命令，但是他们也有着各自的新的教会。”

“教会？”

“没错，是二十多年前创建的，名为‘火神教’。”

&

“什么？火神教？你们不是楚幽村的人吗？”

唐虹躺在拉货的驴车上，呆呆地看着天空。

天空已经不再是黑暗，清晨的第一束光从云层之中射出，照耀在了满是雾气的山林之中。

唐虹此时也切身地体会到自己还活着，回想起昨晚经历的一切，内心还是无法平静，自己的同伴们两次走失，不知道他们现在状况如何。

法水和雾羽拥有楚幽村的地图，应该可以顺利到达楚幽村，可是夜一就没这么好运了，或许现在还在山林之中。

唐虹轻轻地闭上双眼摇了摇头，好像想把所有不好的想法都甩出去。

“我们就是楚幽村的人，火神教也是楚幽村的教会。”

直到前方的男子回应自己的问题，他才睁开眼睛，他看向身边的男子和前面骑车的男子。两人年龄相仿，在自己即将晕倒的时候是这两个人拯救了自己。

“那这里就是楚幽村了吧，我们快到村子里了吗？”唐虹扶着身边的麻袋坐了起来。

唐虹想要赶快的进入村子之中，这样就可以展开对自己同伴的救援。

“你别着急啊，我们还要先去后山附近砍一些木材给祈雨仪式使用呢。”唐虹身边的男子急忙安抚他的情绪。

“对不起，因为我的伙伴可能还在后山之中，所以着急了。”

“你的伙伴？是一个男性吗？今天听教主说有个外乡人在湖边被发现了，现在已经在村长家住下了。”

“哦？是吗？那你们有发现一对兄妹吗？女性的年龄和在湖边那个男性的年龄相仿。”

“嗯.....这个就没听说过了。”

“这样啊，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消息。”虽然同伴们没有全部到达村子，但是唐虹感到异常的兴奋，他推测湖边的男子应该就是夜一，而法水兄妹拥有村子的地图，找到村子应该也不是难事。

“对了我还没有问你们两人的名字呢，你们都是楚幽村的村民吗？”心情放松下来的唐虹意识到自己的无理行为，摸着头说道。

“是啊，我们俩都是土生土长的楚幽村人，我叫张波，他叫张涛。”

唐虹身边的男子指着前面赶驴的人说道。

“哦？我叫唐虹，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刚才提到教主，那是你们的村长吗？”

“不是的。”张波摇了摇头。“火神教是楚幽村南村的教会，我们的教主是镜山，村长则是白矢木，我们俩今天去山上砍树，准备祭祀的材料，碰巧在山林里碰见你了。”

“原来是这样，请再问两位一些问题，你们知道后山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吗？”

“声音？没听说过，我们只能在南村的后山行动，不能进入北村的后山，那里

是村长明令禁止的。”

“哦？那为什么可以登上南村的后山呢？”

“这种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南村的后山是教主让我们去的。”

“听起来这个村子的关系很复杂啊。”

“没办法，村子每年就指望着祭祀仪式能够成功，如果失败，这一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镜山教主在二十年前创建了火神教，还允许我们上后山打猎，这样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火神教吗？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正派的教会。”

“那当然了，我们南村的人都很尊敬镜山会长。”

“哦，是这样啊，看来你们的教主和村长在村子里水火不容呢。”

“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听老人们说曾经南村有个人和白家结下过梁子，所以白家再也不在南村找女婿了，久而久之也不管我们南村的人了，还好有镜山教主帮助我们。”

唐虹听到这里感觉到了楚幽村的复杂性，没想到这么一个村子竟然有这么多奇怪的故事和现象。

“再次感谢两位出手相助了，还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

“嗨，不用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有外乡人在后山。上次听说有外人来，也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有外人来过吗？他叫什么名字？”

“岂止是来呢，差点还把把我们村的女人拐跑了。”张波边说边伸手在空中比划着。

“嗨，你瞎说啥呢，差不多就行了，你还想说多少咋们村里的事，别在外人面前瞎说了。”张涛赶紧回头制止张波。

唐虹看到这一幕，微微一笑。他舒展舒展了身体，又躺在了驴车上。

“是啊，外乡人真是很讨厌呢，仗着自己有点见识来到村子里，坑蒙拐骗村民们，甚至还会被没出去过的人敬仰，特别是女孩一般都会因为好奇而迷恋上他们吧。”

“嗨，这句话你可说对了，特别是之前那些自称为医生，教授的人，把我

们村的姑娘耍的团团转。”张涛仿佛忘了刚才自己说的话，也开始抱怨起来。

“医生，教授？这个村子还来过这么多外人吗？”

“那可不，我听我爸妈说，我们的镜山教主都是很多年前村长从外面带回来的人呢，你说这人去了外面就那么厉害么，村长听以前的人说就是个穷娃子，去了外面几年回来就能成为白家女婿，差距咋就这么大哩！”

“这么说你们教主以前不是村里的人喽？他是不是改了自己的名字呢？”

“这些我们可不知道，但是他对我们都很好，别的你也就别再问了，我们不会说了。”

唐虹知道这里面有着很多故事，但是为了顺利的进入村子，现在还不能追问下去。不过他觉的这两弟兄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可以在路上继续套他俩的话。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砍树？”

“还需要在往树林里一点，教主不让砍村子附近的树木。”坐在车前的张涛摇了摇头：“看来要晚点再回村子了，你先在车上睡觉吧，毕竟一晚上没有睡了，砍树的事情我俩来就行了。。”

听到这句话唐虹轻轻闭上了眼睛，享受着片刻的安宁，此时的他感到非常放松，因为自己马上就能进入楚幽村，说不定能在那里见到大家，而且教主镜山是从外面村外来的人，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腾斋教授呢？

或许一切的谜题很快都能解开。

想到这里唐虹的双眼沉沉的合了起来。

但唐虹不知道的是，一场全新的风暴马上就要席卷整个楚幽村。

15

送琉璃回去的路上，雾羽一直感觉有奇怪的眼光注视着自己。

雾羽抬头望向巨大的宅邸，发现最高层有个黑影在注视着下方。因为天色已经接近傍晚，雾羽很看清楚那个人。虽然不认识那个人是谁，但散发出来的目光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琉璃，你又一个人跑哪去了，父亲正在找你，马上就是祭祀仪式了，你还

不快回去准备。”宅邸的门口有一位高挑的女士来回踱步，看起来焦躁不已，想必她早已在门口等待许久。

“好的姐姐，我马上回去。”琉璃见状赶紧向着宅邸之中跑去。

在即将进入宅邸的时候，琉璃回头望向雾羽，微笑着说：“雾羽姐姐，我先上去了，咱们明天见吧。”说完琉璃便跑进了黑暗而神秘的宅邸之中。

“就是您送我妹妹回来的吧，真是感谢你了”

雾羽将头探了过去，正想要仔细看看宅邸内部的构造，突然一个身影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那个女士走到了雾羽的身前。

“哎，我只是顺路送琉璃小姐回来，而且我要感谢你们才是，毕竟是你们救了我和我哥。”雾羽急忙摇着手。“你说琉璃是你的妹妹，那你就是琉花小姐吗？”

琉花对着雾羽点头示意。

“是和雪小姐救了你，我们白家最近在准备祭祀仪式，并没有离开过村子，我也是听说有外人被救。本来想去看望你们，但是最近村子里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招待不周，请您多多谅解。”

“不用客气，毕竟是我们不小心闯入的，我们会在休息好之后就离开，而且我们也会来参加祭祀仪式的。”

和琉花分开后，雾羽有着说不出奇怪的感觉，她自认为已经算是在女生中身高偏高的人了，但是琉花竟然比自己还高一点。她回想起又小又可爱的琉璃，没想到她的姐姐竟然那么高挑端庄，这两姐妹还真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啊。

下坡的路上，雾羽看着身旁的花草树木，感受着新鲜的空气，和昨天被困在山林之中压抑的空气不同，村里并没有被大雾覆盖，空气也多了一份自由的感觉。

雾羽这几天紧绷的神经也开始变得放松起来，看到村子里村民都非常客气和欢迎他们，雾羽感觉这次调查之旅会非常顺利。

回去的路上，她发现自己的哥哥和夜一同学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了，他们的眼神非常复杂，并且一直在谈论着什么。

雾羽感到非常好奇，一路小跑过去。没想到，没等她开口询问，法水率先说道。

“雾羽，你可能无法参加祭祀仪式了。”

&

晚上七点左右，唐虹在车子的不断颠簸之中缓缓的睁开了双眼，他看到了眼前的张涛兄弟二人，和自己身边已经捆好的木材。

唐虹看着身旁的麻绳，不由得感到一阵后怕，自己竟然在陌生人的车上睡着了，虽然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但是在发生过失踪案的地区，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自己平时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对很多事情都报以怀疑的态度。难道是昨天晚上在树林之中过度劳累而导致自己的大脑停止运作了？

想到这里唐虹心中暗暗的骂了一声。

“你醒啦？怎么样我们的车还挺舒服的吧。”

张波回头看着唐虹。他的身上已经充满了灰尘，手上的颜色也转变为如煤炭般的黑色。

“恩，还好吧，睡得挺踏实的。”唐虹回答道。

“嘿嘿，那就行，咱们马上就要到村子了。”张波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头。

唐虹注意到他的脸上也变得黑漆漆的，和白天的他判若两人。在夜色降临前天空的照耀下，只能看到一颗颗些许泛黄的牙齿。

如果白天看到的是现在的张波和张涛，自己还会坐上这辆驴车上吗？唐虹不禁对眼前的两人产生了警觉。

不过现在自己平安无事才是最重要的，况且马上就要进入村子了，自己也能去调查真相了。他抬头望向天空，虽然冬天已经过去，但天空依然出奇的黑。

唐虹看着眼前映入眼帘的红色建筑，在黑色的天空下散发出了诡异的气氛。

“这是？”

“哦，这个就是我们村的火神教，一会你还要送你去见我们教主呢。”坐在毛驴上的张涛首次开口说道。

火神教吗？唐虹看着这庞大但与村子格格不入的奇怪建筑，咽了一口唾沫。

在漆黑天空的笼罩下。

一辆普通的驴车在颠簸的路上快速驶下，淡淡的月光成为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随着驴车径直地进入了楚幽村，唐虹也慢慢消失在黑色地旋涡之中。

16

晚上，夜一独自回到了白家的宅邸，本来想直接回房间睡觉的他却被楼上传来的灯光吸引。

他悄悄的摸上了楼，发现三楼矢木的房间还亮着，里面还传出对话的声音，他默默的走到房门口想要偷听里面的对话。

“喂，你在干什么啊？”琉璃在夜一的后面说道。

夜一此时的正趴在门口想要偷听，看到琉璃后他吓了一跳，直接坐到了地上。

“啊，我想问你爸爸点事情，但是好像里面有人，就在门口等着了。”夜一好像被发现的小偷，窘迫着看着琉璃。

“是有关祭祀的问题吗？”

“没错，是祭祀的问题。”

“那你可以问我啊，父亲正在和镜山先生商量明天的事情，一时半会是聊不完的。”

就这样，夜一和琉璃此时正坐在庭院里。

琉璃此时和第一次来庭院期待和兴奋的心情相反，流露出了消极又忧伤的表情。

夜一虽然蒙混过去自己偷听的事情，但是自己也没什么问题想问琉璃。片刻的沉默后，夜一觉的气氛有些尴尬，率先开口。

“琉璃小姐，你准备好了吗？听说失败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夜一说话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琉璃的胸前也戴上了花包。

“嗯，我已经为了仪式准备了很多年了。再说如果失败了，则是神明不满意

我们，我们只是承担失败的后果罢了。”

“荒谬，这是谁告诉你的？”夜一将双手紧握。

“这是我们巫女从出生开始就学习的知识，我们是唯一可以和神明沟通的人，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我们的宿命。”

“这也太荒谬了，你看天气现在这么干燥，明天真的会下雨吗？”夜一虽然不想传达消极的情绪，但是残酷的现实还是让他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会的，一定会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确定？”

“因为我小时候见过我的母亲成功祈雨过，我相信我也有那样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失败的后果要你一个人承担呢？这不应该是全村人的失败吗？”夜一站了起来激动的说道。

“这是我们身为巫女的命运，为了保护村民而生，为了帮助村子而活。”

村里人只是把巫女当成工具而已。夜一心里这么想着，但是终究没有开口说出来，他不想给琉璃增加太多的压力。

夜一深吸一口气，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然后默默的坐了下来。

“对了，听说如果神明降临的话，湖边的楚幽神树就会盛开哦。”琉璃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自己的腿。

夜一转头看向琉璃，夜晚的月光正好照射在她的身上，仿佛黑暗中的萤火虫一样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琉璃，你.....”

夜一看着身旁一身白衣的琉璃入了神，琉璃娇小的身躯实在让人怀疑她到底是不是成年人。但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脆弱身躯却成为了全村人幸福生活的希望，同时也扛起了村里最重要的大任。

琉璃依然抱着双腿，低着头沉默着。

“琉璃啊，话说你是第几代巫女啊，楚幽村的前几代巫女的命运是什么你知道吗？”

“听父亲说，我是第三十代巫女，我并不知道前几代巫女的命运，应该她们

都将自己献给神明了吧。”

夜一听到琉璃这样悲观的回答内心如同刀绞，同时他也后悔不已，他知道自己将不好的情绪传染给了琉璃。

“没事的琉璃，你已经为了仪式准备了十八年了，不用担心，我相信你会给村子带来希望的。”夜一急忙的开始安慰琉璃。

“十八年？我今年才十六岁啊。”琉璃歪着头看着夜一。

“啊？你不是已经成年了吗？”

“对啊我是去年参加的笄礼。”

“笄礼？冠笄礼吗？那不是成年仪式吗？”

“对啊，那是我们女孩的成人礼。”

夜一突然意识到，这个村子依然保留着十五岁成年的习俗，难道这也是为了让巫女尽快“上任”吗？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夜一哥，谢谢你的鼓励。”

“可是……”夜一虽然很想相信琉璃，但是身为一名大学生，对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敢相信。

此时琉璃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她站起身来，没有看夜一。

“你一定会为我加油的吧，是吗？”

“嗯，你会成功的。”

“谢谢，这个花包送给你，去神道的时候不能拿人间的物品，只能拿祭祀的道具。”琉璃说完后转头离去，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夜一。

夜一躺在床上，觉的是自己给了琉璃太大的压力，觉的非常自责，但是想到明天祈雨失败的场景，他就为琉璃感到遗憾。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本来应该像雾羽一样享受这个世界，去不同的地方旅游，可是天生即为巫女的琉璃，被整个村子当成与神明沟通的工具，只能一生被囚禁于这个村子。

夜一越想越烦躁，随机翻了个身，突然看见了琉璃给他的花包，随后他拿起来闻了闻。

里面传出的是熟悉的味道。

&

夜晚的村庄里透露着诡异的气氛，眼前的只有几户人家里传出稀稀疏疏的灯光。

唐虹朝前看去，发现前方的路上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但是身下的驴车却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依然在黑暗之中疾驰。

唐虹本能的警觉了起来。张氏兄弟说要将自己送到火神教之中，虽然他们两人看起来没有坏心眼，但是火神教的教主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还不清楚。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正当唐虹思考退路的时候，前方不远处发出了大量光。映入眼帘的是一所巨大无比的红色建筑。

唐虹知道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当驴车停车的第一时间他就跳下了车。

他开始观察着眼前的建筑。让唐虹没想到的是这所建筑从外表上看竟是现代建筑风格。

广大而黑暗的教会屹立在村庄的边缘，门口的粗大的柱子上有着细微的磨痕，从教堂之中传来的是像坟墓一般腐败的气味。从远处看去并没有教会的神圣，取而代之的是诡异恐怖的氛围。

唐虹回头看向路上的一户户人家，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是中国古老的村落风格。虽然自己并不懂建筑风格的差异，但是眼前的这个教堂怎么看都是现代的产物。

“好了，你快进去吧，我们教主在里面等你很长时间了。”

张涛从后面凑了上来。

张涛突然的催促打断了唐虹的思绪。他意识到这座村子绝对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不过去见镜山教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自己可以向他提出一些问题。

唐虹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火神教之中。

火神教内部并不像外部一样诡异，而是灯火辉煌。一进门的祭坛上就摆着很多的蜡烛，整个教会的墙壁上都刻画着古老的图案。

唐虹在守卫的带领下，穿过一条条走廊，来到了镜山教主的门前。

随着房门被推开，唐虹心中最后一点期待也消失殆尽。

眼前的男人并不是腾斋教授。

唐虹慢慢的走进了房间内，旁边的老式电风扇在机械的摇摆，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里竟然有电吗？”唐虹的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电风扇。

“你就是北村外来人的同伴吧。”坐在椅子上的人率先开口。

唐虹随着声音看去，说话的正是教主镜山。

唐虹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你现在要去找他们吗？我派人送你过去。”

“不必了，我想在南村住下。”唐虹急忙回答，现如今他们小队的其余人都在北村，如果想调查整个村子的情况，南村也需要有人在。

镜山听后站了起来，将手中的物品递给了唐虹。

唐虹急忙伸手去接，发现竟然是教会守卫穿的衣服，看上去像是先秦时期的传统服饰。

“进入南村要换上这套衣服，你尽快换上，我派人送你去住处，最近要举行祈雨仪式，在这之前你不能靠近村里的湖边。”

唐虹这才得以看见镜山的全身，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那里和普通村民别无差别。

随后唐虹拿着手里的衣物退了出去。守卫们立马将他带离了火神教，并带着他往住所走去。

唐虹默默的在路上走着，眼神却一刻不停地扫视着周围。

他发现即使是这么晚的情况下，村民们依然在紧锣密鼓的运送食材和祭祀的材料。

唐虹抬头看向天空。

干燥而宁静。

祈雨仪式清晨，宅邸的下面就沸沸扬扬，大量的村民聚集起来，一齐朝着湖边走去。

夜一今天也早早的醒来，他想再去看一眼琉璃，并为她打气，因为那天晚上他传递了太多的负面情绪给她。

夜一抬头看着三楼，仆人们都在上面走来走去，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物品，衣物，看起来非常忙碌。

夜一想要上去看望琉璃时，却在三楼楼梯口又被两个男守卫拦住了去路。

“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去看看琉璃小姐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今天是祭祀仪式，三楼任何人都不许靠近，请你离开。”

夜一无奈的掉头下楼，在经过二楼的时候他看见了琉璃的姐姐—琉花，此时在二楼各个房间穿梭，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嗨，琉花姐，你不去楼上准备吗？”

“啊，是夜一啊，我在找我的母亲，她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马上就要开始仪式了，巫女们必须都待在宅邸里。”

“哦，那我帮你一起找吧。”

夜一开始在宅邸里寻找琉花母亲的身影，在找遍二楼都没有发现后，终于在一楼的庭院之中发现了她。

此时的秀玉正坐在庭院之中，夜一急忙走了进去，看见她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花丛之中。

难道这也是什么仪式么，我还是不要打扰她好了，去找琉花姐说吧。

夜一打定主意后准备回过头去找琉花姐，但他一回头发现了修安正从楼上下来。夜一向着他望去，他就是琉花姐的丈夫，虽然看起来很瘦弱但是身材却很高挑。

“妈，你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快和我回三楼吧，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修安看到庭院之中的秀玉之后急忙跑来将秀玉扶起。

此时琉花姐听到声音也从楼上走了下了，看见自己的母亲后也急忙上去搀扶。

夜一此时发现修安和琉花的身材都很修长。

正当夜一心里觉得两人很般配的时候，前去帮忙的琉花却被修安一把推开。

“还是我来吧，你不知道母亲精神不太正常吗？连一个病人都看不住，要你有什么用！”

被推开的琉花静静的站在一旁，看着修安将自己的母亲扶着一步步走上楼。夜一看向琉花，发现此时的她表情复杂，眼睛里仿佛有泪水打转，看起来很委屈。

夜一觉的自己站在这里很尴尬，便想转头离去。

“等一下。”

夜一听见后面琉花姐的叫声，急忙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去。

“刚才的事真是让您见笑了。”

“不……这种事情也不能怪你，毕竟你也在忙的准备祭祀的事情。”

“不……还是我太没有用了。对了，你没有带伞吗？来给你一把，如果不带伞去湖边参加仪式，会被人赶出来的。”

接过油纸伞的夜一连忙朝着琉花道谢。

“谢谢你琉花姐，你人真的好，也很体贴。”

“是吗……体贴……。”琉花低头品味着这个词语。

“啊，我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说你……。”夜一想到刚才修安和琉花之间的事情，急忙摆手解释。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赶快去湖边吧，仪式要开始了。”琉花说完后便转头向着楼上走去。

夜一看着琉花的背影，觉得刚才自己的话造成了一些歧义，但是现在也没办法解释了，只好朝着大门外走去。

一出门夜一就看见身材高大强壮的法水在门口等着他。

“你怎么才出来？我已经等你多时了，你是和琉璃聊天，还是和琉花聊天了，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哎，你别胡说啊，我没有聊天，再说，琉花姐已经结婚了，你这么开玩笑小心被村里人打啊。”

法水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小声对着夜一解释道：“你不早说，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啊。”

“唉，算了，咋俩还是赶快去湖边吧，一会就要开始祭祀仪式了。”夜一摇了摇头，随后抬头看着天空，“这样的天空怎么看也不像要下雨啊。”

“这种事情本来就没什么科学依据吧，看起来今年也可能会失败了。”法水在一旁补充道。

“那不行啊，如果失败的话琉璃不就很危险了吗？”

“确实，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咋俩又不是巫女，也不会那些仪式。”

法水看着远方湖边说道。

“难不成我们要看着琉璃送命吗？”

“这是村里的习俗，我们没有权利去管他们，更何況现在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信号，没办法向外界求助，只能先保护好自己了。”

夜一听著法水的话陷入了沉默。

两个人怀着悲观的心情来到湖边，一路上夜一发现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带了雨伞。夜一也低头看向了琉花给自己的油纸伞，上面竟然也印着奇怪的图案。

“难道他们都坚信今天的仪式会成功吗？”夜一心里不禁发出了疑问。

这时和雪的母亲朝着夜一和法水走来。

“你没有带伞吗？来给你一把。”

“啊，谢谢你惠子阿姨，我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习俗。”法水赶快对着惠子感谢道。“还有，昨晚感谢你留我和我妹妹在您家居住一晚。”

“不用谢，我们家正好有一个空房间，平时也没人用。”

“对了，您的女儿呢？她不来参加仪式吗？”

“她一会会在旁边的台子上演奏，和村里其他会乐器的人一起。”惠子拿起自己的伞朝着人群中走去。

夜一和法水站在了人群的后方，他们看着前面狂热的村民，觉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感觉。

“说起来祭祀还需要人演奏吗？”法水对着夜一问道。

“那当然了，如果是楚国当年祭祀的方式，在祈雨之前要进行降神活动。”

“降神活动？”

“不，这应该发前鼻音是吧，降神活动，我曾经在大学看过这方面的资料，降神仪式是楚人祈雨的前奏。通常他们会先歌舞迎神，活动人员会舞云门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

正当法水解释着，祭祀的仪式也正式开始了，正如法水所说，祭祀的活动人员正带着面具，在对着村中的各个方位开始舞蹈。

“和你说的一样啊，他们真的先开始跳舞了，不过为什么他们要带着面具呢？”法水吃惊的看着夜一。

夜一略显得意的继续说道。“因为除了巫女其他人都不能让神明看到自己的面容，下一步就是演奏了，通常他们会先击铜鼓，再用竽，箎。最后歌伶和歌巫以人声伴唱。”

果不其然，在舞蹈进行了十几分钟后，前方传来了各种乐器的声音。

随着各式各样传统乐器开始演奏，夜一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的震撼了，虽然自己也曾经看过音乐会，但是如今这样全是民间传统乐器的演奏自己还是第一次见。

此时演奏的村民们带着面具，手中拿着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乐器，演奏出了丝毫不输音乐会的气势的祭祀表演，他们演奏的音乐非常的宏大并且具有生命力，仿佛在唤醒着天上的神明。

“果然是这样啊，那么还有最后一步，巫女随着琴声献舞，我们估计要看到琉璃小姐了。”

在演奏了近十分钟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大家默默地看着上方，宅邸的顶楼，有一个用石头砌成的道路，像一个跳水板一样，矗立在湖的正上方。

“那里就是琉璃曾经在湖边所说的神道，她们会在那里进行最后一步。夜一对着法水激动的说道。

不一会一位女士拿着古琴出现了。

“那是？”

“她应该是琉花吧，听琉璃说她的姐姐会帮她演奏。”

所有的村民此时都安静了下来，不管是北村的人民还是南村的人民，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那个名为神道的地方。

琴声响起，和夜一曾经在宅邸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

夜一听着迅速而激昂的琴声，转头看到了那棵枯树，这棵树就是楚幽树吗？夜一心里盘算着，他看向远方的树林，“确实这么大量又繁茂的树林绝对不是八年，十年能长出来的。”

夜一回头看向枯树，“这个枯树看起来完全不符合时节的枯萎着，这么看起来楚幽树大概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了吧，琉璃曾经说这棵树会在特定的时候盛开……”

“哇！”

大家发出了的惊呼声打断了夜一的思路，他循着声音看去，一位巫女从宅邸走向了湖上的神道，虽然她也带着面具，但是夜一能感觉出来那是琉璃。

琉璃穿着纯白色的传统祭祀服饰，面带祭祀面具，头发也绑成了双马尾的样子，并且戴圆顶帽并结带于颌下。

法水不解的看向夜一，夜一也对琉璃的装扮感到很奇怪。

此时若林医生走了上来，看着眼前满脸疑惑的两人，心领神会的讲道。

“琉璃小姐穿成那样是因为巫舞的特殊性，巫舞不是低俗、原始和粗率的舞蹈，而是经过加工提高艺术形式优美并且成熟的祭祀性歌舞，而楚舞的舞蹈风格为急旋，又名迴旋，是一个动作很多速度很快的舞蹈，为了方便演奏巫女通常会将自己的头发绑成双马尾，而这样戴帽的目的就是防止急旋而掉落。”

随着若林医生的讲解完毕，琉璃也开始了她的舞蹈，和医生说的一样，琉璃的舞蹈优美而迅速。

夜一和法水看的入迷，但似乎不只是他俩，四周的嘈杂声也渐渐消失。甚至连人走动的声音也听不见，她的舞步，仿佛充满了魔力，优雅的姿势就像仙女一样，整个村子只能听见琉璃手中的铃铛声和琉花所弹奏的琴声。

夜一正看的入神，随后他的眼神突然看到宅邸之中的两人身影，是矢木村长和秀玉也在宅邸的楼下默默的看着自己女儿的舞蹈。

夜一看向他们，发现秀玉此时的表情很激动，而且眼睛里也很没用呆滞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期待和自豪的眼神。夜一看着行为举止都很正常的秀玉，心里想道：“看来琉璃的母亲也只是在很少时间才会精神不正常吧。”

随着舞蹈的结束，琉璃摘下了面具，放下了手中的铃铛，决绝的一步步走向神道的末端，她跪在了那里，抬起了头，闭上眼睛，双手合实，默默的等待着。

宿命，夜一看着此时的琉璃，心中突然响起了琉璃曾经对他说的话。巫女的宿命吗？人真的能和神明沟通吗？夜一握住了琉璃给他的花包，默默为他祈祷。

虽然自己很想说服自己，但是夜一还是绝望的闭上了双眼。

还是不行吧，毕竟这样的事情……

此时村民突然爆发了欢呼的声音，夜一睁开眼睛看着天空，晴朗的天空此时已经乌云密布，他吃惊的盯着天空看着，天空上方发出了一股光亮，刺的夜一的眼睛非常痛苦。

但随后他感觉到有雨滴落在自己的肩膀上，他猛的睁开眼睛，看见所有村民张开双手在一起欢呼，他们享受着这一刻。

夜一吃惊的看向法水，发现法水此时的嘴也张的很大，不敢相信此时发生的事情。

雨很快变的大的起来，夜一和法水不得不蜷缩在雨伞下，看着村民们疯狂的庆祝，夜一也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说，这是真的假的，咋俩是不是晕倒在后山了，这只是一个梦啊”法水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夜一看中了看自己刚刚愈合的伤口。

“这样的话我还是宁愿相信下雨是真的。”

夜一随后抬头向着神道望去，他看见琉璃站了起来，低头默默看着村民，脸上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洋溢着笑容。

夜一开心着看着上方的琉璃。

但他激动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几秒。

琉璃转头从神道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而夜一却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看见有血液从琉璃眼中流出。

&

火神教的周围坐落着南村的家户户后，南方则是楚幽村的后山，其余三方则是茂密的树林。和雪说火神教只有南村的信徒的可以随意进出。

此时雾羽正趁着所有人都在湖边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来到了火神教门口，走在南村的小道上，虽然是清晨，但是路上却不见一个人影。

法水和夜一觉得火神教之中有着这个村子的秘密，所以派雾羽前来调查，他们则是正常去参加祭祀仪式，雾羽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心中也觉得这次祭祀仪式凶多吉少。

雾羽来到了火神教门口，果然如他们所想，此时巨大的教会宅邸中什么人也没有，看着火神教附近密密麻麻的树木，雾羽竟觉的火神教的建筑风格和材料都很新。

来不及多想，雾羽径直走进了火神教之中，一进到教会之中她就看到了巨大的图案被雕刻在教会中心的地上。

雾羽觉的这应该就是这个村子的图案吧，自己也曾经在白家的宅邸中见过此图案。

雾羽继续往教会深处探索，发现教会之中除了一些桌椅板凳就是一些印着奇怪图案的装饰品。雾羽决定想要调查这个村子的秘密就要找到教主的房间。

雾羽继续向教会深处走着，随着她不断的深入，雾羽发现教会的内部大的出奇，除了前方教员聚集的地方，教会后面还有这巨大的空间，仿佛可以直接通往后山上。

雾羽在教会内部发现了一个房间，她想要打开这个房间，却发现已经锁死，雾羽下意识觉得这就是教主的房间，可是没有钥匙也无法打开它。

雾羽使劲的转动门把手，还是不能转动其分毫。正当雾羽愁眉苦展的时候，教会内部传来声音。

雾羽的身体突然绷紧，动作也停止下来，仔细聆听着教会里面传来的声音。

“沙，沙。”

“沙，沙。”

从现在这里望过去，教会的内部还是一片黑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正传出了脚步声，并且在不断的向着雾羽的方向靠近，雾羽只能快速的从反方向逃跑，但是随着脚步声的不断增大，雾羽只能躲在了一面墙后面。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脚步的声音发生了改变。

“滋，滋。”

一个人影从漆黑的内部走了出来，伴随着湿润的脚步声，那个人的身上好像还在不停的滴着水。脚步声并没有在那个上锁的房间就停下来，而是不断的向着雾羽的方向靠近。

“千万不能出声。”

雾羽极力的告诫自己，她闭上了双眼，屏住了呼吸。

“要是被发现了，就完蛋了。” 无语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另一只手死死地按住自己快要跳出来的心脏。

黑影已经走到了眼前，如果他再向前走不到五步就会发现躲在这里的雾羽。雾羽感觉自己已经无法逃跑了，害怕的抱住了自己的头。

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雾羽，将她拉进了一个房间之中。

“啊……”

正当雾羽想大声喊出来的时候，那个人用手捂住了雾羽的嘴。雾羽定睛一看，发现正是失联了两天的唐虹。

唐虹此时身穿红色的马褂，不顾雾羽惊奇的眼神，正死死的捂住雾羽的嘴，雾羽看向周围，发现他们正在火神教的仓库中，附近都是坏掉了的家具。

黑影的声音渐渐远去，唐虹的手也从雾羽嘴上拿开。

“唔……真险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啊，现在大家不是应该都在祭祀的现场么，为什么跑了回来，难道祭祀结束了吗？”

“你为什么在这里啊？而且你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雾羽小声的问向唐虹。

“我被火神教的人员救了，现在已经在南村找了个地方住下了，我听到南村有人在讨论你们，就知道你们也安全了，所以现在趁着火神教空虚进来探索一下。”

“那你有发现什么吗？还有我刚才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房间，那里可能有着什么秘密。”

“我已经将这里调查完了，那个房间应该就是镜山的卧室，想进去应该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教会其他地方都很正常。我感觉仪式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先从这里出去吧。”

“可是刚才镜山教主已经去了前门，我们还有地方可以出去吗？”

“我们可以从后门出去，后门会直接通往后山，但是我已经知道怎么从后山进入村子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离开吧。”

在唐虹带着雾羽快速离开的同时，雾羽的内心也感到非常兴奋，不仅是因为唐虹也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她看到回来的人身上带有水，所以仪式很可能成功了，琉璃也不会死了。

果不其然，等他们走到了后山，晴朗的天空已经变的乌云密布，并且开始下起了小雨。

唐虹看着天空，用手捏住下巴，做出了思考的姿势。

“原来真有这样的事情啊，今天还真的下雨了，但是总感觉有些奇怪……”

“你说什么奇怪，雨下的很奇怪吗？”

“不，并不是这场雨，雾羽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可以回到北村了。”

“那你呢？你不和我一起去北村吗？大家都很担心你。”

唐虹将头转了过去：“我还要回去看看，请你告诉夜一他们我很安全，况且我在南村也有地方居住。”说完，唐虹又回到了火神教之中。

雾羽虽然想劝住唐虹，但是雨却越下越大，她也没有带伞，只能尽快回到村子之中。

“你俩怎么了，我知道这很难置信，但你这副表情也太恐怖了吧。”在两人震惊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夜一和法水转头看去，身后是笑咪咪的若林医生，他和其他村民一样脸上是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夜一看了看周围狂欢的村民，慢慢闭上了自己的大嘴。

“法水哥，我们快去宅邸吧，我有事要问琉璃。”

“哦？好啊，听说今天宅邸下的大空地会有宴会，我可以等他们都喝醉了，然后乘机询问腾斋的信息。”

夜一如今并不想知道什么失踪案的内幕，他只想去问问琉璃为什么眼睛会流血。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母亲死的时候，眼睛也在不断的流血，他想知道其中有着什么联系。

来到巨大的宅邸之下，狂欢的现场已经布置完毕了，在一大片空地上摆了若干个桌子，头顶上还有着防雨的棚，村长笑咪咪的招呼着村民们，在看到法水和夜一后也招手让他们过去。

夜一和法水只能暂时坐到了村长的旁边，他们的身后坐着的是和雪和惠子，夜一回头悄悄的问向两人。

“和雪姐，这个宴会一般要多长时间啊，琉璃她们会来参加吗？”

“好你小子，刚离开一会就想琉璃了？她爸可是在你旁边坐着你说话要小心一点。”和雪微笑着凑上前来，仔细打量着夜一。

“啊，不是，不是。我是有些事情想问她。”夜一急忙回头看向矢木，他此时正在招呼着一个个来参加宴会的村民。

看着夜一此时慌乱的模样，和雪不禁笑出了声。

“宴会一般要开到很晚，巫女们可以选择自行参加，也可以待在宅邸之中。”

正当两人聊天的时候，矢木离开了桌子，站到了会场中心讲话。

夜一看向法水，法水也向他点了点头。随后夜一在村子不注意的时候跑向宅邸，法水则坐到了村子旁边，准备伺机询问腾斋教授的事情。

夜一进入了宅邸后，发现了还有男佣和女仆在宅邸之中工作着，他们在厨房准备食物，和不断的搬出桌椅板凳。

夜一发现并没有人管着自己，就直接向着三楼跑去，因为琉璃的房间就在最顶层。

夜一来到房门前，轻轻的敲了敲房门。

“请进。”房间里传来了冰凉的声音。

夜一推开房门，看到琉璃正坐在床边，她还穿着祭祀时华丽而庄重的服饰。和平时活泼可爱的她不同，此时的她正坐在床边一言不发，像一个冰冷的洋娃娃。

“那个……恭喜你啊，琉璃。”

琉璃听到声音后，抬头望去，随后露出了活泼的笑容。

“哎，原来是夜一哥啊，我以为是我父亲呢。怎么样，怎么样，天空真的下雨了呢，我厉害吧！”

夜一看着露出自信笑容的琉璃，长舒了一口气。

“是啊，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来学知识都被这场雨冲塌了呢。”

琉璃兴奋的从床上站了起来。

“我就说，我为了这天准备了很多年了，我那个舞蹈，可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练了呢，还有我姐姐演奏的音乐。”随后琉璃开始数着自己的指头。突然抬起头来张开自己的双手：“差不多有练习了有十年了！”

“十年啊，难怪能配合的那么好，而且舞蹈和音乐也很美啊。”

“哈哈，就是吧，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小瞧我了！”琉璃抬起头来，神气的说道。

“对了，我姐姐呢？你有看见她吗？”

“哎，没有啊，刚才在楼下的宴会上也没有看见。”

“她应该在自己的房间里吧，今天祭祀结束的时候她都没和我说话，未免有点太循规蹈矩了吧。”

看着手舞足蹈的琉璃，夜一虽然也打心底为她感到开心，但是琉璃眼角的些许血迹还是让他心情沉重。

“琉璃，那个我想问……”

“走吧，走吧我们去找她一起去宴会吧，听说今天会有很多好吃的。”说完，琉璃顾不得换下自己华丽的衣服，直接朝着楼下跑去。

夜一想叫住琉璃询问她眼睛流血的理由，但是琉璃已经离开了房间，夜一无奈只好追了上去，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发现琉璃的花包还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顺手拿起了花包，准备一会给琉璃。

在夜一边走一边想着怎么向琉璃开口的时候。

“咚！”

楼下突然传来了好像有人摔倒的声音。难道是琉璃摔倒了吗？她穿那身衣服确实不太好行动啊。夜一赶快跑下了二楼，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有人摔倒在楼梯旁。

夜一疑惑的朝着琉花的房间走去，看见琉璃正跪倒在琉花的房间门口的不远处。

“琉璃，你怎么了。”夜一朝着琉璃跑了过去，他来到了琉璃的正面，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场景。

琉璃正跪倒在地上，一只手撑着地板，另一只手却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而她的眼睛里，正有鲜血在不断的流下来。

“房间里……有魔鬼……”琉璃捂着自己的一只眼睛，但却无法阻止眼睛里的血液流出，颤颤巍巍的说出了这句话，随后倒在了地上。

“琉璃，琉璃你怎么了！”夜一看着倒下的琉璃，她的眼角的血液不断的流出来，浸泡在地面上和奇怪的图案融为一体，仿佛一幅来自地狱的画卷。

夜一急忙将琉璃扶了起来，想帮她止血。

夜一将琉璃轻轻的靠在墙边上，他想赶紧找人来帮助自己。

现在就在琉花姐的房间门口！

夜一迅速站了起来，朝着琉花的房门前走去，但脑海中突然闪过琉璃刚刚说的话，夜一抬头望向琉花的房间。

魔鬼？琉璃刚说这个房间里有魔鬼吗？夜一停下了脚步，犹豫了几秒后慢慢地向着房门靠近。

天空已经完全被乌云所覆盖，雷电不断地划过昏暗地天空，巨大的宅邸里也变成了黑色的匣子，充满了潮湿的气息，夜一看着琉花房间的门，胆战心惊的走了过去。来到门前，夜一象征性的敲了敲门。

“琉花姐，修安哥。”

无人应答。

夜一深吸一口气，开始推琉花卧室的门，夜一使劲的推着门，但好像后面有人顶着一样无法推开，夜一感觉到有风在不断的从门后刮来。

应该是被风顶住了。夜一下定决心，憋了一口气，撞向这个仿佛千斤重的大门。

狂风伴随着暴雨，席卷着整个村庄。大雨不断的滴落在宅邸的房顶，即使在二楼也能听到雨滴不断拍打墙的响声。夜一感觉到自己的眼前一闪一闪的，不仅仅是闪电的光，宅邸里的灯光也忽明忽暗的不停闪烁着。

紧张的汗水已经从夜一头上留了下来，自己的伤口也才刚刚愈合，此时使出全力的推门，让他感觉自己双手的伤口又一次裂开了。

夜一看着自己的双手流出的血液，才发现自己手中一直握着琉璃的花包，此时那个花包也被巨大的握力握烂，里面的花掉了下来，散发出了浓烈的香味，混合着夜一留下的血液，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夜一屏气凝神，再一次的努力撞向房门，随着门被推开了小小的细缝，夜一急忙向着屋子里面看去。

所有窗户都开着，狂风正在屋里呼啸。

随着大门被一点点推开，夜一再一次闻到了熟悉的味道，他看向房间之中。

那是？血？

夜一本能的感觉到不妙，将门奋力的推开。

下一秒，他松开了自己的手，坐在了地上，房门又一次被重重的关上。

夜一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的双手还有血液在不断渗出，但是他却感受不到一点疼痛，而表情从紧张变成了惊恐，眼神逐渐呆滞。

因为他看见床上有一具尸体。

&

“今天大家吃好喝好啊，吃的管够，大家放开了吃，放开了喝。”随着村长矢木的一声令下，村民们全都开始大快朵颐。

法水也在旁边不停的向着村长敬酒，但是他自己也没料到的是，本来想灌醉村长然后套话，但是自己却喝了几杯就开始头晕眼花，如今只能吃点东西缓缓。

法水一边暗骂自己的没用，一边感叹村里人的酒量是真好，这个酒明显是他们自己酿的高纯的酒，他们却能一直喝，实在是令人佩服。

法水靠在椅子上整理着混乱的大脑，自从自己来到这个村子发生太多奇怪的事情。他盯着远方的宅邸，伴随着会场外不停落下的雨，让宅邸散发出恐怖诡异的气息。

当法水的眼睛快要合上的时候，他迷迷糊糊中看见夜一从宅邸里跑了出来，在下坡路上边跑边喊着什么。

“琉花姐房间里有个男人死了！”

什么？有人死了？法水混乱的脑子里正在细细品味着这句话。

“你说什么！有人死了！”法水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对，就在二楼，琉璃也在那里晕倒了，大家快去救她。”夜一说完又朝着二楼跑去。

村长第一个反应过来，也跟着夜一向着楼上跑去，法水喝了口水让自己的大脑清醒了清醒，然后也飞奔了上去，剩下的宅邸的仆人们也跑了上去，村民们看到这幅情景，也停下了手中的碗筷，也陆陆续续跟了上去。

从宴会来到二楼的路上要经过通往宅邸的上坡路，法水常年健身，跑步速度很快，所以法水比第一个离开的村长要先一步来到二楼。

刚来到二楼，法水就看见夜一正在扶着墙边的琉璃，看起来已经晕倒很久。

“尸体呢？”

“在那个屋子里！”

法水冲了过去，用力推着房门，却发现无法推开分毫。此时村长也气喘吁吁的来到了二楼，看到琉璃的惨状，他一把推开扶着琉璃的夜一，自己将琉璃扶住。

“琉璃，琉璃你怎么样了，可恶，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村长怒气冲冲的盯着夜一。

法水看到这样的场景，又看了看面前无法推开的门。

“对不住了。”

法水退后几步，助跑几步后一脚踹向了木门，木门应声而开，法水则趁机用手扶住木门，走了进去。

夜一坐在地上，看着晕倒的琉璃和自己满是血迹的手，依然愣在原地。

几秒钟过后，法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走到夜一的身边，蹲下来，说出了让夜一不敢相信的话。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

天空中的雨渐渐大了起来，伴随着后山中的雾气，让人感觉置身于世外。

雾羽虽然知道一直走下去就能回到村子，可是没想到的是雨越下越大，慢慢变成了瓢泼大雨，再加上雾气，使自己看到的世界一片模糊。

但是他还是不停的加速着赶路，因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见到哥哥和夜一并且将唐虹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们，而且她也想当面恭喜琉璃的仪式成功了。

雾羽走着走着，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不过此处的树林竟然呈圆形，并且中心还留有一片空地，雾羽看着眼前的奇异景象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发现这个地方像是故意造成的。

虽然嗅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但是她还是感到开心，因为这就是唐虹和他所说的两村交界处，只要通过这个地方，就能马上到北村了。

雾羽走出了这个区域，果然在前进不到一分钟，她就看见了巨大的白家宅邸，她扒开树叶看去，在雨中的宅邸仿佛异常诡异，就像一个正在张牙舞爪的魔鬼一样。

随着雾气慢慢散开，她看到大量的村民正在一起跑进宅邸，好像村民们正在跑进魔鬼的嘴中一样。雾羽看到这么震撼的场面，顿时愣在了原地，她心想：“这难道是什么庆祝仪式吗？为什么大家都一起跑向宅邸啊？”

直到感觉到雨不停的滴落在自己的头上，雾羽才反应过来自己要赶快回到村子避雨。

雾羽开始快步的前进。

“这，这是什么？”

雾羽看到湖边的地面上满是拖痕。

雾羽疑惑的向前走去，看到湖边的一个坑洞之中发出了光亮，并且挂着绳子。眼前就是村庄，进去就安全了，可是此时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雾羽虽然想赶快回去，但眼前的东西让她也好奇不已。

雾羽考虑片刻，决定还是过去看一下，但是等她靠近那个坑洞的时候，她坐在了地上，泥土侵入了她的衣服，石子也将她的胳膊划破，但她无法察觉到丝毫，而是不停的向后退着。

洞里是一副男性的尸体。

19

墨色的云层覆盖着整个天空，分明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清晨一转眼竟变成黑压压的天空。倾盆大雨还在不断拍打着宅邸的每一寸肌肤，仿佛想把巨大宅邸的每一寸皮肤都撕裂一般。

片片乌云汇集在一起，还时不时有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和道道闪电在远方劈下。

与外面激烈的暴风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屋内的死寂。

二楼的法水和夜一面对面相觑，两个人谁也没说话，两人只是互相疑惑的盯着对方。

夜一看向旁边的矢木，他将琉璃抱起，狠狠地瞪了夜一一眼，随后快速的冲下了楼，边跑边喊着若林医生的名字。此时仆人们和其他村民也跟着村长一起跑下了楼，只留法水和夜一留在了二楼。

二楼的走廊昏暗而寒冷，虽然空间十分宽广，但是此时的夜一只是不知所措得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只感觉十分的不自在，仿佛置身于一个非常拥挤的环境。

法水率先向着夜一走了过来，抓住了夜一的衣服，将他转了过来。

“到底怎么了？夜一，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啊，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

“什么都没有？不可能！我看见房间里明明有一具尸体！”

“尸体？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房间里什么都没有，还有琉璃小姐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琉璃，对了，琉璃也看到房间里的尸体了，你们可以去问她。”

“很不巧，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而且我还看见满脸是血的琉璃小姐，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对琉璃做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鬼话，琉璃明明是被凶手所伤，我什么都没对她做，你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吗？”

夜一的语调逐渐升高，明显处于愤怒之中。

法水觉得非常困惑，无奈的看着夜一。

“算了，我现在证明给你看。”

夜一愤怒的走向房门，用力推着，手上的血液也流顺着房门上的细缝慢慢流了下来。

“夜一，你疯了？你看看你的手，我来推门吧，你让开。”

“我没疯，疯的是你们，你们看不到床上躺着的尸体么！等我推开门，你们就全知道了！”

法水虽然感觉夜一很不可理喻，但还是走了过去帮夜一推着被风一直顶住的门。

推开门后，夜一看着屋子里的场景。瞬间，恐怖的氛围环绕在他身边，正如法水所说，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床上也什么都没有。

远方的闪电时不时从天空中劈下，照亮着漆黑无比的房间，房子里只有狂风在屋内不断的呼啸，仿佛在嘲笑着夜一刚才的说辞。

夜一看着房间里的场景，全身突然传来一阵电流，心脏仿佛被大锤砸下一般。

如今事实摆在眼前，自己的曾经看见的又是什么？夜一跪倒在了地上，手上的传来的疼痛也逐渐变的麻木。

“不可能，这不可能。”

夜一默默的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大雨通过窗户也吹了进来，不断的击打着夜一的脸庞，夜一闭上了眼睛，回想着刚才的一切，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但是通过现场来看这里确实什么都没有，但是琉璃小姐受伤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宅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夜一不断朝着法水怒吼。

愤怒和自我怀疑充满了夜一的全身，房间里非常的寒冷，夜一却已经汗流浹背，整个脸也变成了红色，他喊出每一句话仿佛都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夜一同学，我们离开这里吧，雾羽也快回来了，我们还是聚在一起详细的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夜一颤抖的站起了，在险些摔倒的时候，夜一的紧握的双手张开去搀扶身边的墙，手上的血也顺势流了下来，夜一看着地上的血迹，发出不甘的声音。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正当他们下楼的时候，一位妇人跑了上来，夜一认识这个人，她就是自己在宅邸见到的第一位女仆—纱英女士。

纱英再看到他们的时候，露出了惨白的表情。

“你就是雾羽的哥哥法水吧？你妹妹她……”

法水愁苦的表情突然伸展开，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我妹妹怎么了？她被火神教的人抓住了吗？”

“不，不是的，你妹妹她发现了少爷白修安的尸体！”

&

狂风参杂着暴雨，形成了无数条辫子，正在不停的抽打着楚幽村的每一个角落。

法水和夜一在不停的往后山跑去，夜一此时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感到一丝开心，因为在后山发现了尸体，这也能证明他当时确实发现了尸体，证明了自己并没有看错，但是尸体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从房间里跑到后山的呢？

夜一回想起琉璃捂着流血眼睛的场景，不由得浑身打了一个寒颤，难道真的如琉璃所说有魔鬼在这个村庄之中吗？

法水看着漫天的大雨，回想起刚才夜一的举动，他也开始相信夜一确实发现了尸体，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山之中，还有雾羽为什么会从后山回来，这些疑问都让法水的内心焦躁不已。

夜一和法水怀着不一样的心情但是却怀有着同样的疑惑，这些疑问只能等见到雾羽等她来解释。

两人快步来到后山下，发现了村民们已经将白修安的尸体抬了下来，尸体看起来非常的惨烈：尸体穿着祭祀时的传统服饰，但是衣物被毁坏严重，身体暴露在外面，通过脸部就能辨认出这是白修安。

雾羽此时全身衣服都被淋湿，默默地站在和雪的伞下，看起来雾羽收到了很大的惊吓，此时她的双目无神，只是混身在不停的颤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恐惧。

法水和夜一赶快冲了过去，并且法水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给雾羽披上，雾羽在看到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身体地颤抖停了下来但也流下了委屈的眼泪，

夜一不忍直视的盯着尸体，这具尸体让他有种说不出的奇怪的感觉，他转头看向村长矢木，矢木同样流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但是夜一能明显的感觉到村长看起来非常的生气。

看着尸体被渐渐地运向村子之中，法水转头看向夜一。

“这就是你所说的尸体吗？”

夜一面露难色，但还是点了点头。

“雾羽那你又是……”

“我们先回房间再细聊吧，雾羽看起来非常的寒冷。”和雪看着法水。“况且你们俩人也没带伞，趁着还没湿透了，快回房间去吧，我们家的那个空房间还可以留给你们住。”

“那就拜托您了，和雪小姐。”法水说。

在满是潮湿木头的气味的房间之中，雾羽正裹着被子，在和雪的家的空房间里瑟瑟发抖。

因为没有电灯，法水点燃了一根蜡烛。

随后说道：“如果在市区之中，这样的房间已经达成了危房的要素，但是在楚幽村里，这样的房间却有着一丝温馨的感觉。”

“可能是和恐怖的宅邸相比起来，显得这个小房间也显得很安逸了吧。”夜一心里想道。

当雾羽说出她在火神教的遭遇后，夜一和法水都长舒了一口气，唐虹还活着，并且已经在村子之中，是这几天他们听过最好的消息，这也让胆战心惊一天的三人，在此时都放松下来。

法水盯着慢慢燃烧的蜡烛，沉默了片刻后，率先开口。

“手机没有信号，村子里也没有通讯方式，现在也没法报警，我们还是找个机会离开这里吧。”

夜一点了点头。“这个村子里发生太多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了，我们还是尽快联系唐虹离开吧。”

雾羽手捧着刚烧好的热水，还有水蒸气在不断的冒出：“可是后山因为下雨的原因道理更加泥泞了，我们在这种天气下是不可能走出去的。”

法水看着雾羽，回想着她刚才说的话。

“也就是说，你是在看到我们一起跑向宅邸之后，才在后山发现的尸体，对吧？”

雾羽闭上眼睛，又一次回想着自己不愿想起的过往，随后郑重的点了点头。

“那怎么可能？夜一你真的确定看到尸体了吗？”

“尸体如今都被发现了，你还在怀疑我吗？”

“没有，我只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短时间内尸体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对了，为什么唐虹不跟着你一起回来啊，他怎么能放心让一个女孩子走后山的路！”法水情绪激动的说道。

“他说还有一些东西要去调查，可能他也不会想到会有人死吧，毕竟当时天空已经开始下雨了，他也想让我快点回到村子之中。”雾羽低下了头，仿佛还对刚才在后山的事情心有余悸。

“真是的，到时候见到他，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正当法水发牢骚的时候，和雪敲了敲门，并且推开门走了进来。

夜一和法水连忙站了起来迎接和雪。

“和雪小姐，你这么晚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法水急忙问道。

“不……我就是来看看雾羽的状态怎么样，而且我还有一些事，想请问夜一同学，不知可不可以。”

“啊？我吗？当然可以了。”

“请问你当时真的在琉花修安夫妇的房间里看到了尸体了吗？”

“嗯，我十分确定。”

“那你是怎么分辨他是男性尸体的，为什么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和雪的表情凝重地盯着夜一，紧握双手也在不自觉颤抖。

夜一被着突如其来的问题打乱了阵脚，他看着和雪的眼神，脸开始红了起来。

“啊？这个……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把门全部推开，我只看见了尸体就吓得坐在了地上，但是因为尸体的衣服没有系上，我能看到他的身体，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是一位男性。”

和雪听到了这样的解释，脸上也闪过了一丝尴尬，急忙站起身来。

“真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冒犯的问题，你们也知道，我和琉璃琉花的关系非常好，如今琉花的丈夫死了，而琉花也失踪了，所以村里都说是琉花杀了他丈夫，这让我也很着急，所以想证明琉花的清白。”

雾羽看着越说越激动的和雪，急忙补充道。

“您先冷静点和雪姐，事到如今，我们也不能下定论是琉花姐杀的人，只能说她的嫌疑比较大，明天我们会去村子里调查一下，我们也会尽力帮你去证明琉花姐的清白的。”

“但是如今更重要的是找到琉花姐，并且询问她当时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还有等琉璃苏醒问问她看到什么。”夜一也急忙站起来说道。

“嗯，谢谢你们安慰我，你们说的有道理，那就拜托你们明天去调查一下了。”和雪在感谢了三人之后，便离开了房间。

“你们两人还分析的头头是道么，看来确实有点水平啊。”法水看着夜一和雾羽，连连点头。

“哥，你也别说风凉话了，你不是专业的记者吗？明天咱俩就去村子里问问村民们有什么线索吧，夜一同学，询问宅邸里人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毕竟我俩也

没进去过。”

夜一点了点头，此时外面的划过了一道闪电，伴随着大颗的雨滴不断地砸在小小的石屋上，仿佛要将它掀翻。

&

夜一回头看向窗外。

倾盆大雨还在不停的下着，夜一拿起油纸伞，和雾羽法水道别后，快速向着宅邸的方向走去。

走在上坡路上的夜一看着山坡上的宅邸，蓝黑色系的建筑此时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觉。

明明是初春，却令人感到无比寒冷。夜一本来不想回到这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宅邸，但是外面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了，况且自己还很担心琉璃的身体状况。

推开宅邸的大门，夜一发现大厅空无一人，以往都会有男守卫来责骂自己，这是第一次感到宅邸这么冷清。突然他意识到，这个宅邸之中已经缺少了两个人了，夜一的神经又开始紧绷起来。

当务之急是赶快去询问琉璃当时看见了什么。

夜一下定决心，朝着三楼走了上去，在经过二楼的时候，他下意识看向琉花和修安的房间，此时的房门还关着，但是走廊已经被仆人打扫过了，上面见不到任何血迹。

估计案发现场也被打扫过了吧，虽然那时只有自己见过案发现场。夜一快速甩开了这些负面的想法，继续向着三楼走去。

走上三楼，他发现琉璃的房间里有灯光传出，他觉得琉璃应该已经苏醒了，便高兴的向前走去。

突然，房门被打开了，里面走出来的人是村长矢木，他看到夜一，表情瞬间紧绷起来，他将手放在夜一的肩膀上。

“请你来一下我的房间，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矢木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矢木坐在椅子上，不停的抽着烟，一言不发。夜一坐在前方的椅子上，听着窗外的大雨不停的落在房顶，好像石子砸在自己头上一样。

很长时间的沉默过后，矢木看着眼前的夜一，开口问道。

“你说琉璃是自己晕倒的？而且你在房间里发现了修安的尸体？”

夜一咽了一口唾沫，默默地点了点头。

矢木听后又开始吸烟，然后房间里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死寂。夜一感觉房子里已经飘了一层白色的云，感到非常的头晕，但是矢木却还是不停的吸着一根又一根的烟。

“啊……那个，还有事情吗？没有的话我想去看望一下琉璃。”

矢木的眼神突然凌厉起来。

“琉璃小姐已经休息了，请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剩下的事情明天再说。”

夜一躺在房间里，虽然脑子里不再想回想当时的场景，但为了帮助和雪姐还是不停地想着二楼发生的事情。

当时琉璃说房间里有魔鬼，指的是什么呢？难道她看见了房间里有人行凶吗？或者说她知道谁是凶手吗？夜一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看见的事实也无法向别人证明，夜一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坐了起来，看向窗外。

此时正是半夜，大雨仍在疯狂的从天而降，夜一在迷迷糊糊看到湖边正有个人走动，夜一一定睛一看有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湖边的枯树下。

夜一本能的认为那是琉花姐的身影，他赶快起床拿起伞，朝着湖边跑了过去。

来到湖边，他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色传统服饰的女子背对着他，她虽然站在雨中，但是身体上却没有一点湿露，夜一颤颤巍巍的走了过去，伸手去触碰那名女子。

女子感到有人在碰她，回过了自己的头。

而夜一却吓坐在了地上，油纸伞也掉进了湖中。

因为那名女子竟然是他的母亲。

翌日，本来是村民继续的庆祝祭祀成功的日子，但是因为村长家里有人身亡，活得也被取消，村子中顿时冷清了不少。

突然一声巨大的雷声劈了下来，夜一的身体也随之一颤，不慎从床上掉了下来。夜一的脸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他抬起头一看地板上都是血迹，还有鲜血在不断的滴落下来。

夜一急忙拿起纸巾塞住自己的鼻子，他坐在床边，快速查看身边的环境。

窗外的雨仍然下个不停，伴随着黑沉沉的天空，让人无法甚至意识不到这是清晨。但是身处熟悉的房间，还是让夜一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昨晚的一切都是梦。

突然他想起自己刚到楚幽村见到的晴朗的天空，又看了看眼前如同黑夜一般的早上，顿时让他的心情沉闷起来。

夜一趴在窗台上看着不断砸在窗户上的雨滴。

自从自己来到楚幽村，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事情了，所以昨晚梦到母亲的时候一度以为是事实，现在看来也真是可笑。

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来此地的目的就是寻找母亲的消息，从城市出发到现在不但没有线索，自己还差点掉进湖中淹死，如今竟然还和杀人案惹上了干系，真是祸不单行。

吃早饭时，夜一发现今天来到餐桌上的人只有自己和一众仆人，夜一感到非常意外，不过听了纱英的解释后，也放下了警备的心。

“村中死人的时候要举行特定的仪式，况且这次还是白家的人死亡，所以要在村中进行非常隆重的仪式来下葬修安。”

“原来是这样…… 祭祀活动包括很多啊。”

虽然桌上只有几个人，但是纱英还是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我从小在白家当仆人，第一次见到昨天那么恐怖的场景，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祭祀当天死亡，真是太邪门了。”

夜一担心的问：

“村长和琉璃准备了这么久，没什么问题吗？”

“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只能快速先把修安下葬了，招魂仪式在下午开始，就在北村的边缘处。”

“招魂……仪式。”夜一停下了自己的碗筷，听到这么猎奇的词汇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早饭后，夜一决定先去找上法水和雾羽一起去参加仪式。

但听闻夜一昨晚的遭遇后，雾羽和法水一致决定，为了慎重起见，先去找唐虹会合。

“这样就无法去参加仪式了，我们可能会损失最后一次见尸体的机会。”

“那还是我自己去找唐虹吧，我知道唐虹住在哪里，也知道火神教的位置，而且我也不想再看见尸体了。”雾羽扶着自己的头，看来昨天晚上休息严重不足。

法水看着雾羽，眼神在不断的左右摇摆，随后他叹了一口气。

“也只能这样了，如果这次还有什么突发事件，你就呆在唐虹那里吧，记住不要一个人从后山回来了。”

&

清晨的楚幽村本来是神清气爽的佳地，可如今可怕的杀人案围绕在村子之中，再加上滔天的大雨，整个村子的气氛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夜一和法水也朝着举办仪式的地点走去，身旁的大树在狂风之中不断的摇曳伴随着漫天的大雨不断发出沙沙的声音。

散发出诡异的气氛的村庄让夜一感到非常不自在，但是法水却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默默地走着。

看到泰然自若的法水，夜一躁动的内心也开始平和起来。

两人难得放松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一走到仪式的地点，就看到很多人聚集在此，而场地中心摆放着的就是修安的尸体。

尸体已经被放入了棺材之中，但是迟迟没有下葬，旁边的祭祀人员正摆放着许多食物和水果在已经挖好的墓洞之前。

夜一看着这样的场景，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只能呆呆的站在原地。

法水看着夜一，拍了拍他的后背，两人又一起往前靠去。

夜一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他看到祭祀人员将修安身上的衣服脱下，拿在了手里。

“这……这是要干什么啊？”

“这就是我们当地特有的一种祭祀仪式——招魂仪式。”矢木突然出现在了法水和夜一的身后。

夜一和法水都吓了一跳，身体也不自然的抖动了一下，随后回头看向矢木。

“这也是楚国巫术之一吗？”夜一心里不禁发出疑问，但他看向矢木严肃的神情，打消了问问题的冲动。

随着其中一名巫师的一声令下，仪式开始了。一名巫师手持修安的衣服，爬到了旁边木屋的顶部，面向北方对着前面大声呼唤。

“修安！”

“复！”

其他的巫师在那名巫师喊出声后大声的附和道。

“修安！”

“复！”

“修安！”

“复！”

接连三声过后，巫师们将衣物放回了棺材之中，并且将棺材抬起放进了坟墓之中，最后将土盖了上去。

在场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低着头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仿佛对此已经习惯。

看着这样的场景，夜一和法水都胆战心惊，他们的嘴也在不自觉地张开，内心的恐惧和惊讶都到了顶点。如果说此前的恐惧多半是来源于未知和环境，而今天则不同，不仅是因为诡异的死亡现场，而且这种下葬的方式给两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夜一感觉此时站在这里浑身不自在，便想悄悄的先行退出仪式场地，但正在夜

一想慢慢地离开这里时，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抬头一看竟然是若林医生。

“若林医生，你也来了，我还正想找你呢。”

“嗯？你找我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我想问问你琉璃小姐的伤怎么样了，还有就是修安的尸体你检查过了吗？”

若林面色凝重的看着夜一。

“琉璃小姐的身体并无大碍，现在已经能下床活动了，但是修安的尸体却很可疑。”

“可疑？”

“对，我除了矢木村长还没和别人说过，虽然我不是法医，但是经过我的检查，修安哥的死因是因为头部受到的伤害，他尸体死亡时间应该比发现的时候更早。”

“什么？你的意思是修安哥早就已经死了吗？”

“没错。”

“你能具体的给出死亡时间吗？”

“抱歉，这个我做不到，但是肯定是祈雨仪式开始之后。”

回去的路上，夜一还没有从刚才巨大的冲击中缓过神来。此时的他看着村里的村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异样，明明只过了一天，村里的氛围好像一下子就改变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夜一边走边想。

“夜一，我们也去和唐虹汇合吧，现在村子的气氛太诡异了，我发现现在村民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一样，都不正眼看咋俩，我们如果一直这样分散开，说不定也会遭遇什么意外。”

夜一点点头，突然他发现了在上坡的宅邸门口有一个人影，虽然在大雨中很难辨认出其身份，但是结合身高和穿着来看，应该是琉璃小姐。

“法水哥，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宅邸中确认一点事情。”说完，夜一朝着宅邸的方向跑去。

夜一跑到了宅邸门口，发现琉璃已不见踪影，夜一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发现琉璃正站在庭院之中。

夜一在脑子里思考该怎么向琉璃开口提起昨天的事情，慢慢的靠近她。但自己也没做好问什么的准备，依然在犹豫不定。

夜一很快走到了琉璃背后，琉璃也回过头来看着他，此时的琉璃憔悴的让人同情，本来就白的皮肤再此时显得更加惨白，嘴唇也失去了红润的颜色，仿佛被抽走了生命力，原本漂亮的脸蛋，此时却显得有点鬼气森然。

“琉璃……你……”

“夜一哥。”

比起夜一有气无力的声音，琉璃的声音非常坚定。

“你看这些花，像灯笼一样。”琉璃指着身旁五颜六色的花坛。

夜一寻着目光，走进了庭院，看着庭院里的花。

“啊……我也这么觉得，确实很漂亮，这，这是风信子吧。”

“对，信，好像就是风信子哦。”

说着，琉璃扔下了伞，朝着花坛走过去。

“琉璃！”夜一急忙抓住琉璃的手，将她拉进了伞下，夜一的手与琉璃的手在此刻接触了，紧贴的肌肤让夜一感到非常的害羞。

琉璃的脸上此时也重新红润起来，她盯着夜一。

“每次闻到信的香味，我都能平静下来。”琉璃将自己的另一只手伸了出来，手上正握着掉下来的风信子花朵。

“啊，那是因为风信子的香气能刺激人类神经，让人放松同时也能稳定情绪，减少抑郁的情绪，但不要多闻哦，闻多了会让人失眠的。”夜一不敢直视琉璃的眼睛。

“原来是这样……，你对花也很了解呢”琉璃将手中的花放在了夜一的手上，此时两人手抓着手四目相对。

风夹杂着雨星，从宅邸的上方滴落在庭院之中。琉璃炙热的目光停留在夜一的眼上。

琉璃边说边向着夜一靠近，夜一的眼神开始不停的飘忽，但是他也不知道该看哪里，但是自己此时也不能闭上眼，夜一看向琉璃的身后，雨水浸透过的花朵在此时也散发出了阵阵清香。

虽然风信子能让人觉得身心放松，但是此时此刻，在琉璃纯粹而炙热的眼睛注视下的夜一却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个……我……我曾经学过这方面的课……。”

没等夜一说完，琉璃低下了头，双手紧紧握住了夜一的手。

夜一急忙的看向琉璃，发现她正抓着自己的手，并且将头低了下去，开始啜泣起来。

在一片花海之中，夜一看着眼前死死抓住自己手啜泣的少女。

夜一感觉头脑发热，自己也开始摇摇晃晃，有点站不稳。

虽然身后的雨一直不停的下着，但雨落下的声音仿佛已经消失在此时的庭院之中，留下的只有两人彼此的心跳声。

琉璃依然还在不停地啜泣着，眼泪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夜一只感觉到炙热的泪水正慢慢地滴在手上。

片刻的沉默后。

琉璃用微小但是仿佛使出全部力气的声音说：

“请……请你救救我们吧。”

当天夜晚，乌云密布，震天的雷声将天空撕开了一道道裂痕，大雨从中如瀑布一样袭来。

在狂风暴雨之中南村角落的一间破败的木屋摇摇欲坠，房间里充满了潮湿木头的的气味。雾羽正在给唐虹讲述着发生在白家宅邸的杀人事件，并且将夜一告诉他们的消息和自己发现的一切都全盘托出。

在只有蜡烛发出星星之火的房间之中，只有雾羽在滔滔不绝地叙述，而唐虹只是坐在那里静静的点着头。

随着雾羽讲完她知道的所有信息，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死寂。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感想？”

雾羽咽了一口唾沫，漆黑的眼睛盯着眼前的唐虹。

“哼，故事倒是讲的不错么，有声有色的，就是内容有一些浮夸。”

唐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随后他走到了自己的床铺边坐了下来。

其实唐虹的床铺就是在地板上铺了一个毯子，这个房间也是一个荒废的旧房子。

“我这几天一直呆在这个地方，前几天还能勉强睡觉，自从昨天开始，天空突然一直下雨搞得我连觉都没法睡了，真是折磨啊，咱们还是找个时间赶快离开吧。”

唐虹好像对杀人事件并不关心似地说。

“我没给你开玩笑，修安真的死了，今天村子还给他下葬呢，你虽然在南村，但也至少听到了些许消息吧。”

“雾羽，我从刚起床就知道昨晚村子之中死了人，但是我只能听到很多矛盾又混乱的故事，直到刚才你才给我讲完那一切，我还是觉得这个杀人事件太荒唐，怎么可能有看法或者想法呢。”

“你仔细回想一下刚才我说的信息，我并没有编故事，那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雾羽说完后房间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死寂，只能听见雨滴落在房檐上的声音。

雾羽盯着眼前的唐虹，而他只是闭着眼睛靠在墙边。随后雾羽像是下定决心一样，深吸一口气，自言自语起来。

“我可能是决心不够。”

“决心？”

“所以，我现在决定了！”

“啊？决定什么？”

“我一定要破解这个案子，让这个村子重归于平静，就算是晚上出去调查，或者在走一遍后山的路，遇到危险的罪犯我也不会退缩。”

“这样好像不太好吧，想抓住罪犯不一定非要走后山的路的。”

雾羽听到唐虹的话，脸突然红了起来。

“啰嗦，别挑我的毛病。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决心而已，不像你，还坐在那里看戏。”

唐虹摸了摸自己的头。

“我也没有看戏啊，只是在回想你说的话，你刚才说的故事太乱了，而且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口，我甚至连他们的关系都搞不懂。”

“嗨，夜一还和我说你的记忆力很好呢，我来帮你记住北村的人吧，白家的人非常好记，矢木和秀玉为夫妻，琉璃和琉花则为姐妹，然后就是死者也就是琉花的丈夫修安。”

雾羽双手叉腰，露出得意的表情。

“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和雪姐姐和她的母亲惠子，就是这些人啦。”

“可是，白家的宅邸不是还有很多仆人吗？”

“啊，那些人我也没见过，还是等夜一来了和你说吧。”

唐虹在应了一声后又将头低下，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啊，真是复杂的事情，不过我会全力帮助你破解的。”

唐虹眼神坚定的看着雾羽，雾羽看着唐虹的眼睛感受到了一股说不出的感觉，随后她将头转了过去。

“你怎么，突然搞这么正式啊。”

“嗯？我只是看你刚才说的很坚决，自己也被传染了吧。”

雾羽突然回过头来，红着脸盯着唐虹。

“现在命令你把我那时说的话全部忘掉！”

唐虹看着激动的雾羽，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急忙转移话题。

“哈哈，我会忘掉的，还有就是你哥哥他们还有多久过来啊，再过一会就到深夜了。”

“唉，我也不知道他们顺利不顺利，再说现在这个天气，深夜和傍晚也没区别吧。”

唐虹看向窗外，天空中还覆盖着张牙舞爪的黑色云彩。

“对哦，那我们就等他们过来告诉我们其他信息吧。”

说完后两人又做坐了椅子上，唐虹闭上眼睛回想着雾羽说的一切，打不开的门，消失后又出现在几百米开外的尸体，这好像小说里的情节如今正发生在这个村子之中。

随后屋子里又变得安静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让人感觉有些许发困，唐虹看着一直打哈欠的雾羽，他觉得自己要和雾羽聊点什么，要不这样下去太尴尬了。

“那个……雾羽同学。”

“嗯？怎么了？你有新想法了？”

“啊，不是的，我想问问你的全名是什么，你不是来自日本么，你的姓应该是简化过的了吧。”

“嗯，我和我哥哥我姓都简化过了，我们原本姓是星园，我叫星园雾羽，我哥哥叫星园法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哥哥就来到了中国上学，并且在这里生活了下来。”雾羽盯着窗外的雨，回想着自己小时候的时光。

“哦，是这样啊，星园雾羽，真是有个诗意的名字，还有星园法水，让我想到了日本一个名侦探的名字。”

“哎？你也看过那本小说吗？”

“嗯，不过还好我们没有遇见那么诡异的建筑。”

“或许在你见过白家宅邸之后就不这么认为了。”

“这样啊，那我还真想过去看看，你再给我讲讲案发时候的情况吧。”

正当唐虹想进一步询问案情一方面的事情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雾羽，唐虹，快开门，我们来了。”

唐虹听到熟悉的声音，急忙冲向前去打开了房门。

自从在丛林失踪之后，夜一和法水与唐虹再也没碰过面，此时相见三人都激动不已，一见面夜一就拥抱了唐虹，仿佛在宣泄这几天内心的压力。

“喂，你在干什么啊？好恶心哦。”

唐虹则使劲地将死死抱住自己的夜一推开。

法水在看到这一幕后，也笑着将手放在了唐虹的肩膀上。

“你小子真是命大啊，失踪了，还走错了方向，竟然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楚幽南村。”

唐虹看看眼前的朋友，同学。这是他们来到楚幽村之后第一次汇合，唐虹也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向着他俩不断的点头。

“不过，唐虹，你小子怎么会让雾羽一个人走后山路的，你身为一个男生能放得下来么！”法水边说，握着唐虹肩膀的手也逐渐加深了力度。

唐虹顿时面露难色，身体也不断的向下蹲去。

“啊？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已经和雾羽道过歉了，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交流案情吧。”

唐虹向着法水解释着，随后他瞟了一眼门外，发现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女子。

“这位是？”唐虹看向门外的少女。

“哦，这位是白家的二小姐，也是楚幽的三十代巫女——琉璃。”夜一急忙将琉璃请了进来，并且给唐虹介绍着。

“琉璃小姐听说我们要集中探讨案情，就拜托我俩将她也带来了。”法水在一旁解释道。

“哦，是这样啊，琉璃小姐，初次见面多有失利，我需要行礼吗？”

“啊，不用不用，你把我当成普通人对待就好了。”琉璃急忙挥手解释道。

“哈哈，琉璃小姐还是那么可爱。”雾羽走向前来，给了琉璃一个拥抱，自从案件发生后，这也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雾羽本来想恭喜琉璃仪式成功，但是如今发生这么恐怖的案件，雾羽此时更想以姐姐的身份给琉璃一个安慰的拥抱。

“好的，琉璃小姐，既然你让我把你当成普通人对待，那么我接下来询问你的问题，都请你如实回答哦。”唐虹笑着对琉璃说道。

琉璃看着眼前的男人点了点头，虽然他的语气很平和，但是却蕴含着不可否认的强大力量。

“行了唐虹，你就别吓琉璃小姐了，我先给你讲讲今天的招魂仪式吧，把我和法水哥都吓坏了。”

昏暗的蜡光下，屋外的暴雨汇成瀑布，仍然朝着大地在不停的倾泻着，房间内的五个人则围着坐成一圈。夜一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述今天发生的招魂仪式。

随着夜一讲解完毕，雾羽也露出了惊愕的神情，身体也不自觉的向着自己哥哥的身边靠去。

“话说，琉璃，你曾经看过招魂仪式吗？”夜一朝着琉璃问道。

琉璃摇了摇头：“我只听说过这个仪式，但从来没去看过，因为这不是巫女的工作，所以我的父亲并不让我靠近此类仪式。”

“其实这也是巫降之礼的范围，原理和降神基本相同。”唐虹拖着自己的下巴解释道。

大家的目光一齐向唐虹看去，唐虹索性站了起来。

“因为人死后化为鬼魂，不能够直接升天。所以要为他们安排新的归宿，这就是墓穴，为了防止鬼魂随意飘散，就要使用招魂的方法让其回归到自己的尸骨之上，这种仪式被称为招魂仪式。”

随后唐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

“通常巫师手持死者衣物登上房顶，面向北方，每长喊一声后，即高喊死者之名，最后附上一声“复”，接连三次，即为成功。”

“我一直觉得这很荒谬，但听你这么一解释，反而觉得有道理了起来。”法水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

唐虹随后清了清嗓子，又开始解释道。

“对于古人来说 这个世界是混乱无序的 他们只能通过质朴的方式来感受万物的变化，当他们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时，便形成了禁忌。比如春天是瘟疫和疾病流传的季节，所以他们在这时候被楔防疫，而他们通常认为人死后，精灵不灭为鬼魂，所以要找回他们的魂也很好理解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仪式呢。”夜一也连连点头。

“虽然我们城市现在发展的很好，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仪式也渐渐消失在我们视野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厚重的心态，沉郁的习俗，依然在许多偏远的村庄中存在，而也正是这些习俗，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土地曾经激扬的历史乐章。”

“哇，听你这么说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勇气啊，刚才听夜一同学讲，我还感觉非常恐怖呢。”雾羽此时也放松了下来。

“俗话说得好，子不语，怪力乱神，每个人在特定的时候都会有毛骨悚然的念头，但是以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就不会感到恐怖啦，这些对你来说恐怖的事情，对琉璃来说就和咱们过年吃饺子一样平常，对吧琉璃。”唐虹笑着看向雾羽，随后又转身看向窗外。

“嗯……唐虹哥说的确实是事实，我的父亲曾经也这么跟我解释过，为了让鬼魂回到死者的身体，必须要进行招魂仪式。”

“那这么说，确实有鬼魂咯，不然为什么要招魂呢？”夜一咽了口唾沫。

“可以这么理解吧，怎么了，你怕鬼啊，鬼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啊？怎么可能呢，鬼还有好坏之分啊？”

“对啊，善死者为善鬼，横死者为恶鬼，举个别的例子，像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鬼就是好鬼。”

“浮士德？”琉璃疑惑的看向唐虹。

“那是一本伟大的作品，里面的浮士德，相传他能号召鬼为自己所用，只有他能见到，大家便都怕他。他就以此去骗取钱财。”

“那为什么，浮士德中的鬼还是好鬼啊？”夜一说。

“因为魔鬼就是歌德自己”

“为什么歌德自己就是好的鬼呢？”

“我知道！”沉默了很长时间的法水突然发声。

“什么？你知道？我看过那本书都不知道，你没看过那本书，怎么会知道”雾羽惊讶的看向自己的哥哥。

“我知道，我知道”法水笑道。“虽然我没看过浮士德，但是结合作者的背景，

我也能大致推断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盯着法水。

法水微微一笑，单手指天。“因为歌德是德国伟大的诗人”

“你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吗？既然歌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那么歌德当然是好人，那他化身的魔鬼也是好人。”法水自信的说。

“哇，原来是这样啊，真不愧是法水哥啊，你真聪明”琉璃看着法水，吃惊的说。

“嘿嘿。”法水闭上了眼睛，摸了摸鼻子。

雾羽听到自己的哥哥说出这样的解释，尴尬的捂住了脸，无颜面对天真的琉璃。

“哈哈，这就是你的解释嘛？好厉害哦，琉璃小姐，你还是忘了刚才那段解释吧。”夜一大声嘲笑着法水。

“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还是我来解释吧，法水哥的话只对了一半。因为那只魔鬼只是歌德的一部分，因为歌德的性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强的，另一方面却是脆弱的，一方面是光明磊落的，另一方面却是黑暗消极的，一方面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则是消极的。《浮士德》中的魔鬼则是他反方面的性格表现。”

其他人顿时恍然大悟，他们看着唐虹连连点头。

正当屋内的气氛活跃起来的时候，外面的闪电突然开始不停的闪烁，随后唐虹以沉重的声调说。

“这也证明了每个人心中都藏有鬼魂的种子，在他们发芽的时候，身上就会出现鬼魂。”

“真的假的……唐虹这大半夜的你别说这么奇怪的话好不好。”夜一也将身体靠向了法水的方向。

“虽然说鬼之有无，无从证实，但是生死的神秘，始终是最易引起人类兴趣的问题。”

刹那间，外面突然变的狂风大作，豆大雨滴不停的砸在房顶上，好像要将房间里的人淹没。此时外面突然又是一个霹雳，震耳欲聋，雨点连成了一条线，不断的向着房间袭来。

伴随着无数条闪电，唐虹的头低了下来，看着琉璃。

“不过，琉璃小姐的话应该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吧。”

大家对唐虹的话摸不着头脑，只是默默地看着前方的两人。

“琉璃小姐，其实你的眼睛能看见鬼吧。”

&

夜一看着眼前的唐虹，此时的他正死死盯着琉璃，闪电将他的脸不停的照亮，让他的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杀气。

唐虹这家伙总是如此，不管何时，仿佛都会以看透一切似的说出奇怪的话。

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身为他发小的夜一也不知道，每次看向唐虹的脸，夜一总是感觉自己在看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一般。但是每当他露出那副了然于胸的姿态，夜一知道他又要出来说出真相了。

虽然自己很想战胜他，但是每当这个时候自己总会将大部分的希望寄托给他。但是这次他说的话让夜一感到了无比的愤怒，他认为这样的话让琉璃受到了冒犯。

“我说的没错吧，琉璃小姐，你的眼睛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吧。”

“你在说什么，你刚才自己口口声声说要科学的看待事件，现在自己又跑出来 说琉璃能看到鬼，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夜一站了起来，大声的反驳。

“我表达的就是字面意思啊，难得能看到鬼就不科学了吗？”唐虹无奈的说。

“哪有你这样的人。”

“用不着那么生气吧，我只是在帮助你们破案而已，况且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一种病，叫做邦纳症候群。”

“可是……”

“你们不用吵了。”琉璃也站了起来，但此时的她还低着头。

“琉璃……”雾羽看着琉璃，想为她辩解一下，但看到唐虹的表情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家都不用再吵了。”琉璃抬起来，看着唐虹：“唐虹哥说的没错，我确实能看见鬼，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病，这是我天生就有的一种能力。”

此话一出，原本安静的房间内顿时炸开了锅。

“啊？琉璃小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法水一拍大腿蹦了起来，吃惊的看着琉璃。

夜一和雾羽也目瞪口呆的看着琉璃，琉璃则是郑重的点了点头。

唐虹也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然后又坐到了地上。

“果然是这样啊，琉璃小姐，你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比如说，你看见鬼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琉璃闭上眼睛回想着自己的一切。

“这个能力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了，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玩耍的时候看到了村民身后的黑色物体，我当时害怕极了，眼睛也不停地流血。”

夜一突然想起了在祈雨仪式结束后琉璃眼睛流下的血，还有在琉花姐的门前琉璃曾因为眼睛流血一度昏倒。

“后来和父亲谈起此事的时候，他安慰我说这是巫女天生的能力，并且再也不让我离开宅邸了。”

夜一感到有些头晕，自从来到这个村庄发生了太多怪事，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常理。

“这就是你父亲不让你参加招魂仪式的原因吧。”唐虹进一步追问道。

“嗯……”琉璃默默地点了点头

“等一下，琉璃的意思是她确实能看见鬼？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琉璃这个特质的？”法水不解的问向唐虹。

“难道你仅仅是因为听到我说琉璃眼睛流血么，你就凭这点就能推断出琉璃的眼睛能看见鬼吗？”夜一急忙的追问着唐虹。

随后他转头看向琉璃的眼睛，她的眼睛清澈的像湖水一样，夜一根本无法想象

更无法相信琉璃的眼睛会看到鬼。

“我注意的不仅仅是那个，在琉璃眼睛流血的时候都是非常特殊的时期，第一次是仪式成功，大量的人员聚集在一起，第二次则是案发现场的房间之前，你们难道没发现这里的共同点吗？”唐虹说完转头看向大家，其他的人则还是傻傻的盯着唐虹。

“什么意思？完全不懂。”

唐虹突然以瞧不起人的眼光看向夜一。

“听好，夜一，琉璃的眼睛流血的时候，她所处的环境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聚集了大量的情感，不管是仪式成功后村民聚集在一起，还是案发现场，这些地方都在当时聚集了大量的情感。”

“大量的情感，那又如何？”

“你不是曾说消极的情绪会传染给别人么，那么如果一个地方留下了大量的消极情绪，那么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你这么说，村民们当时的心情并不是开心咯”

“那不是非常明显么，琉璃的眼睛在看到村民的时候流下了血，已经可以证明当时的村民到底在想什么，我猜八成是，如果这次仪式没成功要怎样怎样惩罚巫女之类的吧，即使是仪式成功了，这种情感依然无法消散。”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这样很无礼啊！”夜一激动的站起来，走到唐虹的面前。

“夜一你好像看起来很激动啊，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我们来问问琉璃小姐吧，难道她的眼睛有什么隐疾吗？”

“这句话也太过分了吧，这么失礼的话你怎么说的出口！”夜一抓住了唐虹的衣领。

唐虹则一声不吭的看着夜一，冰冷的眼神好像会把人刺穿。

“唐虹哥说的没错。”琉璃靠在了墙上，默默的开口。

“我会在特定时候看到人身上散发出的恶意，然后就会有鬼聚集在他们身边，如果恶意太过强烈，我的眼睛就会流血。”

唐虹嗯的一声，一把推开夜一，开口继续说。

“谢谢你承认你身体的特质，很抱歉刚才让你回想起不好的回忆。”

“喂，唐虹，你难道早就知道琉璃身体的特质了吗？你刚才好像一直在引导大家。”法水将情绪激动的夜一扶到椅子上，回头问。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是非常确定，因为这起案件的矛盾点太多了，所以我想先问问琉璃当时到底在房间门口看到了什么。”

琉璃深深吸一口气。

“起初，我只是感觉到了非常强大的恶意，所以本能感觉到不对劲，就加快步伐赶到了房间门口，但是等我到了房间门口之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恶意，那种程度绝对不是一个人就能散发出来的。”

“你是说当时房间里有不止一个人吗？”平静的唐虹在此时也激动起来。

“其实我也无法感觉到里面有几个人，但是房间里的散发的恶意是非常强烈的。”

“这样啊，那案件还是很难突破啊。”唐虹重新坐在了地上。

“等一下，琉璃小姐，你刚才说房间里传来的恶意非常强烈，那你曾经有没有在一个人身上感受过此等恶意呢？”雾羽举起手问。

“说实话，我从来没感受过这样的恶意，但是如果之前有人在房间之中杀人的话，鬼也会留在房间里，直到死者的魂被召回才会消散。”

“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很可能是死者和凶手共同散发的恶意，也就是‘鬼’和鬼魂，是吧？”法水摸着自己的头，正在努力理解琉璃的话。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说完后，琉璃站了起来，对着屋内的人深深的鞠了一躬后说。

“如果怀有如此恶意的人在白家的话，我们家族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请大家帮助我们破解此案，抓住凶手吧。”

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家盯着此时的琉璃，她和之前变的不一樣了，如今的她身体里仿佛有着强大的力量，她的眼神也变的不再单纯，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们会帮助你的，巫女大人，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推理这个案件吧。”唐虹表情爽朗地说。

&

蜡烛散发出的光亮在渐渐变弱，但是窗外的大雨却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巨大的虚脱感正笼罩在木屋之中。

唐虹站在窗边，表情一动不动的凝视着在场的所有人。

“我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凶手是如何将尸体从房间内在短时间内移到后山的，在不到五分里想要将尸体移到几百米开外，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虹拿起身边的杯子，喝了一口里面的水。

“况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如今琉花姐失踪了。当然，她也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但是我认为琉花姐根本没有时间作案！”

“你说什么？”大家异口同声的说道，琉璃此时也露出了期待的眼神。

“没错，我认为琉花姐根本没有时间作案，因为如果真的像若林医生所说，修安死亡的时间很可能是祭祀仪式的时候，在当时，你们也没有人看到修安吧？”

夜一快速的回想着祭祀仪式的场景，自己确实没有看到修安的身影。

“但是，当时现场那么多人，你怎么能确定修安不是在人群之中呢，或者说他就在宅邸之中没出来。”

“夜一，很遗憾你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听南村的人说，祭祀仪式是村里最大的活动，除了巫女所有人都要到湖边集合，即使是村长也不例外。”

唐虹丝毫不留情面的反驳着夜一。

“唐虹哥说的没错，当时宅邸之中只有我和姐姐，但是我们俩也无法见面，我只能在姐姐的琴声开始后登上神道，在这之前我在房间里什么人也没见到。”琉璃也附和着。

唐虹又扬起了眉毛，微笑着看夜一。

“所以说，修安的死亡时间非常容易确定了，他一定死在仪式进行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没有离开宅邸，这个举动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他也可以在人群之中没有发现啊”

唐虹冷笑一声。

“别说蠢话了。”

“很蠢吗？”

“没错，如果他是在人群中没有被你们发现，那么他是如何死在自己房间里的？难不成凶手能当着全村人的面将他抬进自己的房间之中吗？”

“唐虹同学分析的没错，因为我当时发现尸体的时候，我清楚的记着修安的身上穿着是祭祀时的衣服，这也证明了他准备离开宅邸，但是修安可能当时确实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离开宅邸。”雾羽镇静的解释着。

“或许，或许唐虹分析的全部都是正确的，可是你排除了琉花的嫌疑，那么她为什么失踪了呢？”夜一不肯罢休地追问。

房间陷入了沉默，只能清楚的听见外面雷雨交加的声音。

唐虹以他低沉的嗓音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

“琉花的失踪确实是这起案件关键性的疑点，如今我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她知道修安死的内幕，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出来面对大家，可能此次谋杀事关白家的命运，所以她没办法出来指控。”

夜一突然想到案发当晚矢木将自己叫进房间的情景，当时的他看起来非常的郁闷和愤怒，难道他也知道案件的内幕吗？

唐虹将手插在胸前接着说：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琉花也已经死了！”

虽然大家都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唐虹说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面露难色，似乎十分不愿相信这种可能性，特别是琉璃，听到唐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表现的非常痛苦。

法水此时抬起头来，看着大家。

“我们先不管琉花的去向，既然她不是凶手，那么谁最有可能是凶手呢？”

“这样的话，凶手是可能性就要放在宅邸内部人员了。”

雾羽以平静的语气说。

唐虹点了点头。

“杀人凶手我们现在非常难确定，但是尸体是怎么移动的，我认为很值得讨论，当时现场只有琉璃小姐一个人，虽然当时的门关着，但是我想请问你，琉璃小姐，你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吗？还是说，你才是移动尸体的人……”

琉璃听到唐虹质问自己，不禁呆在了原地。

“唐虹你在说什么啊，当时琉璃已经因为失血晕倒了。”夜一一脸认真。

“晕倒了就不能被唤醒吗？”

“好，就算她当时醒了，那她一个小女孩，怎么能打开房门呢？况且琉璃根本不可能抬起那么重的尸体，更别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尸体运到几百米开外啊。”

唐虹闭上眼睛，微笑着说：

“夜一，我只是在讨论案件的可能性，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而且推理之中不能夹杂个人的偏见。”

夜一红着脸低下了头，仿佛心事被拆穿一样。自己今晚确实一直在偏袒琉璃小姐，虽然这样不对，但是他非常相信琉璃绝对不是凶手。

唐虹看到此时的夜一，愉快的说：

“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现场，如果不是琉璃小姐的话，那么就是你移动了尸体咯。”

“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

“请你们两人别再吵了，我当时确实晕倒了，对现场事情一无所知，如果我能坚持住的话，案件也不会有这么多疑点了。”琉璃低着头，自责的说。

“这并不能怪你，琉璃小姐，毕竟遭受了那么大的恶意，你这么瘦弱身体肯定无法承受。”雾羽急忙过去安慰琉璃，同时用充满杀气的眼睛看向唐虹。

唐虹急忙闪避着雾羽的眼神，坐到了地上。

“呃，就如今掌握的线索还无法破解这么多的谜题，我们明天去村里多多调查调查吧，今晚就这样吧。”

“我赞成，天色已经很晚了，再加上还有杀人犯在这个村庄之中，我们还是赶快回家吧。”法水长舒一口气。

随后北村的四人拿上带来的伞，准备出门朝着北村出发。

此时唐虹突然叫住了夜一，并把他拉到了房间的角落。

“夜一，你怎么能确定你在房间里看到的尸体是修安呢？你不是没看到脸部吗？”

“你这么还问这个问题啊，那个尸体当时没穿衣服啊，而且他是短发，虽然我没看到脸部，但是我还是长眼睛的，男性的特征我肯定还是知道的吧。”夜一窘迫的低声说道。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一直回避这个问题，谢谢你啦，回去的路上好好保护琉璃小姐。”

“你就别拿我寻乐了，你一个人在南村也要小心啊。”

在和唐虹道别后，四人在雨夜踏上了回北村的路。

四人走后原本热闹的房间突然安静下来，外面的雨噼噼啪啪的砸在残破不堪的窗户上，唐虹独自一人待在屋子之中，他看着窗外的大雨，仔细回想着刚才大家交流的一切。

正当他准备将蜡烛熄灭之时，唐虹猛的想到了一个问题。

“火神教里的黑影.....。”

琉璃和自己在后山树林中遇到的张涛，张波等人都提到过这次祭祀的重要性，但是那个人却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中，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得不回到家中吗？

唐虹敏锐的感到这里有着破案的关键性因素。

如果有人违反祭祀仪式的传统，那么火神教的镜山则是最有嫌疑的人，身为敌对势力，看到仪式成功，势必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影响。

“虽不中，不远矣。”

唐虹心里觉得自己的推断应该八九不离十，他看向窗外的大雨暗自下定决心，随后他一把抄起门口的油脂伞，打开屋门朝着火神教走去。片刻之后，唐虹走在了被大雨肆虐之中的村子里，但是他丝毫不在乎漫天的大雨，思绪又飘回到了白家宅邸里惨死的案件。

虽然自己答应了雾羽和琉璃会破解此案，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可以看出

案件还有着巨大的谜团，如果今晚能和镜田当面对质，或许能掌握破解案件的关键信息。

唐虹带着乐观的心态继续朝着火神教的方向走去，虽然自己想很小心地潜入进去，但是门口的一个守卫都没有。

难道是因为此时已是夜晚，门口的守卫已经回房休息。唐虹来不及多想，直接潜入了火神教之中，因为村庄平时很安全，守卫才这么早就回去休息吧，唐虹心里盘算着。

走在火神教悠长而黑暗的走廊之中，唐虹也没有见到任何的守卫，所以很快他走到了镜山的卧室门口，经过这几天在火神教里的勘查，唐虹已经对里面的构造了然于胸。

站在印着古怪图案的门前，唐虹的心里七上八下，一方面他不理解为什么火神教今晚一人没有，另一方面为了破案他又不得不去询问镜山。

唐虹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面前的门。

“咚，咚，咚。”

奇怪的是房门竟然开了，虽然里面传出了微弱的光，但是回应唐虹的则是漫长的寂静，唐虹本能的感觉到不安，他慢慢的推开了眼前的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并没有人，只有一根在风中奄奄一息的蜡烛正在散发微弱的光亮，唐虹向着蜡烛走了过去。

突然蜡烛被风吹灭了，房间陷入了一片黑暗，唐虹在黑夜之中发现桌子下面有一个物品在反光，他默默的伸手去捡。

与此同时房间外也响起了大量的脚步声。

21

“我竟然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能力。”

在山坡下夜一与法水和雾羽道别后，跟着琉璃一起向着白家宅邸走去。

“抱歉，我不该向你们隐瞒的，但是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巫女的能力是不能

和外人说的。”

“啊，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啦，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谢谢你。”

“谢？谢我干什么啊？”

“谢谢你答应帮我破解案件，而且还我姐姐一个清白。”琉璃呆呆的站在原地。

“不用谢我啦，那都是唐虹推理出来的，再说了，你曾经救过我的命，我帮助你应该是应该的，就当我是报恩吧，报恩。”

琉璃听到夜一支支吾吾说出的话后，露出了微笑。

“哈哈，夜一哥，你说话好有意思啊。”

看到琉璃的微笑，夜一的整个心也放心下来。

“你也别怪唐虹说话直，他平时不怎么和别人来往，所以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他没有恶意还有他肯定会全力破案的。”

“我并没有怪他，唐虹哥看起来是一个很聪明可靠的人，就是他帮助我洗刷了姐姐的嫌疑，我怎么会怪他呢”琉璃急忙的招招手。

“那就好，那就好。”

“话说，夜一哥，谢谢你今晚一直帮我说话，你平时肯定经常和别人来往吧，你肯定有很多朋友。”

这个问题让夜一感到非常尴尬，自己平时也没什么朋友，确实没有什么资格评论唐虹的说话方式。

“啊？我还行吧，天色不早了，咱们赶快回家吧。”

正当夜一和琉璃有说有笑的回家之时，天空突然打了一声雷，雷声刚过雨又变的大了起来。

一阵风吹来，树枝乱摇，叶子嗖嗖地响。夜一想到今晚唐虹谈到的鬼魂，突然感到这条路有一丝阴森。

“那个，琉璃，你平时也能看到道路上的鬼吗？”

“平时？不行，我只能看到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鬼，怎么了？”

“这样啊，没事，我就是感觉这条路有点恐怖，想问问你有没有鬼。”

“哈哈，夜一哥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啊。”

“不是，不是，我就是听到树叶发出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一样。”夜一急忙摇手摇头否定。

“因为夜晚是属于它们的啊。”

“夜晚？属于？”

琉璃微笑的看向夜一，伸手指着前方的土地。

“没错，如果说白天属于人和动物，那么夜色降临时，万物苏醒，黑夜则属于大地，属于生灵，所以大家晚上才都不出门。”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你们竟然和自然相处的这么协调。”夜一回想起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环境也破坏的愈发严重。

“难道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吗？”

“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吧，相比之下你们才是真的和大自然作朋友。”

“是吗？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

夜一看着身边的花草树木，闭上眼睛细细品味着琉璃所说的灵，然后他抬起头看向天空中降下的雨。

“就是这样才能感动神吧……”夜一自言自语的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真不愧是琉璃小姐啊，雨还真是大呢。”

“嘿嘿。”得到夜一的表扬，琉璃开心的笑了起来。

夜一看着身旁单纯又开朗的少女，也微笑了起来，内心的恐惧也全部消散。

在两人简单的交谈过后，他们走到了宅邸的门口。夜一忐忑的推开了宅邸的门，如果被宅邸里的男守卫发现自己又这么晚回来，而且还带琉璃出去，肯定又要被骂。

琉璃此时的心情也非常害怕，如果自己被父亲发现夜晚才回家的话，很可能再也无法出门了。

琉璃拉着夜一的衣服，两人悄悄摸摸的进入了大门。所幸的是，宅邸此时并没有人影，夜一带着琉璃飞快地走进大厅，并且回头和琉璃道别。

在道别的时候，两人的手不小心又碰在了一起，看着跑上楼的琉璃，夜一只感受到琉璃的手非常暖和。

躺在床上的夜一盯着自己的手，回想起今晚的一幕幕，在庭院之中的琉璃流着眼泪求自己帮助她，在唐虹房间里的琉璃也请求着大家帮助她，以及在回家路上露出微笑的琉璃。

随后他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再一次下定决心要抓到凶手。

半夜，天空中的雨仍没有要停下来的趋势。

夜一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门口有人在呼喊，夜一艰难的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自己听到的声音没错，大厅之中确实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不断的喊叫。夜一趴在门上仔细听着，发现那个女人满嘴脏话，在不断的辱骂着什么。

随后他好奇的打开房门，看见了琉璃的母亲——秀玉，正在大厅之中。

她的双手不停的在空中比划，手也一直地指向前方，出了夸张的肢体动作，她口中的脏话也没听过，她指着前方一直大声的骂着。

夜一随着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前面只有一面墙，其他什么都没有，夜一本能的认为自己在做梦，想回房继续睡觉，但是随后楼上下来了大量的仆人和守卫，随后村长矢木也从楼上飞快的跑了下来，琉璃也跟在了他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的夜一赶快掐了掐自己的脸，发现自己并不是在做梦，随后他躲在墙后看着大厅里的一切。

仆人和守卫们将秀玉按在了凳子上，琉璃飞快的跑向前去，推开了动作暴力的守卫，抱着自己的母亲，而秀玉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把推开琉璃，依然愤怒的指着前面的空气，嘴里的脏话也丝毫没有减少。

矢木看到这一幕快步走来，将手里的花包放到了秀玉的面前，而秀玉一把将花包扇飞，从人群之中挣脱开来。

矢木看着地上的花包，又看向此时已经疯狂的秀玉，回过头去坚定地说。

“明天为她举行驱魔仪式！”

23

雾羽和法水愣在了原地。

“你说什么？不管怎样，这也……”

两人以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眼前气喘吁吁的夜一。

一大早夜一就敲响了法水房间的大门，夜一告诉他们自己的昨晚的所见所闻。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要给秀玉举行驱魔仪式，而且我今天早上去找唐虹，他也失踪了，听说是被火神教的人抓起来了。”

“等一下，我们不是昨天才理清案件的关键点么，为什么只过了一晚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村长家就算了，为什么连唐虹也……。”

雾羽低着头咬着自己的手指。

“我现在也不清楚唐虹什么情况，但是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得赶快救他啊”。

夜一心里涌起非常糟糕的预感，在案件分析刚有眉目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么多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唐虹可能有生命危险。

“那怎么办呀，我们现在就去救唐虹吗？”雾羽焦急的说。

“我也不知道，况且，火神教我也没去过，而且……”

“行了！”法水突然一拳砸在墙上，大声的喊道。“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分头行动了，我和夜一没去过火神教，现在盲目的去救唐虹也是死路一条。”

随后他转头看向雾羽。

“雾羽，现在只有你去过火神教，只有你能去救他了，我和夜一去驱魔仪式，一方面调查这是不是宗教活动，另一方面看看对于案情有什么影响。”

雾羽看着哥哥坚定的眼神，深吸一口气

“只能这样了，我大致知道火神教会把人关在哪里，我现在去找唐虹，我们到时候来这里碰面吧。”

“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行动吧，驱魔仪式也要开始了，南村的巫师们也要过来，此时的火神教应该没什么人。”夜一也调整呼吸，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

“说得对，我们赶快出发吧，雾羽你一定要小心啊，千万别勉强自己。”

清晨的楚幽村依然笼罩在阴暗之中，天空的的大雨与狂风形成巨浪，向着火神教不断的袭来。

火神教内，唐虹正被捆住双手，坐在一个看似向储物屋的房间之中。

昨天晚上，自己来到镜山的房间找他，推开门后并没有发现房间里有人，自己还被火神教的守卫发现，如今被他们扔到了这个地方。

虽然这个破旧的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门口却有两名守卫在看着自己，想从这里出去是觉得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到了白家宅邸的案件，当时夜一看到的尸体也是在房间之中，但为什么在区区几分钟后就消失了呢？

难道那个人不是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吗？那为什么夜一说他看到的是一具尸体呢？

唐虹陷入了沉思，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衣服里的物品还在，那是自己在镜山桌子底下发现的一把钥匙，自己在被抓之前将它藏进了衣服之中，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它是开什么门的，或许只是镜山自己房门的钥匙，唐虹想到这里不禁开始低头叹气。

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和门口的守卫聊了几句之后，推开门走了进来，开始对着唐虹上下左右的打量。

唐虹抬头看去，来的人正是此前在树林里救助他的张涛。

“准备绑在什么时候，还不快打开！”

“是，涛哥。”

两名守卫急忙向前解开了唐虹手上的绳子，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张涛和唐虹。

张涛笑着走到唐虹面前，给他递了一杯水。

唐虹看着他，也露出了放松的微笑。

“谢谢你啊，涛哥……又帮了我一次。”唐虹接过那杯水一饮而尽。

“嗨，你和我客气啥，要我说就是那帮人不懂事，对你这么粗暴，我知道你是外面城里来的，身体嫩，受不了这皮肉之苦，这不我来帮你解脱。”

随后张涛盘起腿来，坐到了地上，继续笑眯眯的说：

“你还是赶快招了吧，免得再被绑在这里，和涛哥说说，你把我们镜山教主藏哪了？”

“那个，我……”唐虹面露难色，他也不知道此人在说什么，更不知道教主在哪。

张涛看见唐虹露出难堪的表情。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就是怕我们惩罚你么，我保证，你告诉我们教主在哪，我们立马把你放走，你就说吧。”

“对不起涛哥，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主在哪，我也是来找他的。”

张涛听见唐虹还不肯说出真相，脸色直接拉了下来。

“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非要我们对你动刑才肯招是吧，你给我等着。”说完，张涛粗暴的将绳子又绑在了唐虹手上。

“等一下，涛哥你放了我，我肯定能帮你找到教主，你听我说，你们教主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别叫我涛哥，你这种外来人最坏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

随着张涛重重的关上房门，唐虹无奈的趴在地上。

镜山作为破案最重要的一环，唐虹本来想从他这里突破，但如今连他也失踪了，这起案件破解的概率也越来越小，唐虹看着天花板，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雾羽潜伏在火神教门口，虽然南村有一些巫师去了驱魔仪式，但是火神教还是有着非常多的守卫。

正当雾羽急的焦头烂额之际，她看到了一个村民怒气冲天的从里面走了出来。

雾羽看着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村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拯救唐虹的机会，随后她假装路人走了出去。

“涛哥，怎么样，那小子招了没？”

“招个屁，什么都没我说，一会给我用大刑伺候。”

“是涛哥，你就看着吧，我们一会肯定让他把教主的位置如数招来，哎，涛哥你快看那里，有个外乡人，我听说这伙人都是一起的，那个人估计是唐虹那小子的同谋。”

守卫指向远方穿着运动服的女子。

“喂，你等一下，我有事要问你。”

张涛人未到声先到，远处的雾羽听到张涛叫他的一瞬间又害怕又激动，但是为了把唐虹救出来，她不断的挑战呼吸，准备开始自己的计谋。

“你们外乡人挺有意思的，穿的净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你过来，我问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主在哪里。”

“啊？这话从何说起，我连你们教主都没见过啊”雾羽急忙出口否认。

“是吗？我听说你们外乡人都是一起来的啊。”

未等雾羽开口，张涛身后的守卫率先嚷嚷起来。

“你也别撒谎了，怎么，你难道连唐虹也不认识吗？快把我们教主交出来，否则唐虹今天就别想四肢健全的从火神教走出来。”

“哎，我虽然认识唐虹，但我们也只是见过面而已，不然为什么他住在南村，而我住在北村啊。”

听到雾羽的回答，张涛身后的守卫摸了摸头，跑到张涛的耳边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涛哥，她好像说的有道理哦，看来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废话，还用你说，动动脑子就知道，这种绑架事件肯定是一个人干的，如果一起作案，那唐虹的同伙还会傻到跑上门来么。”

看到前面的两人相信了自己的话，雾羽在心里一直盘算着下一步行动，突然她以奇怪的口气说：

“其实我最近来南村也发现了唐虹一些奇怪的举动。”

“什么？你发现他干什么了，快说！”张涛急忙凑上前来。

“啊，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发现唐虹一直往后山那里跑，还有好几次发现他从后山上下来。”

张涛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露出强烈的反应和表情。

“原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去后山找过教主，来叫上弟兄们，和我一起去后山。”

随后张涛看向雾羽，又回头看了看火神教，他眼睛转了转。

“还有你，外乡人，和我一起去后山，找不到教主的话，就把你也抓起来。”

“啊？好的好的。”雾羽连忙点头答应着，虽然张涛的应对非常的周到，但是自己也做好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准备。

在通往的后山的路上，骤雨在不断的抽打着后山的地面，后山的树林中也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声音，就像有人在其中求救一样。

火神教的众人在张涛的带领下一起登上后山，开始在树林之中大肆搜索，雾羽则跟在后面默默的等待时机。

雾羽想起来自己曾经和唐虹从火神教的后方来到过后山，这次张涛却没有选择从火神教之中穿越，一方面可能是不想让自己找到唐虹被关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他不知道火神教之中有密道存在。

身为火神教普通的教员，即使看起来他的地位比其他人要高一些，但是他也有很大概率不知道火神教通往后山暗道。因为火神教的后面是教主的卧室，他们身为教员没去过的可能性极大。

雾羽此时的心情五味杂陈，她只能快速离开火神教的大部队，从暗道冲进火神教救唐虹，但是如果她也被火神教的人抓住的话，自己也要被关起来。

到那时候别说破解白家的谜案了，连能不能离开村子也成未知数了。

“如今身边没有人让自己依靠了。”

雾羽不断的深呼吸，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清醒的意识到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为了救自己的同学，也为了破解杀人案。

“大家和我走，说不定教主在那个树林之中！”张涛在不断的向着身后的大量教员吆喝。

雾羽敏锐的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她趁身边的守卫不注意，赶快跑离了大部队，朝着火神教后面的暗道飞奔而去。

雾羽为了跑的快一点，将自己伞扔到了后山上，自己则不敢回头的一直跑。

在没用丝毫阳光的清晨。

在大雨滂沱的树林之中。

雾羽不停的奔跑着。

“去救唐虹，去破解案件。”

雾羽心里不断的重复着。

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她终于来到了火神教后面的暗道，她回头确认没有人跟上来，急忙走进了暗道之中。

刚进入火神教，雾羽便体力不支跪倒在了地上，头上的雨滴不断的落下，她嘴里也不断的呼出白气。

她看向自己受伤的双手和被血水浸透的裤腿。

雾羽来不及多想，快速起身在火神教里穿梭着，不断的寻找唐虹所在的房间。

在经过一个转角的时候，她发现了自己曾经和唐虹为了躲避闯入者藏进的仓库房间，

雾羽在门后深吸一口气，敲了敲房门。

“唐虹，你在里面吗？”

里面传出了让雾羽熟悉的声音。

“雾羽？是你吗？我就在这个房间里，快想办法把房门打开。”

雾羽伸手去拉房门的门把手，发现房门被锁住了。雾羽心里一沉，没想到张涛做事这么的周到，但是还好他没有留下其他的守卫，不然自己也没办法了。

雾羽深知自己需要尽快的救唐虹出来，不然一会火神教的众人发现被骗之后会飞快的赶回来，随后她开始在火神教各个房间里搜寻工具。

此时的唐虹听到雾羽来救自己后，急忙站了起来，用身体也在不断的撞击着门，但是却无法撞动门分毫，正当他伤脑筋的时候，他听到门后响起来斧子摩擦地板的声音。

唐虹本能的向后退了几步，果然几秒过后，雾羽拿着斧子使尽全力的看向面前的房门。

随着雾羽不断的劈砍，房门也被砍的支离破碎，雾羽急忙从损坏的洞里钻了进来，解开了唐虹手上的绳子。

“谢谢你雾羽，没想到你这么有力气。”唐虹看着杀气腾腾的雾羽，吃惊的说。

“别说闲话了，快跑吧，火神教的众人马上就要回来了。”

唐虹看着雾羽疲惫又坚定的眼神，急忙站起来和雾羽从暗门跑了出去。

“你为什么被抓了？”在后山上，雾羽和唐虹打着一把伞，朝着北村走去。

唐虹说出了自己昨晚的事情。

“他们认为你是你绑走了镜山教主吗？”

“应该是这样，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的是镜山教主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失踪了，他是白家命案的关键人物。”

“听你这么说，教主确实很可疑，难道他害怕被发现，先行一步离开村子了么？”

“我也不确定，不过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他的失踪确实非常可疑。”

“嗯……”雾羽低头陷入了沉思。

“对了，谢谢你雾羽，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没想到是你来救我。”

“哼，除了本小姐还有谁能救你，夜一和我哥来救你也只会被一起抓进去罢了。再说了，想破解命案还需要你呢。”雾羽抬起手，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唐虹看着雾羽脸上和手上的伤痕，脚步渐渐慢了下来。

“嗯？怎么了，快走啊，难道你想跪下感觉我吗？”

唐虹看着与往日截然不同的雾羽，嘴角微微上扬。

“哎？说的好有道理哦，这么看来被你救也不惊讶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

“嗯……你就全力破解命案来报答我吧。”

“我们现在去哪？”

“先去和雪姐家吧，我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我跟夜一和哥哥约好在那里见面。”

在穿过重重树林之后，唐虹和夜一来到了北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白家巨大的宅邸。

“哇，真是名不虚传啊，真的好大啊。”唐虹惊讶的看向宅邸，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村。

“和雪姐家就在山坡下，我们赶快过去吧，说不定夜一他们已经到了，而且我还没有把琉花姐洗清嫌疑的事情告诉她呢。”

“为什么？你们不是一直在他们家住吗？”

“她昨天好像睡得很早，回来的时候没有碰见她。”

唐虹和雾羽快步走到和雪家的院子门口，屋内一片黑暗，连一丝光亮也没有。

原本以为在和雪在睡觉，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家中只坐了一位目光呆滞的妇人，唐虹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到和雪家，但是眼前这位女士和雾羽给自己描述的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惠子阿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和雪姐呢？对了唐虹，这位是和雪姐的母亲惠子。”

唐虹花了一点时间才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

他看向惠子，发现惠子的目光也渐渐的向他们转移了过来。

“和雪不在，如果找她的话就请回吧。”

“阿姨，是我啊，我是雾羽，这几天和我哥哥一直借宿在你们家。”

妇人没有立刻做出响应，只是目光呆滞的看向雾羽，眼神中传出来疲惫的眼光。

“啊，原来是雾羽小姐啊。”

随后妇人想站起来，但因为身体和心理的疲劳和困顿，立马瘫坐在地上，她抬起头看向雾羽，眼神中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和雪她，她这几天天天不回家，也不和我说话，我每天到处找她都找不到。”说完，妇人突然抱住了自己的头开始痛哭起来。

“啊？阿姨你先别激动，你能和我们说说和雪姐到底怎么了么？”

随着雾羽不断的安抚着惠子，她终于停止了哭泣，坐回了椅子上。

“有一天我竟然发现她偷偷从后山上下来，那里是村子禁止通往的地方，如果被发现，她就会被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什么？我说为什么好久没见和雪姐，难道她也在调查命案么？”

“命案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村子下令不允许有人再提起，和雪一直这样，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惩罚的。”惠子哽咽着说。

听到这些话，雾羽也束手无策，因为自己也没见到过和雪而且现在立马解决命案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想要帮助惠子简直是难上加难。

雾羽无奈的看向唐虹，慢慢的走了过去。

“喂，你干嘛闷不吭声啊，你快也想想办法帮帮惠子阿姨吧。”

唐虹看着面露难色的雾羽，又看向黑暗中的惠子，回过头走出了屋子，走到了院子的外面。

“喂！你怎么出来了，就算你不想帮惠子，但是走出院子也很危险啊，如果让南村的人不小心发现了，你又被抓回去的。”

唐虹还是没有理他，他在看白家的宅邸。大雨中的白家宅邸，还是那么的阴森幽暗，天空中不断打下的雷仿佛也在为其装饰。

“唉，和雪姐也不见踪影了，案件的关键人物镜山也失踪了，这样下去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突然唐虹回过头来，神情严肃地指向宅邸。

“真相就在那里。”

&

法水夜一二人着急的向着会场前进着，这次仪式的地点也选在了村子的边缘，离白家宅邸非常远的位置，为了尽快赶去参加仪式，法水和夜一飞快的在雨中穿梭着。

在这座村庄之中，有着许许多多古老的仪式，自从夜一来到了楚幽村后，先是祈雨仪式，然后就是招魂仪式，如今竟然还有一个驱魔仪式。

在夜一眼中，这种民间传说或者是仪式之类的只是愚蠢的迷信。他一开始觉得非常不可理喻，但是他又想到被火烧死的塞维图斯，夜一认识到自己不停质疑的祈雨仪式已经成功了，以此看来自己盲目的否认民间传统仪式何尝不是另一种迷信。

夜一抬头看向天空中仍然不见停歇的大雨，此时的他觉得或许这个村庄之中真的有神明保佑，也正是村民们世代代的信任和严格遵守各项禁忌，才能造成如今这种情况。

夜一呆呆的看向天空，虽然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造成了居多不便，但对于村民来说这无疑是在神明最大的恩惠。

然而伴随着大雨一起来的却是惨无人寰的命案，而村子中拥有最大权威的白家受到了重创。

修安被杀的第三天，也同时是琉花姐失踪的第三天，白家的上一代巫女秀玉因为长期的精神不振，再加上近期的多项打击，如今已经彻底的精神失常。

如今事情发展的走向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祈雨仪式，夜一不禁发出质疑；这到底是神明的恩惠还是惩罚。

驱魔仪式的会场选择在了即将离开村庄的后山树林之中，夜一和法水在树林里不断的穿梭寻找，路上杂草蔓延，可以看出很久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了。

夜一顺着依稀的脚步印往前走，看到了眼前一扇已经破败了很久的大门，推开满是窟窿的院子大门后方则是会场所在地。

夜一和法水焦急的进入院子后，都被眼前的场景吓得不轻。

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所由石头砌成的传统建筑，在建筑的上方放着的是由石头雕刻的奇怪雕像，在雨中显得格外的诡异。虽然通往建筑的路因为长期无人来往显得荒无人烟，但是面前这所建筑却没有特别的损坏。

在市区中也有着几十年以上的建筑，一般的建筑只要经过改建都可以继续使用，而眼前的建筑明显很少被人打理过。

充满杂草的墙壁散发出难闻又古老的味道。建筑的四处都有着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但是依然看起来庞大又诡异。搭配上眼前的暴风雨，俨然营造出一种阴郁恐怖的氛围。

“难道真的在这里驱魔吗？这地方像是饲养恶魔的地方。”

法水默默地向前走去。

夜一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是通天的石柱，这就是这坐建筑能屹立这么多年的根基，也是它能保留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室内相当的阴暗，只有中心的祭坛四周传出的依稀的蜡光。

建筑内无处不传出让让人窒息的空气，不仅是因为奇怪的布置，建筑的中心的场景也可以用诡异来形容。

会场中心坐着一圈穿着长袍的巫师，虽然带着奇怪的面具，但是通过他们的动作来看，他们的年龄看起来都非常大，而他们的中心则是一片空地，空地之中有着用绳子绑成的结界，仿佛要将什么隔开。

这时，从建筑的后方有一个妇人被两位巫师架了上来。

“那该不会是……”法水加快步伐走了进去，冲到了最前方看着会场中心。

“没错，那就是琉璃的母亲一秀玉，看起来她已经昏迷了，他们要对她干什么？”夜一急忙跟上法水，在他身后说。

“驱魔仪式，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把身体内的魔鬼驱除出去吧。”

“可是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巫师呢，还有为什么会场里都是年龄大的村民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仗势也太大了。”法水看着眼前诡异的场景，汗液不断地从头上流下。

随着秀玉被粗暴的扔到会场中心，夜一此刻也终于了解琉璃当时绝望的表情。

会场中心，秀玉趴在法阵的中心，随着一位巫师不断敲响手中的鼓，其他所有的巫师也站了起来。

建筑外响起了阵阵雷声，仿佛在和会场之中的鼓声相呼应，随着落雷不断，会场之中的鼓声也渐渐加快。

此时一位巫师伸出手来，做着奇怪的姿势，好像在召唤什么。

秀玉，回来，回来！
秀玉，回来，回来！
你落在山林里就从山林里回来，
你落在地里就从地里回来，
你落在桥头就从桥头回来，
你落在哪里就从哪里回来。
黑漆漆的深林你不要在，
黑漆漆的深林你不要在，
冷飕飕的桥头你不要在，

天空中的闪电不停的闪烁着，阵阵闪光也不断的摄入仪式的场地，夜一听着巫师们齐声喊着的口号，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流下。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驱魔仪式吗，为什么要叫她回来。”法水强装镇定，但是身体还是不自觉的发抖。

“是的，这是驱魔仪式，他们可能想先把秀玉的灵魂找回来。”夜一也在不断的擦拭着脸上的汗。

“什么？灵魂？”夜一看向周围的村民，他们都安静的坐在座位上，静静的看着这场荒诞又诡异的仪式。

“没错，在以前古人都认为精神失常的人是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正当夜一想进一步解释的时候，会场中又传来了秀玉的大叫声。

秀玉此时已经醒来，但是体力不支的她虚弱的跪在地上，她看着身旁一圈的巫师，身体不断的颤抖，长长的头发也拖在地上，嘴里不断的发出惨叫。

秀玉，回来，回来！
秀玉，回来，回来！
鸡鸣你不要怕，
狗吠你不要怕，
公鸡喔喔啼是给主人报晓，
黑狗汪汪吠是给村人报亲，
你听着鸡鸣走进门来！
你闻着狗吠踏进屋来！

巫师们无视着秀玉的反应，还在不断的呼唤着她的灵魂，会场内的鼓声也越来越大，仿佛要将人的耳膜震碎。但是比鼓声更让人崩溃的是秀玉此时的反应，她在地上抱住头不停的打滚，看起来非常痛苦。

秀玉，回来，回来！

秀玉，回来，回来！

在一声声不断的呼喊声中，秀玉也从最初的不停打滚变成了身体只是微微的颤抖，她叫声也渐渐停止，呼吸也开始变得微弱。

“这是什么仪式！简直就是杀人！”夜一用手锤向眼前的墙壁，愤怒的盯着眼前的仪式。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杀人，而是驱逐秀玉体内的恶魔，是在治疗她，更何况还是村长下达的命令，依照村长的指示做事，对巫师来说也是天职。”

杂草丛生的道路，荒废的怪诞建筑，奇怪的巫师，恐怖的仪式，还有自己所见的杀人案，这些画面不断的闪进夜一的脑中。夜一想到这些骇人的场景，感觉自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

随着鼓声慢慢微弱下来，秀玉也没了动静。

她是昏过去了，还是已经死了，夜一静静的看着眼前的场景，看着倒在那里奄奄一息的秀玉，他想起了自己母亲，随后他痛苦的抱住了头。

夜一在不断的挣扎过后想掉头离开会场，法水看见行为古怪的夜一也没有阻止他。夜一在掉头想要离开会场的时候，看见了站在门外的矢木。

夜一望向矢木，他露出了冰冷的表情。夜一不想再待在这个诡异的地方，他加速离开了建筑内。

离开了建筑，他抬头望向天空，大雨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是迟迟不见阳光的天空在此时却被太阳染成了淡蓝色，照耀着整个村庄。

24

当天下午，黑暗依然笼罩着整个村庄，唐虹和雾羽离开了和雪家朝着白家的宅邸出发。

“你真的确定吗？”

“当然，想要破解命案只有这一条路了。”

唐虹有着大量的问题要问琉璃和白家宅邸之中的人，因为命案的相关人物已经全部失去联系，说明案件已经到了死胡同，想要找到真相必须回到宅邸之中寻求破局的机会。

“可是，我们无法进入宅邸之中啊，宅邸也有着大量的守卫。”

“我们就说有急事来找琉璃小姐吧，如果能见到琉璃的话应该就能留下调查了。”

唐虹抬头看向雨中的宅邸，虽然它很庞大，但是在这几天被一直风吹雨打，唐虹竟然觉得它有一些危如累卵。

走过漫长的上坡路，两人踏上了通往宅邸的楼梯，果不其然，眼前是两位高大的守卫，再见到两人后直接就冲了上来。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琉璃小姐的朋友，来自村外。”

“尽管如此，今天村长下令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宅邸，请回吧。”

“可是我们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找琉璃小姐，不论如何请让我们见她一面吧。”唐虹着急的说。

“出什么事了？”

“这种事情我们得汇报给村子里重要的人物。”

“你们这些外乡人，满嘴谎话，我是不会相信你的，快回吧。”

守卫说完，便开始用手推赶着两人。

唐虹立马发出了抗议。

“我们现在搜集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很可能找到琉花小姐的下落，如果耽搁了此事，村长怪罪下来，你们能承担起责任吗？”

听到唐虹的抗议，守卫们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两名守卫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让他们进来吧，我带他们去找琉璃小姐。”门后突然出来了一位妇人，她走上前来，扶住雾羽的肩膀，将两人带入了宅邸。

守卫们想伸手阻拦，但是看见妇人坚定的眼神，便收回了手。

进入宅邸后，唐虹和雾羽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虽说从外面看起来就能看出宅邸的庞大，但是宅邸内的豪华程度还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甚至开始怀疑这是否是村庄里的建筑。

妇人将大门关上后，对着两人点了点头。

“我叫纱英，琉璃小姐就在三楼休息，请你们和我上来吧。”

唐虹和雾羽跟着纱英向着三楼走去，在经过二楼的时候，唐虹下意识看向最里面的房间。

“这就是夜一发现命案的地点吗？”

“嗯，怎么了。”纱英在前面点头回应。

“啊，没什么，只是很好奇罢了。”

“在命案发生后，虽然房间里没有发现尸体，但是还是被村长封了起来，再也没有人进去过。”

“那可真是太好了。”唐虹兴奋的说。

“喂，不要说出让人误解的话！”雾羽急忙推了唐虹一把，让他闭上嘴。

来到琉璃的房间门口，不管纱英怎么敲门琉璃都没有回应，过了许久听到里面传出微弱的声音。

“纱英阿姨，我现在不想见人，不管是谁，都请回吧。”

纱英在答应了琉璃后，转头看向两人。

“不好意思，今天小姐的心情非常低落，或许无法和你们相见了。”

“没关系，琉璃小姐母亲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她一定很痛苦吧。”雾羽低声叹息道。

随后纱英便下楼准备送两人离开，唐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留在宅邸的机会，如果出了大门，守卫会毫不犹豫的将两人赶走，在他准备开口请求纱英的时候，纱英突然回过头来低下了头。

“琉璃小姐今天已经处于神经质的状态了，最近她的姐姐失踪，如今她的母亲

也被抓走，我担心这样下去她会精神崩溃的。”

唐虹对这段突然性的发言搞得有些束手无策。

“确实。如今琉花姐生死未卜，她的母亲也……琉璃小姐每天都经历惨绝人寰的景象，任谁都会承受不了吧，更何况她的眼睛……”雾羽则是率先回应。

“对！”

唐虹急忙出言打断了雾羽的话，他担心琉璃的能力被更多人知道。

雾羽看到唐虹急忙的打断自己也心领神会的闭上了嘴，随后唐虹话风一转。

“可是，如今有一个改变整个事件的机会，或许能让琉璃小姐好起来。”

“什么？”纱英激动的走向前来。

“让我们去看看琉花姐的房间。”

“这个……”

纱英陷入了沉默。

过了几秒，她犹豫的说。

“你们进去吧，但是不要待太长时间，我怕村长赶回来。”

唐虹和雾羽在等到肯定的答复后，看向对方，默默的点了点头。

随后两两人一起来到了琉花姐的房间门口，纱英将钥匙给了唐虹，自己则是下楼去望风。

唐虹站在房门前，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夜一曾说过的话，正当他想伸手推开房门的时候，发现了房门上有着一些抓痕和凝固的血迹。

血迹非常细微但是凭借着手中蜡烛发出的光还是能清晰的看见。

唐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走了进去。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房间。

“啊，这个房间已经被打扫过了啊，完全看不出来有过尸体的痕迹。”雾羽也捂着头，难掩失望之情。

唐虹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命案发生后村长竟然将整个房间的家具全部搬走。

唐虹爬在了地上不断的仔细检查地面，时不时还用鼻子闻一下，随后他站起来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地面上也没有血的痕迹。”

两人看着整洁的房间陷入了沉默，唐虹也在不停地抓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唐虹，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雾羽突然走到唐虹面前。

唐虹只是默默的看着她，仿佛已经知道了她的想法。

“我想问，这个房间真的死过人吗？现在所有有关见到尸体的线索都是夜一说出来的，即使是第一个来到房间的哥哥也没有发现尸体。”

雾羽依然盯着唐虹，唐虹还是沉默不语，随后雾羽继续激动地说。

“我的意思是，如果夜一没有发现尸体呢？如果他对我们撒谎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有什么理由去骗大家呢？”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没骗人，为什么连尸体是谁都说不出来呢……”

正当雾羽翔进一步说明的时候，房间的门被敲响。

“请两位出来吧，我担心村长他们快回来了。”

唐虹和雾羽灰心的走出了房间，纱英也看到了两人此时的表情，不禁也叹了口气。

“我们去一楼说吧，如果村长回来你们还能从后门逃跑。”

“对不起纱英阿姨，房间里被打扫过了，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可能无法帮助琉璃小姐了。”

“这样啊，这个事也怪我，案发后村长下令不允许进入那个房间，我也不知道房间已经被打扫了。”

突然，从房间出来后一直沉默不语的唐虹眼神一凛，走向前看着纱英说：

“纱英阿姨，你说只有村长一个人进去过房间吗？”

纱英被唐虹的气势所吓到，只能不断的点着头。

“这样啊，纱英阿姨，你还能再和我们讲讲白家之前的故事吗？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外人来到过这里。”

“什么？这种事我不能说，你们快走吧。”纱英急忙摇手否定了这个请求，并且想快步离开。

“纱英阿姨，如果你现在让我俩离开，命案就永远无法解开了，琉璃小姐也会一直这样消沉下去，请你再多思考一下吧。”

纱英在听到唐虹的话后，慢慢地停下了离开的步伐，头也低了下来。

“我们不会对村子造成损害的，请你告诉我们吧。”

纱英在原地停留了几秒后，慢慢地回过神来。

“我们坐下说吧。”

屋外依然是灰色调的天空，大雨也沙沙的下着。

在宅邸内部巨大的餐桌下，雾羽和唐虹坐在一起，纱英则坐在他们的对面。

“纱英姐，我想问问你关于祈雨仪式和巫女的事情。”

“祈雨仪式是我们村巫女世代代的责任，每一届巫女都会参加祈雨仪式，如果连续失败的话就会被献祭给神明。”

“琉璃小姐从来没有失败过吗？”

“目前来说是这样，这是琉璃第一次参加祈雨仪式，就这次的情况看来是非常的成功，我在白家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祈雨仪式这么有效。”

“你是说以往的每一届巫女都有这样的能力吗？”唐虹在抓紧时间的追问。

“是的，但是也分情况，比如说琉璃的母亲在近几年祈雨的情况就不太好，如果这次琉璃也失败的话就要献祭巫女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雾羽缓缓开口。“难道是看运气吗？”

“这……”纱英听到这个问题，露出了难堪的表情。

随后她长叹一口气，缓缓地说：

“这件事村子众说纷纭，我只知道最有可能的一种原因。”

雾羽和唐虹在此时都屏住了呼吸，纱英也在犹豫过后缓缓开口。

“巫女的能力。”

“能力？难道你们都知道巫女的能力吗？”唐虹吃惊的问。

“我并不知道巫女的各种能力，但是村长曾经当着我们的面打骂过小时候的琉花小姐，说她是没用的东西，就不该被生出来。琉花小姐是早产儿，当时出生的时候接生的媒婆就说很可能会生出畸形儿，没想到生出来的孩子没有死，但是却并没有成为巫女的能力。”

“是怎么判断有没有成为巫女的能力呢？”

“关于这些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村长当年一直非常的关心琉花小姐，时不时的问她很多问题，并且还经常往村外跑给她拿一些奇怪的药，还自己熬制一些中药给她喝，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外面？是村外吗？”

“是的，说起来我们的村长曾经也到过外面，只不过后来又回来了。”

“你说什么？”唐虹和雾羽都大吃一惊。

“村子不是不让村民出去吗？”

“唉，那是现在的情况，这都是矢木村子上任后下达的命令，之前的村里没有这样的规定，并且还十分欢迎外乡人来。”

随后纱英喝了一口水后，将身子压低小声的说：

“我们村长就是在村里出生，在长大一点后出去的人，我小时候就在白家工作了，压根不知道谁叫个矢木，后来他在外面混的好了，不知道拿了个什么文凭，回到村子就直接给秀玉提亲来了，当时的秀玉说什么都不嫁，但是村长考虑到下一代巫女的事情，还是强迫秀玉和他成婚了。”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是说矢木村子的学历非常的高么，那他为什么还这么坚信巫女和祭祀这样的活动。”唐虹默默的发出了疑问，但是纱英并没有听见，只是自顾自的说着。

“村里一看这种事，那可咋开了锅了，当初多少人想和秀玉成婚啊，那些村里家境好的人都上来提亲，一个成功的都没有，他呢？村里以前的傻小子，就是因为去了趟外面，回来就成了白家的女婿了。所以那时候村里有很多人都让自己的

孩子去外面了。”

雾羽看了一眼低头沉思的唐虹。

“那琉璃小姐呢？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说实话，琉璃小姐能顺利出生连我都没想到，当时村长发现琉花没有资格成为巫女的时候，就想着再和秀玉生一个孩子，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怀上。最后终于怀上了孩子，但是秀玉怀胎一年都不生，当时可把我们吓坏咯。”

“什么？那样很危险啊！”雾羽捂住嘴巴吃惊的说。

“是啊，你说说这两个孩子，一个早产一个迟迟不生，当时我们都觉得完了，这个孩子肯定胎死腹中了，当时村子都说怀的是魔鬼的孩子，并且还说矢木的身体不行，第一个孩子琉花无法成为巫女，现在又怀上的孩子又一年不生。”

说完纱英突然用手摸了摸眼泪。

“当时整个白家都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最后还是生了出来。估计是因为怀孕的时间太长，秀玉在生完琉璃之后精神也开始不正常了。秀玉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我比她大几岁，她一直都叫我姐，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如今她变成这样我真的很心痛。”

“秀玉阿姨成为巫女的路也很坎坷吗？”

“是啊，她是最年轻的巫女，甚至还没有成年就被逼着上任了，都是因为她的姐姐背叛了村庄啊。”

“背叛？”

“唉，是的，她的姐姐私自离开村庄，再也没有回来。”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下场了？”唐虹突然张口向纱英询问。

“什么下场？”纱英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

“为什么村子现在下令不让任何人出去了。”

“唉，自从发生那件事情后，村里就开始不再接纳外乡人了，并且村长也明令禁止村民出去，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什么事？”唐虹激动的向前，好像要站在椅子上。

“大概是十几年之前，有个外乡人来到了村子里，那时候村长正好因事外出

不在村子里，后来那个外乡人……”

“砰，砰”

正当雾羽和夜一聚精会神听着纱英讲话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快把唐虹和那个外乡女交出来，我们的教主被他们绑走了！”

外面来的是南村的大部队，众多人已经将白家宅邸的大门堵死，正在外面大声地嚷嚷。

纱英此时不可思议的看向两人。

“难道你们……？”

“纱英阿姨我们没有绑架南村教主，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雾羽急忙站起来解释道。

纱英看着两人的眼神，缓缓闭上了因为惊讶张开的大嘴。

“你们走吧，从后门，我去拖住他们。”

25

唐虹在后山的树林之中来回踱步。

难道琉花的房间里真的没有死人吗？

如果真的没有死人，夜一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说自己见到了尸体？

诸多疑问不断的涌进脑海，唐虹第一次没有一丝头绪，他的脑子里好像缠着一团乱麻。

本以为在去过白家宅邸后所有的疑问都会被解开，但是如今却只有更多的迷雾进入了自己的大脑之中。

唐虹着急的在大雨中不断的走来走去，他不断的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如果一直这样着急下去会离真相原来越远。唐虹努力的平复自己，最后索性坐在了地上。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想应该是全部都错了，对于房间里真的死了人吗，唐虹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还用围绕了在楚幽村的种种谜团，最后纱英阿姨没有说全的故事，也压的唐虹喘不上气。

“我们还要回去吗？”雾羽低着头靠在树上，一天的奔波已经让她身心俱疲。

“我们可能被夜一骗了。”唐虹默默地说道。

“嗯？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你昨天不是还说夜一没有骗人吗？”

“没错，但当我今天来到白家宅邸的时候我改变了我的看法，从琉花家到白修安尸体发现的地方隔着巨大的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运送过去，而且白家宅邸也没有任何的暗道。”

唐虹看向雾羽，接着说：“而且琉花的房间已经被打扫的干干净净，什么线索也发现不了，更重要的是琉花在案发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他们很可能早就将修安杀害再一起欺骗我们。”

“那为什么夜一也要和他们骗我们呢？”

“很可能是因为白家告诉了他母亲的事情，代价就是帮助他们隐瞒案件的真相。”

“琉璃也在骗我们吗？”

“琉璃眼睛流血和晕倒最终也只是夜一的一面之词，很难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可是我哥哥也在现场看到琉璃的眼睛流血了啊。”

“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人为造成。”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吧，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很不真实，他们完全可以一起出来说出案情。”

唐虹听到雾羽的想法闭上了嘴，他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误了，或许夜一真的没有欺骗他们。

唐虹站起来深吸一口气，他抬头看向天空，整日被黑暗笼罩的天空现在也出现了微微的阳光，他拿起一块石头向远方扔去。反正自己也不是名侦探，推理出现错误也很正常。想到这里唐虹的心情顿时变得放松不少。

就在这时。

“嘣”

远方不断传来微小的声音，好像有野兽在朝着自己跑来。

“那是什么声音？”雾羽急忙躲在了唐虹身后。

“嘣，嘣”

随着天空中的雨越下越大，声音也不间断的从远处传来，恐怖也伴随着声音不断的从脚底蔓延上来。

那是什么？

唐虹屏住了呼吸，仔细的听着远方传来的声音。

一瞬间，一声惊呼几乎要冲破唐虹紧闭的嘴。

这个声音就是那晚在树林中听到的声音！

唐虹想起了来村庄那晚，在夜一走失后，他们一行人回去找他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声音。

不过唐虹马上意识到这个声音和当晚听到的有些许不同，因为这个声音更像雨滴砸在某个物体上发出来的声音。

唐虹默默的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了过去，他想要在附近找一个可以防身的武器，但是一番搜寻过后也没有发现可以被用来当武器的物品。

“你真的要过去看吗？”雾羽战战巍巍的走在唐虹的身后。

“嗯，我总觉得这个声音和村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是，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光靠咋俩也没办法逃啊。”

“你跟着我慢慢靠过去，如果发现什么异常就赶快回头跑。”

“可是……”

“那要不你在原地等我吧，我去前面先看看情况。”

“这样也可以，就是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

“我肯定没问题，就是比较担心你。”唐虹看着雾羽露出了微笑。

“我？我怎么了？”

“相比之下，我觉得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不但要小心南村的人找上来，也要小心野兽找过来，毕竟一直处于移动状态下还能掌握主动权。”

“讨厌，你为什么一直吓我”

“雾羽，我是在提醒你，你忘了你曾经下定的决心了吗？”唐虹回过头去，慢慢的开始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移动。

雾羽听到唐虹的话心里一怔，随后她深吸一口跟了上去，虽然心中的恐惧被唐虹的话冲散不少，但对于前方的未知雾羽的内心还是七上八下。

随着两人不断的向前移动，传出来的声音也越发清晰，唐虹明显的能听出这是大雨砸在铁门上传出来的声音。

果不其然，在扒开重重树木和枯草之后，在一个山坡底下发现了一个已经生锈已久的大铁门。大雨不断的落在上面，这也是唐虹和雾羽在远方听到的诡异声音。

雾羽看着眼前的场景，长舒一口气。

“我还以为是什么野兽的声音，不过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铁门呢？而且还建在树林深处根本不可能被发现啊。”

“这可能就是建造它的人的目的吧，从大门生锈的情况看来，这个房间已经建造很久了。”

“是啊，看起来可能有很多年了吧，但是你看这个门锁，好像是一把新的门锁哦。”

唐虹看向大门外挂的大锁，在雨水的浸泡下依然发出了银色的光芒。

“没错，看起来这个房间还在被使用，锁会定时的更换，门口还有拖拽的痕迹。”

雾羽摸了摸那把锁。

“不过我们也没法进去啊，这把锁看起来很牢固，就算砸也砸不开的。”

唐虹看着眼前的锁，将自己的手伸进了自己的衣服之中。难道说自己当时在镜山房间发现的那把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铁门吗？

“喂！你在干嘛啊！”雾羽看见唐虹奇怪的举动，连连退后了好几步。

唐虹也感觉到自己此时的行为有一些不对，他连忙将衣服中藏的钥匙拿了出来。

“这是我在镜山房间里发现的钥匙，说不定可以打开这个门。”

雾羽看着唐虹拿出来的钥匙。

“原来是这样啊……”

唐虹将钥匙插入了门锁。出乎意料的是，门锁竟然真的被打开了，唐虹深吸一口气使劲的推动铁门。

雾羽看到这番情景也急忙走向前来，和唐虹一起推动着已经生锈的大门。

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眼前的场景也让两人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是一个黑漆漆的空穴，一个男人躺在其中。看上起像是在那里熟睡，但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已经死了，随着大门被打开，一阵臭味扑鼻而来。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洞里的其他物品，洞里有着大量的实验仪器，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器材。唐虹看着眼前的场景立刻联想到了实验室，如果不是在洞穴之中，他甚至以为自己来到了实验室。

雾羽看着眼前的场景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这……这个人……”

“他死了。”

唐虹默默的回复了三个字，然后伸手将倒在地上的雾羽扶了起来，两人一起走进了洞穴之中。

“你快去看看他是谁。”雾羽站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不想再向前走一步。

唐虹走向那一具骸骨，将尸体翻过身来，发现正是南村人此时正疯狂寻找的镜山教主。

“是镜山。”

“什么？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啊，我们要不还是赶快离开吧，如果被他们找过来这件事更加说不清了。”

“他们不会找过来的，北村的后山是不允许私自进入的，看起来我们当时在森林中听到的响声就来源于此。”

唐虹低头看向尸体。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确实很奇怪，为什么在村子的后山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没错。”唐虹再一次看向尸体，镜山很明显死于他杀，腰上的伤口证明着他的死亡。但是比起镜山的死因，这个山洞更让唐虹感到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实验器材。

唐虹在山洞里不断的徘徊，雾羽则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尸体就躺在眼前，她不知道为什么唐虹能无视这具尸体，在山洞之中调查。

突然，唐虹像是想到什么事情似的，在山洞的桌子上不断的翻找，大量的实验器材被他打翻在地，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不断的在桌子上翻找。

雾羽看着唐虹近乎疯狂的举动，急忙走上前。

“唐虹，你冷静点，我看我们还是先回村子找上夜一和哥哥一起来吧。”

“找到了！”唐虹突然从一些废弃的垃圾实验材料中翻出了一张纸片，他一把将其拿出捧在手中不断的吹去它表面的灰尘。

“那是什么？”

唐虹将那张纸片展现在雾羽的眼前。

“浪星大学外科教授……腾斋！”雾羽急忙捂住自己想要发出惊呼的嘴巴，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名片。

“这就是二十年前失踪的那个教授吗？这里为什么会有腾斋教授的名片。”雾羽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山洞在秘密进行着什么研究，并且现在很多研究器材已经被搬空了，剩下的这些还没有来得及搬走。”

说完，唐虹又开始疯狂的在山洞中翻找，希望找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在一顿翻找过后，唐虹从角落里发现了几张稿纸，上面有些稿纸已经破烂不堪，但是还有一些能依稀的辨认出来几个文字。

唐虹急忙将稿纸拿到洞穴门口，凭借着天空中出现的阳光努力的辨认上面的字。

二月十九日

自离家来至此，我舍弃掉自己的姓名，坐在不属于我的位置，每天都很痛苦，

但为了我的研究，愿为其牺牲。

八月 x 日

痛苦的等待终于结束，实验终于成功，这么多年来我的牺牲是有价值的，现在只需要保护好研究成果，等待奇迹的降临。

x 月 10 日

研究已接近完成，和导师表达疑虑之后，已找到解决方法。将进行违背天理之事，仍须独自钻研以求将损失减到最低。

六月 x 日

今日与导师面晤表明研究之惊人结果，他非常激动表示将在不久实行最终实验，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但再无准备之日。

“这些是日记吗？但是是谁写的呢？”雾羽看着唐虹手中破破烂烂的稿纸，努力地读着上面的话。

“嗯嗯，虽然不知道是何人所写，但我觉得很多事情已经可以得到解释了。”

“什么事情？你又知道什么了？”

唐虹没有理会雾羽，直接拿起伞走出了洞穴。

“喂，你要去哪啊？不继续探索洞穴里了吗？还有镜山的尸体怎么办？”

唐虹回过头陷入沉思。

“雾羽，你先回白家宅邸帮助他们稳住局面，我要去确认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找你们。”说完唐虹准备快速离去。

“等一下！”雾羽快步向前抓住唐虹的衣服。“你又要独自行动了，如果你再出意外怎么办？”

唐虹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雾羽。

“我不会再被抓住了。”

“你难道……”雾羽吃惊的看着唐虹深邃的眼神，里面充满了让人信赖的力量。

“知道了，我会等你回来的。”雾羽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松开了手。

看着唐虹极速远离的身影，雾羽转头看向了远方的北村。

天空又被黑暗所笼罩，远方的白家宅邸在大雨中摇摇欲坠。

&

天色已暗。村庄里又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地带。

夜一和法水在回来的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驱魔仪式。

全村如今都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村民们已经和前几天的表现大相径庭，他们从看见大雨的欣喜若狂到如今已经麻木，并且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与村里诡异气氛相对的是坡上的宅邸，宛如磐石一般屹立在村子之上，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寂静。如果夜一是第一次来到楚幽村，一定会非常喜欢眼前庄严的宅邸，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了解，自己清楚的知道了宅邸之下的恐怖习俗和冰冷的态度。

如今的夜一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子，但是在走之前他还要问清楚自己母亲和村子的关系。

夜一默默的走向上坡路，他看向身边在架子上的秀玉，此时她已经陷入昏迷，正在被一群守卫抬着回家。

琉璃小姐……

夜一想起了还在宅邸之中的琉璃，她在受到这么多打击的情况下现在是什么状态。她不过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却要遭受着全村人的期待，以及这么多的打击，自己真的能够帮助到她吗？

夜一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他看向身边的法水，对方的眼神也只是愣愣的看向前方，仿佛也失去了信心。

在走向通往宅邸的上坡时，在树林中冲出了一名男子。

“哇，村长大人你赶快回去吧！”

原来是宅邸之中的守卫。

“怎么了！你的衣服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夜一看向那个守卫，与平时威严凶狠的样子不一样，此时的他衣服上全是破洞，脸上还留着一丝没擦干的血迹。

守卫此时趴在地上，满头大汗，无力站起来。似乎从宅邸之中跑出来已经花费了所有的力气。

“村长，你快回去吧，宅邸今天遭受了南村的一众教徒的袭击。”

“什么？你站起来，说仔细点！”矢木粗暴的将守卫拉了起来。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的，南村的一群人突然跑到宅邸之下，叫喊着说咱们勾结外乡人，还让我们说出镜山的位置。”

“你说什么？那现在怎么样了！”

“如今宅邸的大量窗户都被打破，墙上也全是洞，他们在大喊大叫了一下午，现在刚离开了不久，不过他们说还会召集更多的人回来的，而且……”

“怎么了，快说！”

“而且最近我听到北村的村民们也有很多不满，因为大雨连下这么多天没有停，他们认为这是巫女的不虔诚造成的，有很多村民认为这是神明的惩罚。”

矢木听到这样的话陷入了沉默。

夜一看着守卫身上多处的擦伤，不禁心头一颤。

琉璃小姐还在家中，不知道她受没受到影响。夜一想开口询问，但还是憋了回去，然后他马不停蹄的向着宅邸跑去。

来到宅邸门口。

以往美丽而壮观的大门已经被砸的全身窟窿，窗户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大雨顺着窗户不断的涌进宅邸之中，墙壁上留了大量的划痕。

废墟。

夜一看着眼前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宅邸，心中只能想到这两个字来形容。

如果把所有建筑都看作有生命的话，眼前的建筑在前几天还是生机勃勃，但此时显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夜一看着天空中的大雨，如果大雨不停的继续下下去，宅邸的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已经不再是村民眼中神圣的宅邸了……

夜一来不及多想，直接打开大门冲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坐在大厅之中的女佣纱英。

她的年龄比秀玉还要大，看起来非常的疲惫。头发也散在后背上，原本乌黑的头上好似多了很多的白发，疲惫不堪的脸上满是惊讶。

正当她想开口的时候，夜一抢先一步走向前。

“纱英阿姨，我是受村长的邀请来帮助你们的，你能不能先告诉我琉璃小姐在哪。”

“她正在三楼休息，估计是不会见你的。”纱英闭上眼睛机械的回复着夜一，疲惫的身影下仿佛已经无力再和夜一争辩。

夜一飞快的冲向三楼，但是在即将到琉璃房间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夜一看着杂乱的三楼，走廊上满是石子和垃圾，前方的窗户也烂了个大洞，大风将暴雨不断的吹进来。

夜一闭上眼睛靠到了墙上。

自己如今能做什么，即使见到琉璃也只是安慰她两句罢了，白家遭受着重重危机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如今的自己甚至都没法很好的安慰琉璃。

夜一快速的甩掉脑子里的想法，慢慢的向着琉璃房间靠近。到了房门之前，他没有犹豫的敲了敲了门，出乎意料的是房门竟然没锁。

在幽暗的房间之中，琉璃独自一人躺在床上。

夜一点燃了身边桌子上的蜡烛，照亮了黑暗的房间，也看到了琉璃现在的状态。

如同牢狱一般的房间已经染上了红色的光芒，逆光的绝壁浸透着黑色，窥视不到任何表情。

琉璃像枯萎的鲜花般躺在床上。

春风从走廊吹进了房间之中，抚弄着夜一手中的蜡烛，也将琉璃的散落在床上的黑发吹了起来。夜一急忙关住了房门。

“姐姐，母亲，我该怎么办……”琉璃的手搭在眼睛之上，眼泪不断的从她的脸上滑落。

夜一小心的靠了过去。

“琉璃。”

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琉璃才发现房间里进来了人，她坐了起来看向夜一。

夜一同时也看着憔悴的琉璃，她面色苍白，如翡翠般的眼睛里也满是眼泪。

夜一看着这样的琉璃心痛不已，不知如何向她开口，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来到你的房间，我只是看到宅邸被破坏的很严重，所以有些担心你。”

“嗯……我不怪你。”

夜一坐到了床边的椅子上，他努力的平复着心情。

“看到事情变成如今这样我也很难过，对不起，我曾经答应过要帮你，现在不但没有帮到你们还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

“这不怪你，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也是受害者，你作为巫女已经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夜一情绪激动的说。“我看就是村民们太贪婪了，他们……”

“不！身为巫女就是要守卫这个村子，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村子。”琉璃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琉璃小姐，你……”

不知是因为情绪激动还是心口作痛，琉璃的表情变的更加苦闷。

“这是母亲从小告诉我的道理，身为巫女是不能抛弃村子的，不管这个村子怎么样。”

“琉璃小姐，可是你的母亲和姐姐如今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即使是这样，你还要无条件的相信村民，帮助他们吗？”

琉璃移开了视线，沉默不语。夜一盯着琉璃，她仍没有任何反应，眼前只有她的头发在微微的摆动。

“我会让大雨停下的，那时候村民就会恢复正常了。”

“如果你指的恢复正常是看不见他们身体里的鬼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一直的帮助村民们，他们心中的鬼也不会消散的，你真的甘愿一生都活在这种情况下吗？”

“可是！”

琉璃猛的回头看向夜一，她眼中的泪水在不停的打转。

“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父亲，他们都在为了村庄而努力，他们将村庄的未来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如今他们都变成了这样，我甚至做的都不如他们，村民们今天都跑过来表达不满，我一想到父母曾经期待的眼神，我……”

说到这里琉璃低头哭了起来。

夜一看着萎靡不振的琉璃，站了起来。

“我们去湖边散散步吧。”

琉璃本能的摇了摇头，但是夜一伸手抓住了琉璃瘦弱的胳膊，让她直视着自己。“既然你那么相信神明，就去湖边问问他为什么不让大雨停下。”琉璃此时面向夜一，不再躲避夜一炙热的眼光。

夜一看着琉璃，她眼睛中的淡紫色的光芒也变得黯淡起来，随后她露出了柔弱的微笑。

“你说的有道理，你在门口等我准备一下。”

夜一走出房间长舒一口气，然后靠在了墙上。他总算让琉璃的心情变的好了一些，如果让她以这种状态下去，或许精神出问题也是迟早的事。

夜一在门口等候的时候听见了楼下传来了响声，他向下望去是矢木村子和若林医生在楼下交谈。

正当夜一觉的奇怪的时候，琉璃推开房门走了出来，琉璃将自己散落的头发绑了起来，穿上了洁白的长裙，胸前还挂着美丽的花包，看起来气色好了不少。

“请小心一点，你父亲在楼下。”夜一急忙小声的对琉璃说。

琉璃也心领神会，两人默默的从三楼下去，趁着别人不注意从后门来到了湖边。

豆大的雨点落在了湖中，溅起水花，如同小小的喷泉。夜一和琉璃第二次漫步在湖边。

或许因为休息不够又伤心过度，琉璃的身体一直摇摇晃晃的，显得虚弱无力。

“你还好吧？”夜一急忙走上前去想扶一把琉璃，却被拒绝了。

“我没问题，我已经可以站起来了。”琉璃看向夜一，露出了笑容，和上一次来湖边天真的笑容不一样，这次的笑容更像是逞强，也包含着一丝忧伤。

“是吗，那就好，这里的风景真棒。”这是夜一由衷的赞美，这几天走在村子里，自己经常能感觉到压抑的气氛和奇怪的眼神，但是在湖边却有一种心灵上的平静。此时的他也有一点相信湖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对啊，我不是早和你说过吗。”琉璃快步向着巨大的枯树走去。

夜一在后面默默地跟着琉璃。

“真的吗？”琉璃突然回过头来。

“什么真的？”夜一被这突然的问题吓了一跳。

“村里人都说是你们绑走了镜山先生……”

“我们没有干那种事。”

琉璃露出了迷茫的表情，一时不知道该相信谁。

“我当晚就在宅邸之中，雾羽和法水哥也在和雪姐家里，唐虹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琉璃，请你相信我。”

听到夜一极力的解释，琉璃也露出的微笑，向着枯树继续走去。

“为什么那棵树还是没有盛开呢？”夜一也急忙跟了上去。

“因为神明还是没有降临吧，听说这棵树上次盛开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可是已经下雨了啊。”

“下雨也并不代表神明降临了。”说着，琉璃已经走到了枯树的底下。

她摸了摸充满雨水的枯树，然后指向眼前巨大的湖。

“以前我和姐姐经常来这里玩耍，有时候还叫上和雪姐。”说完她低下了头。“姐姐真的很开朗，也会照顾人，琴也弹的好，村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她。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像姐姐一样的人，我一直都认为她比我更适合成为新一代巫女。”

“但是你还是成为了巫女，并且也很成功啊。”

“不，如果她再健康一点，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巫女，现在村子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健康？琉花姐身体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父亲总是给她喝很多药，姐姐也经常因为身体虚弱需要人照顾，所以父亲给她找了一个丈夫照顾她。”

“听起来好像是很严重的病啊。”

琉璃看着眼前充满回忆的湖闭上了眼睛，随后她转身靠在枯树上，眼泪又不停的流了出来。

“如果姐姐身体健康的话就好，事情也不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母亲也不会病成这样，如果死的人是我就好了……”

“别这么说！这一切难道不应该怪杀人凶手吗？为什么要把责任全都自己承担，你只是一个刚成年的女孩子，这个村子的命运不应该全都寄托在你身上。”

琉璃仍然低头啜泣着。

夜一冲向前抓住琉璃的双肩。

“我想要救你。”

“可是你不是这个村庄的人……”

“那又怎么样？”夜一打断了琉璃的话。

“我就是想救你……即使我不是巫师，我也不知道怎么让雨停下来，但至少让我和你一起分担……”

夜一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他急忙将手从琉璃肩膀上拿开，头也不自觉的低了下来。

“琉璃……离开这里吧……”

琉璃看着低着头的夜一，默默地走到了油纸伞外。

夜一看向琉璃，她将手伸向了天空。

伴随着向下飘落的零碎散光。

26

黑沉沉的天空仿佛要坍塌下来。

因为事先和大家约好在和雪家会合，所以雾羽从后山回来后先来到了和雪家中，出乎意料的是和雪姐依然不在家里，雾羽一个人等待了很长时间却只等到了自己的哥哥。

在和法水交换信息的时候雾羽也得知了宅邸被大肆破坏的事实，这也让雾羽感到非常的内疚，毕竟是自己骗了南村的人，才引来火神教的众人来宅邸寻找他俩。

下雨天自己通常会感觉心情放松，但今天发生的事和内心的愧疚感融合起来，雾羽只感觉到这场雨很麻烦，自己的内心也变得烦躁起来。

但是比起对于向宅邸的众人道歉，此时的雾羽更想见到夜一，她想当面询问他当时在案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到底有没有撒谎。

再加上琉璃对于描述当时情况的模糊不清，雾羽内心更加怀疑起夜一。当时的宅邸只有他们两人，尸体怎么可能凭空消失？自己又为什么会在后山遇到尸体？

这些疑问每天都在困扰着雾羽，也导致了这几天晚上几乎都睡不着觉，每每想到自己见到尸体的场景她的内心就会颤抖一下，即使是在梦中，她也会经常梦到当时在后山的情景。

“今晚一点要调查清楚真相！”雾羽在心中默默的下定决心，然后和法水朝着宅邸走去。

雾羽和法水从大雨中赶到宅邸已经是晚上九点了，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眼前破败不堪的宅邸还是让雾羽吓了一跳。她不敢相信在今天上午还是完整庄严的建筑如今竟变成这副破败模样，看着眼前的宅邸，雾羽内心的内疚又加重了不少。

两人在门口驻足注视了几秒后，默默的走了进去，本想着会有人阻止自己，但在进入宅邸后发现大部分佣人都累到在大厅，靠在墙上闭眼休息着。

雾羽在人群中看到了纱英，她此时正趴在桌子上享受着片刻的安宁，她的眼睛也已经微微闭上，看起来已经非常疲惫。

雾羽怀着愧疚的心理为纱英倒了一杯水，悄悄的放在了她的旁边。纱英感觉到

了身边的动静，也慢慢睁开了眼看着雾羽。

“回来啦。”

“对不起，纱英阿姨，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雾羽低头看着纱英身上的伤痕，眼泪不自觉的开始打转。

“唉，不怪你们，今天来砸宅邸的还有不少北村的村民，你们安全就好，那个小伙子呢？”纱英艰难的将身体支了起来。

“他一会就会过来，听他说他已经知道命案的全部真相了，我们在这里等他来，村民就不会再攻击宅邸了。”

听到雾羽的话，纱英也露出疲惫的笑容，然后她伸手抓住了雾羽的手。

“那些暴怒的村民们今晚还可能来的，到时你就赶快躲起来。”

雾羽看着眼前精疲力竭的纱英，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但是她急忙将自己头转了过去，不想让别人看见。

“纱英阿姨，你先休息吧，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们观察村里的情况的。”

雾羽独自走到大厅的角落擦拭着自己的眼泪，这几天在村庄之中整日被笼罩在恐惧的压力之下，现在看着为了帮助自己的纱英阿姨也变成这样，内疚的情绪也在她心里被不断放大，而造成这两种情绪的根本原因就是夜一的证词。

在雾羽的内心，这些复杂的情绪不断的融合，最后变为了对夜一的愤怒，她迫切的想见到他，想逼问他事情的真相。

正当雾羽从大厅走出来时，夜一也从三楼走了下来。雾羽像看到猎物的老虎，直奔夜一而去。

“你去干什么了？”

“嗨，雾羽，唐虹怎么样了，我听说你把他救出来了，你好厉害啊。”

“我问你去干什么了。”

“我？我刚把琉璃小姐送回到她的屋子里，她现在的情绪总算是平复了。”

“琉璃小姐……”

“雾羽，你怎么了，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啊？唐虹哪去了？”

“先别管唐虹，我有问题想问你。”

正当雾羽想当面直接问夜一当晚的情况之时，若林医生焦急的从楼上赶了下来。

“不好了，矢木村长在哪？”

“矢木先生吗？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么。”夜一回头看向焦急的若林医生。

“我在去秀玉房间的时候就和村长分开了，现在秀玉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了，快去找矢木村长和她见最后一面吧。”

“什么？秀玉阿姨她……那琉璃呢？”夜一急忙凑上前去。

“琉璃小姐此时正在她母亲的房间里，快去通知矢木村长吧。”

“好的，我这就去。”夜一说完，正准备掉头回到三楼。

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夜一的衣服。

“我说我有问题想问你。”雾羽站在夜一身后，一只手死死的抓住夜一的衣服。

夜一惊愕的回头看向雾羽，她眼神中充满着力量，仿佛要将人吞噬。

法水看到此时的情况，主动要求自己去找矢木村长，并且让两人去没人的角落交流。

夜一和雾羽站在宅邸的角落之中，外面的大雨落在破烂的窗户上，周遭被黑暗围绕。

“夜一，案发当晚你到底看没看到尸体？”

“你在说什么啊，事到如今你还不相信我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看到的人是谁。”

“我只看到了尸体的一半身体。”

“你不是曾经说过你看到尸体是短发吗！难道头发也属于下半身体吗！”

“我有说过吗？我不记得了，总之我没看到尸体的脸。”

雾羽冲到夜一的面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夜一，你听好了！我是认真的！当晚宅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一将雾羽一把推开，因为力量太过于悬殊，雾羽被推倒在了地上。

“你疯了吗？我说的都是事实！”

夜一看着倒在地上的雾羽，他用手向着墙壁使劲砸去，然后转头离开。

在回去的走廊上，大风从被破坏的墙壁之中刮了过来，夜一感受着熟悉的冷风，脑子里也会想起了案发当晚的情况。

手上的痛苦感再度袭来。

我看到了什么？

那时……

房间之中到底有什么？

白色的衣服。

从衣服中露出来的赤裸身体。

再往上，再往上。

夜一抱住了自己的头，蹲在了地上，当晚的回忆不断的向着自己的大脑涌现。

那时。

血腥的气味。

还有，还有什么。

那是谁？躺在床上的人是谁？

为什么我会逃离宅邸？

为什么抛弃琉璃？

为什么我会跑？

我疯了吗？不！我看到了尸体！

我没疯，我没疯。

“不用再说了，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法水此时站在了夜一的面前，雾羽也从后面走了上来。

“我，我……”夜一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着。

“夜一你当时可能陷入了严重的幻觉当中，房间里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快站起来吧”雾羽看着倒在地上的夜一，担心的伸出了手，想将他扶起来。

“幻觉？多么无趣的词汇。如果是幻觉，十几年前也应该是幻觉！”夜一将雾羽的手一把甩开，自己爬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十几年前，你现在还好吗？”法水赶快过来扶住了夜一摇晃的身体。

“滚开！你们两个人凭什么否定我？幻觉？什么狗屁不通的道理！”夜一努力挣脱开法水的控制，朝着楼下跑去。

不是幻觉。

那不是幻觉，自己亲眼看到了尸体。

就和之前一样。

夜一不顾众人阻拦跑到了楼下，在即将冲出宅邸大门的时候被粗壮的手臂拉了回来。

被怪力拉回的夜一倒在地上，他抬头向着前方看去。拉自己的正是白家宅邸的两名守卫。

“村长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去。”

夜一看着眼前正在加固大门的守卫和佣人，看起来他们在准备抵抗下一次村民们的进攻，看起来自己此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出去了。

雷鸣声响。

大雨顺着墙壁上的窟窿下了进来，仿佛也在嘲笑着夜一般砸在了他的头上。

夜一瘫坐在地上，他的脚似乎已经柔软了，然后浑身也垮掉般躺在了地上。

在夜一想闭上眼睛就这样睡下去的时候，外面亮起了点点火光。

“他们来了，大家快加快速度加固房门。”

随着其中一名守卫的一声大喊，所有人都冲向房门前，他们手中拿着木条，在不断的加固着房门，雾羽和法水此时也加入到了他们之中。

夜一躺在地上，木讷的看着他们的动作，自己想站起来帮助他们，可是双腿不管怎么都使不上力。

正当他在地上挣扎的时候，矢木也从楼下走了下来，他一把抓起夜一，两人也加入了维修的行列。

来到门口的夜一看下山坡之下，仿佛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在往宅邸走来，场面已经快赶上祈雨仪式一样壮观了。夜一看着浩浩荡荡的人群，看来今晚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夜一看向身边的白家佣人，他们虽然身体疲惫但是都在努力的加固房门，夜一顿顿时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村民们要毁掉这里吗？他们不是最听信矢木村长的话吗？”

夜一心里想着。也急忙开始将墙壁上的窟窿堵上。

村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他们已经接近了宅邸的门口。夜一此时也看清楚了队伍的全貌，来的人不仅是火神教的人，还有许多北村的村民也加入其中。

将近百人的村民团队停在了宅邸的门口，他们没有立刻发动攻击，而是派了一位代表前来讲话。

“村长，我知道你在里面，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进攻你的房子，我们只有两个简单的要求。第一，交出唐虹和其他的外乡人。第二，让大雨停下来。如果你完成这两个要求我们就立马撤走。”

矢木默默地听着门后的声音，犹豫了片刻开口说：

“南村北村的各位村民们，我的宅邸里并没有唐虹这个人，况且现在巫女大人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举行仪式让大雨停止。我会发动北村的人一起帮你们找镜山的，等我的女儿琉璃的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我会举行仪式让大雨停止。”

过了几分钟，门后又传来了声音。

“那你的意思就是一个要求都没法满足呗？你身为一村之长竟然包庇外乡人，你的女儿也是怀孕一年多才生出来，我看也是一个魔鬼的产物，这场不停的

大雨就是神明的惩罚！”

雾羽听到门外的回答，顿时握紧了拳头。

“好过分，不分青红皂白就诬陷别人，而且还侮辱琉璃小姐。”

夜一听到他们说的话也怒火中烧，但是现在的情况如果真的打起来，自己这边绝对会死伤惨重，在这种荒郊野岭，即使他们全部都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发现。

“村长，要不你先把我们交出去吧，反正唐虹也不在，他们应该也拿我们没办法，如果他们一会冲进来，这个房子里的人全部都要死。”夜一突然走向前说。

矢木看着眼前的夜一摇了摇头。

“没用的，南村的人确实想要你们，但是北村人的目的却是琉璃，如果不满足他们两个要求，宅邸被攻打是迟早的事情。”

“可恶，难道没办法了吗。”法水不甘的用拳头捶打着地面。

“还有后面，你们可以现在从后门逃跑。”

“跑？能跑到哪里去，难道冒着大雨走进后山之中吗？只是换个死法而已。”夜一看着天空中的大雨说道。

夜一看向身边，宅邸里的木材已经用完，大门上的洞也全部被填完，但是这种程度是无法阻止暴怒的村民们的，这种加固程度最多抵抗几分钟就会被冲破。

守卫和佣人们此时也都身心憔悴的坐在了地上，门外已经响起了重物砸在大门上的声音。宅邸里的人们都默默的向后退去，夜一也坐在了地上，静静的等待大门被敲开的那一刻。

“咚，咚。”

“咚，咚。”

村民们砸门的声音好似时钟，而这个声音停止的那一刻就是他们死亡的那一刻。

“咚，咚。”

此时此刻，自己看到什么真的重要吗？真相在这个诡异又蛮横的村庄之中还有用吗？夜一干脆闭上了眼睛。

死亡真的要来临了吗？

“咚，咚。”

会不会真的有神来救我们呢？

“咚，咚。”

夜一死死的握住了自己的双手。

声音在这一刻停止了。

夜一默默的睁开眼睛，但是房门没有被敲开，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沉默。

夜一走向前去，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他发现村民们不知为何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现在的他们没有发出丁点声音。

在宅邸门外安静的声音下，能清晰的听到鞋子踏在台阶上，扑扑有响。夜一屏住呼吸，仔细聆听着这奇怪的声音，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宅邸里的众人也听到了异样的响声。

夜一向后退了几步，目不转睛盯着宅邸的大门。

已经被村民们敲打至松动的大门被轻轻的推开，外面依然是倾盆大雨。

一位身穿传统服饰黑衣男子手提着灯笼走了过来。

他穿着的是祭祀时的服饰，他的头和脸都被帽子和面具覆盖，身后的村民们自动为他让开了道路。

大厅之中的蜡烛不停地闪烁，几根蜡烛已悄然熄灭。

大厅中的亮度又下降了不少。

魔鬼？恶魔？

夜一看着眼前的男子，脑海中只不断涌现着两个词语。

矢木看着眼前的黑衣男子惊讶的站了起来，他张开了嘴，不可思议的盯着前方。

“镜山！”

“你也会惊慌吗？村长。”

黑衣男子在大门关上后，默默的摘下了面具和帽子。

面具的背后是。

唐虹——

来的人是唐虹，他身穿黑色的祭祀服饰，摘下帽子后乱糟糟的头发也露了出来。

“哼，原来是你，故弄玄虚。”

“唐虹，你刚刚在村民的注视下走了进来。”

法水不安的看着门外。

“他穿的是村中大祭司的衣服，村里只有几个人拥有，所以村民们都为他让道了。”

矢木烦躁的看着唐虹。

唐虹露齿一笑说：

“原来如此，我本来想带上面具混进人群中，再悄悄的进入宅邸，没想到一到场大伙就全为我让开了一条路，当时真是吓我一跳。”唐虹拍了拍身上的雨滴。

“你看起来很轻松啊，如今你们都命悬一线了，你还能穿着镜山的衣服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真是讽刺啊。”

矢木很不愉快地看着唐虹。

“是哦，毕竟如果被村民们发现面具下的人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被当场打死吧。”唐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随后他话锋一转。

“话说回来，如今的你不也是命悬一线吗？”

“我怎么了？村民们可不是来找我的。”

“没错，村民们是来找我的，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和镜山的失踪有关系，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把你抓起来拷问吧。”

“你说什么？村民们为什么要抓我？”

矢木不解的看向唐虹。

唐虹边向前走边露出了微笑。

“这个村子这几天发生的一切，甚至说这些年的一切，难道不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吗？”

此话一出，整个大厅内响起了喧嚣的声音。守卫们立刻站了起来，挡在了村长的面前，防止唐虹进一步靠近矢木。

“唐虹，你等一下，难道你真的知道所有真相了吗？”雾羽急忙跑到了唐虹的身边，法水和夜一看到这样的架势，也纷纷站到了唐虹的身旁。

唐虹回头看向自己的同伴。

“对了，还没和你们道谢呢，因为我的私自行动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撑到我赶来。没错，我这次就是来终结一切的。”

“终结一切？唐虹，你说什么我听不懂。现在外面全是愤怒的村民，我没有时间和你在这里猜谜，你赶快出去谢罪吧。”矢木推开身边的守卫，独自一个人走向前来。

“村长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吗？”唐虹也慢慢的走向前。

在有些漆黑的大厅之中，身穿白色衣服的矢木和一身黑衣的唐虹面面相视，在微笑的蜡光照耀下，他们巨大化的影子也照射在墙上。

“矢木村长，白家宅邸都已经快被占领了，你还看起来这么的淡定自若。看来你还是很有把握渡过这次危机啊，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宅邸。”

矢木看着唐虹。

“你想表达什么，我不懂。”

“你可真是顽强。我想告诉你个消息，或许你早就知道了，镜山已经死了，在后山的一个洞穴里。”

“是吗？那你赶快出去通知南村的教徒们吧，让他们赶快过去收尸，然后进行招魂仪式下葬。”

“哼，说的真是轻巧，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这件事应该你去和南村的村民说，顺便让他们把你抓起来。”

“我对于镜山死的态度和村民们抓我有什么联系，难道说我说的话也犯法了吗，外乡人。”

“等一下，唐虹，你是说你已经发现了镜山的尸体，那为什么我们不赶快证明清白啊。”夜一冲了过来，打破了唐虹和矢木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你错了，夜一。我看你也病的不轻，你没听到他说么，我们是外乡人，即使现在出去说明一切，镜山的死终究还是要有人负责的，那我们也是村民们报复的首选。”

矢木看着眼前的两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说你就是想拖延自己被抓的时间的话，劝你还是省省吧。”

“我可不是来拖延时间的，村长。不对，应该叫你教主才对吧。”

矢木像冰块的脸突然皱了一下眉头。

唐虹捕捉到这一个细微的表情。

“怎么了，被我说中了吗？火神教教主，楚幽村村长，矢木先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火神教是南村的教会，和我有什么关系。宅邸已经被破坏了，我们现在很忙，我不想听你胡言乱语。”

矢木摇了摇头，将身体转了过去。

“不管是火神教还是镜山，不过也都是你统治村子的一个工具罢了。”

矢木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停下了离开的脚步，他回过头来，坐到了身边的椅子上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看到村长伸手示意，守卫们也纷纷坐到了地上休息。法水一行人也纷纷找到

了空地坐了下来。

大厅之外，雨水不断的拍打在宅邸的窗户上。大厅之中，只能看到一个黑衣人手提灯笼站在那里。

“我想，整个事情的开始就是因为南村的人曾经欺骗过白家吧。”

矢木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正是因为南村的人曾经欺骗过白家，所以白家几乎也再不和南村来往了，甚至找女婿也只从北村寻找，所以白家也渐渐失去了对于南村的控制，而你身为新一代的村长，自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你想了一个办法——找到一个替身。”

夜一和雾羽惊讶的看向唐虹。法水也一样。而矢木则还是摆出一副苦闷的表情，仿佛对唐虹讲的话毫不在乎。

“后来，你找到了一个人，创建了火神教，你让那个人成为你的傀儡，代替你掌管着南村的所有事物，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大事都要经过你的同意，比如说夜一曾经发现过镜山在祈雨仪式前一天来到你的房间。

“那个人就是镜山，你选择了他成为了你的傀儡。在这么多年之中，他很守信用，几乎没有私心的帮助你管理村子，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当然，代价就是你给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研究室，一个能允许活人实验的研究室。”

唐虹停下看向矢木，对方还是一脸的不屑。

“没错，你在北村一个洞穴之中给他建造了实验室，这也是他愿意留下了的理由，通过他的实验报告和日记来看，他还进行了不少的活人实验吧。为了掩盖这个实验室，你甚至不允许任何人去往北村的后山。”

“什么？”法水急忙站了起来。“你的意思是在新镇失踪的人都被抓到这里来了吗？”

“实验室里已经被打扫干净，不过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的新镇失踪的人非常有可能是被用来做实验了，矢木先生你同为一名医学高材生，竟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吗？还是说，那些人都是你给他抓去的。”

唐虹转身向着白衣的矢木看去。

“唐虹，你问的问题也很愚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洞穴，我禁止村民去是因为北村的后山上有非常多野兽。至于镜山私底下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抓活人用于试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是这样吗？按照你们的说法，镜山的灵魂依然没有回归身体，你却在这里颠倒是非，难道不怕他的灵魂无法安息吗？”

唐虹和矢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两人的眼神之中也都带着怒火，雾羽看着眼前的场景，脑海中也想起了镜山的实验笔记。

实验，教会。

“难道镜山是矢木的学生吗？”雾羽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唐虹诧异的看向雾羽，随后对着她微微一笑。

“没错，镜山笔记里提到的导师应该说的就是你吧。”

矢木没有回答，而是冷冷的瞪着唐虹。

“唐虹，我承认你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但是很可惜，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请你们离开吧。”

守卫们听到村长下达的命令，立马全部站了起来，准备伸手驱赶唐虹。

“我只是把真相原封不动的说出来而已，是你杀的镜山，后山的洞穴大门的钥匙只有你们两人有。镜山死的时候他的钥匙还遗留在自己的桌子上，说明他清楚地知道和他见面的人能打开洞穴的钥匙，并且还可以比他更早一步到洞穴，这也是他不带钥匙的原因，实验室现在还没有打扫干净，想必钥匙还留在你的房间吧。”

等到唐虹的话后，守卫们全部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矢木。

“哼，我没有什么钥匙，更不知道什么后山的实验室，再说了我有什么杀害镜山的理由呢？”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真相，也知道你犯下的种种罪孽。”

“唐虹，你的意思是，修安的死和琉花姐的失踪都是他干的吗？”

星雾羽问。

“他所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他表面看起来很沉稳，骨子里倒是很疯狂。修安的死和琉花的失踪，甚至于如今秀玉的下场都是他这个村子一手造成的。”

矢木以他沉重的低音回应：

“你说这些有何意义？你在这里一直指控我做的种种行为，可是看到尸体消

失和发现尸体的都是你们外人，甚至在半夜闯入火神教教主的房间也是你们。我只是一直在按村子里的方式办事。你不会说这一切都是我让你们做的吧。”

“表面上看起来你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嫌疑，可我们发现尸体的背后却有着你重重的铺垫。尸体在房间之中凭空消失，听起来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不过是你逃避惩罚的后果罢了。”

“你是说房间之中的尸体是我运走的吗？你知道我当时在哪里吗？我距离琉花的房间有至少五分钟的路程。虽然你是一个学生，但至少在指证别人的时候先以科学的角度来发言吧，而不是说这些不找边际的话。”

“科学的角度？看来你也不是很相信村子里的祭祀吧。”

矢木像是要恐吓唐虹般的站了起来。

“我在这里可不是打算和你聊民俗和科学的，我也不想听你没有根据的胡扯。如果说在场的各位都有杀害镜山和修安的嫌疑，那么我一定是最小的，首先案发当时我有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其次镜山要和我一起出席驱魔仪式，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杀他，再说我怎么会挑这么特殊的时间去杀他。”

唐虹盯着矢木的眼睛。

“你说的对，没有人会去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犯罪现场，更不会有人去创造一个不可能犯罪，如果说要将杀人的嫌疑转移给别人还情有可原，但是此次命案并没有最有嫌疑的人，因为案发的当时并没有人待在宅邸之中。你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很完美，但那是因为你的计划失败了，发生了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且不止一件，种种事情加起来造成了如今这样混乱的局面。”

“计划失败了？我的计划失败了所以我才没有嫌疑吗？真愚蠢啊。”

“没错，你的计划失败了，完全的失败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是朝着好的方向，只不过你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罢了。”

“是吗？所以你还是一口咬定这一切是我干的？”

“没错。”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比如说放弃你们的实验，杀掉你的学生，还有失去你的妻女……”

这时，楼上传出的声音打断了唐虹的讲话。若林医生慌张的跑了下来。

“村长，秀玉夫人在刚刚去世了……”

矢木听到这个消息，转过身去，默默的向着楼上走去。

“把外乡人全部赶出去。”

守卫们立刻一拥而上。

在即将被推出大门的时候，唐虹突然怒吼着说：

“秀玉的死难道和你没关系吗？你认为她的灵魂能得到安息吗？矢木，你为了所谓的权利，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你到底还要害死多少人！”

法水看着冲上来的守卫，他深知如果被赶出去的下场，他随口大喊：

“你们还没听见吗？你们的村长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妻子女儿都能害死，你们还要为这样的人卖命，不怕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们吗？”

此话一出，守卫们的动作全部都停了下来，纷纷回头看向矢木。

矢木看着眼前的场景，回过了头。

“你是说秀玉也是我杀的吗？”

矢木第一次发出了有情感的声音。

“唐虹，在你眼里什么事情都是我干的吗？你是在为你的死亡拖延时间吗？我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妻子，她从回来我就没去过她的房间之中，我怎么杀她。”

“你的欲望杀了她。”

“什么？”

“为了你继续成为村长，为了你的研究，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什么意思？”

“按照村子的说法，秀玉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吧，只不过现在才停止呼吸。”

矢木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颤抖，但是他极速的冷静下来。

“我看你才是真死到临头了，对村长妻子不尊重的下场你知道吗？”

“难不成北村的人也要每天追杀我吗？矢木，你现在的表情才是更难看一点

啊。秀玉的灵魂应该就在这个宅邸之中吧，今天就让我用真相来祭奠她的灵魂！”

&

“唐虹，你真的有把握吗？矢木村长确实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啊，就算是镜山死的时候他都没去过南村。”我悄悄靠近唐虹，在他耳边小声问道。

“现在没把握也没办法了，往前往后都是死，倒是你夜一，还没想起当晚的事情吗？”唐虹回过身来小声说。

“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确定自己的到底看没看到尸体了。”

唐虹看着眼前犹豫不定的夜一，露出了微笑，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接下来我会帮你回想当晚的情况的，不过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哦。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受住那个回忆呢？”

看着唐虹炙热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脑中又开始努力回想当晚的情况。

“少说这些无聊的废话！”

矢木也没有被唐虹所说的话震慑住，张口大叫起来：

“回答的这么有底气，你说说看，真相到底是什么，我是如何杀害那么多人？”

看着矢木狰狞的表情，我突然回想起了祈雨仪式的他。当时他和秀玉安静的站在远处看着神道上的两个女儿表演，其实也能看得出村长很爱她的夫人，所以在唐虹说出这样的话后他才会情绪这么激动。

不过也正是自己曾经在湖边看到过矢木，所以他杀害修安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了。

也就是说唐虹的推理错了。

我看着眼前的唐虹，此时的他从微笑的表情变成了一脸严肃。

“矢木先生，原来我刚才的所作所为，您妻子的离世让我也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你在這幾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才是对她最大的折磨。”

“别说废话了！你说是我害死的他们，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你怎么证明我是凶手。”

唐虹看到坐回椅子上的矢木，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随后他转身看向我。

“夜一，事到如今你还想不起来当晚发生了什么吗？你看到的尸体到底是谁？只要你说出来，矢木犯下的罪就会被揭开。”

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我急忙向后退了几步。

“唐虹，你不是说你帮我想起来，现在突然问我干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在帮你回想，而且我去过那个房间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是”

“你其实什么都没看到吧。”

唐虹露出了凶狠的表情，在黑暗的衬托下就像一个魔鬼。

“不是的，在那一瞬间。不，我完整的看到了。”

“你看到了尸体，为什么说不出他是谁呢？”

“因为……”

唐虹看着面露难色的我，将头回了过去看。

“所以说，夜一根本就没有在房间里看到人，他说的都是假的，当然他这么做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就是保护琉璃小姐。”

“你说什么？”雾羽和法水急忙走到唐虹身边。

“喂，唐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不是说这一切都是矢木干的，为什么突然变成了琉璃啊。”

“嗯，没错啊，当时宅邸里只有琉璃和夜一啊。夜一当时进入宅邸之后应该没有发现琉璃，所以他在宅邸之中寻找她，最后在二楼发现了琉璃。”

唐虹接着说：

“当时的修安应该是刚死吧，琉璃和琉花应该正在忙着处理他的尸体，走廊里大量的血迹应该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夜一撞见了。”

随后唐虹回头看着低头沉默的我。

“当时琉璃和琉花肯定非常真诚的恳求你不要把这些事情说出去了吧，并且应该还说了修安是多么的十恶不赦，所以你的心一软就帮助了她们。当时的宅邸一个人都没有，你和琉花一起将尸体运到了后山，为了洗清她们的嫌疑，琉花躲了起来，你和琉璃深知地面上的血迹无法在短时间里清理干净，所以干脆演了一场戏。”

法水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所以说当时的一切都是他和琉璃演的一场戏吗？那你为什么曾经说琉璃能看到鬼啊。”

“我当时就是随便说说，因为地面上的血迹实在是没法解释了，我也没想到她为了帮助她姐姐什么都敢承认。”

“原来是这样吗？那琉花就是最后的凶手了，她如今在哪？”

“应该被矢木藏起来了，毕竟他应该也听琉璃说出了全部过程，没有理由不帮助琉花吧，只要在修安的招魂仪式上让琉花回来取上行李跑就行了。”

矢木冷笑一声。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吗？很可惜，我现在也不知道琉花在哪里，不过听你的口气应该能帮我找到她吧。”

“这种事情去问琉璃不就好了，招魂仪式当天她也在宅邸，琉花回家的时候两人应该见过面吧。”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上去问他。”法水拍了拍身上的土，就要往楼上跑。

“不！”

我喊出的声音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只是想否认唐虹说的话，没想到喊出了这么大的声音。

“我看到了……”

“什么？”唐虹将耳朵凑了过来。

“我看到了……因为被挡住了，因为我没推开门，只看到了半个身体，我只看到下半身，和地上的血，以及……”

我感到脑子里越来越痛，脑中全部都是当晚的场景，身体也经受不住痛苦的倒在了地上，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手中的血……

门后的尸体……

我看到了，他的脸……

他是……

正当我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的时候，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之上。

“你看到了她的脸吧。”

我睁开眼睛，顺着声音看去，唐虹正在弯着腰以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你看到了那个人的脸，只不过你无法看清楚吧。”

“对，对。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个人是……”

推不动的门……

停不下来的风……

掉在地上的花包……

躺在床上的人。

——是自己的母亲

“没错，我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脸。宛如当年般绝望。”

“没错，夜一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你说什么？真的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吗？”

雾羽说。

“太难以相信了。”

法水也看着倒在地上泪流不止的我。

“这种事情确实很难让人相信。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发生，但事实上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全部来源于我们的眼睛，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大脑。所有的信息都要传入大脑来进行处理，在当时夜一手中在流血，琉璃的眼睛也同时流出了大量的血液，再加上这个东西。”

唐虹从手中拿出来了白家的花包。

“这个花包曾经夜一的母亲也拥有，并且在她自杀的那一天也在病房之中。当晚在宅邸之中，血液混合着花香传入了夜一的大脑，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记忆。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出现了幻觉。这种现象也被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

雾羽吃惊的看着唐虹。

“所以你的意思是……”

“当时房间里确实有尸体，但是夜一并无法看清楚他的脸，或者说他的脸就是自己的母亲。这种在童年时期的创伤造成了他当晚的幻觉，也唤醒了他最原始的恐惧。他甚至都没有管当时倒在地上的琉璃，就跑到宴会场去找人帮助她，因为他在看到自己母亲的脸上，潜意识之中认为自己还是一名孩子，只能去找别人帮忙。”

我趴在地上沉默不语，原来唐虹刚才一直都在刺激我。

我以为自己没有看到尸体的脸。

结果我却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脸。

也是自己最不想见到的脸。

躺在床上的尸体，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

自己看到了尸体，却看不清尸体。

唐虹将手从我肩膀上抽离。

“这就是夜一无法认出房间尸体身份的原因。”

一直沉默不语的矢木笑了出来。

“唐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演哪一出，但是你的推理也真是低级，只是在

这里挖掘别人的隐私吗？

下一秒，矢木站了起来，一脸轻松。

“你的这番推理不还是证明了尸体确实从房间之中消失了，对于命案有什么影响呢？真是无聊。”

雾羽看到这一幕后也皱着眉凑了上来。

“对啊，唐虹如果你那么说的话，案子不是又回到了原点吗，难道说真的有人能让尸体从房间里消失吗？这难道也是科学能解释的吗？”

唐虹深吸一口气。

“虽然这个村子到处充满了诡异的气息，但是你们也不要任何事情都往不可能上面想，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更不会有不可能犯罪。虽然夜一没有看见尸体的身份，但是夜一依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尽力看清楚了尸体的特征，告诉了我们尸体是一位男性。”

随后他看向二楼的方向。

“也正是这个发现，让我们被严重的干扰了，也让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碰上这种事情，让谁来都不会相信吧。”

矢木脸上轻松的表情顿时变得异常严肃。

“唐虹，难道说，你……”

“没错，村长，我接下来会一件件拨开隐藏在这个宅邸之下的秘密。”

唐虹接着说。

“这些秘密都是村长多年的欲望所致，只不过白修安之死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唐虹，你的意思是并不是矢木杀的修安吗？”法水注视着眼前的黑衣男子。

“就像矢木村长所说的一样，他当时拥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所以修安并非他所杀，而且镜山教主也不是他所杀。”

“当时在宅邸之中还有别人存在吗？”

“按照村子的习俗，只有巫女能在宅邸之中。”

“照你这么说的话，宅邸里没有别人了啊，那修安是谁所杀，难不成他是被鬼杀的吗？”

“法水哥，我并没有说房间里的尸体是修安啊。”

法水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什么，你的意思是房间里的尸体.....不是修安吗？”

“原来如此”雾羽激动的说。“如果说尸体的身份不是修安的话，那么就不存在尸体被转移了。”

“可是村子里没有别的男性死亡了啊。”

“我可没有说房间之中的人一定是男性啊。”

我惊讶的抬头看向唐虹，此时的他散发着恐怖的气场。

雾羽着急的说：

“啊？夜一不是清楚的看见里面的人是男性。况且你不是刚刚也承认了夜一看到了尸体的身体特征。”

“没错，夜一确实看到了尸体的特征，也确认了尸体是男性的事实，可是死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位男性啊。”

唐虹看着众人疑惑的眼神。

“因为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白琉花！”

此话一出，宅邸之中顿时陷入了沉寂，只能听见外面的大雨哗啦啦的砸在墙壁之上。

矢木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事情太出乎意料，法水有气无力地说：

“你……你说什么！？但是琉花小姐不是巫女吗？”

“没错，琉花确实是巫女，但这并不代表他一定是一位女性。如果他是一位女性的话，为什么新一代巫女不是她呢，村子里最有价值的人就是巫女了吧，即使没有能力祈雨，上去装装样子也是可以的，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会下雨。但是矢木一次祈雨仪式都没让他试过，就判定他一定无法成为巫女，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琉花是一位男性。况且她结婚多年也没有怀上孩子，难道说她

真的只是身体不好吗？”

矢木的脸完全沉了下来，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其他人也以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两人，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已经静止了。

“啊啊，也就是说琉花和修安都是男性咯。”雾羽捂住嘴小声地说。

“没错，矢木村长深知白家不能出现男孩，因为如果被发现出生的孩子是男孩的话，就不会有巫女存在，他也不能继续当他的村长了。”

唐虹深吸一口气说：

“起初他还想去补救这个错误，他会去城市里购买许多药物，我猜那些是补充雌性激素的药物，他想着只要补充雌性激素，说不定琉花也会激发巫女的种种能力，不过很可惜的是，在长期服用那些药物的情况下，琉花还是不能担任巫女的角色，他更不敢让琉花登上神道，因为那是欺骗神明的做法。所以他为了掩盖了这个事实，找来了一个男性和琉花结婚，还对外宣称琉花身体不健康才无法成为巫女，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村民怀疑过琉花。不过矢木应该和修安透露过琉花的真实性别。”

“所以说修安在知道琉花性别的情况下依然和琉花结婚了吗？”法水在一旁说。

“是的，不知道是因为对权力的向往，还是身为男性的他依然喜欢男性，他同意了这门婚约并且一直保守着秘密。”

唐虹边说边向着前方走去，在走到大厅中心后接着说：

“所以祈雨仪式当天，村子里死了琉花修安两个人，他们都死在祈雨仪式的时候，而且是琉花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修安。”

外面的大雨变得更加疯狂，在没有月亮的深夜里。

我看着眼前的唐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听到唐虹接连说出不可思议的事实，大厅变得更加安静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嘴都紧紧相闭，默默的注视着眼前黑衣男子。

“唐虹，你不是曾经亲自排除了琉花杀人的嫌疑，况且案发的时候琉花就在神道之上，全村的人都看着他啊，你的意思是他在仪式开始前就杀了修安吗？”法水急忙问。

“那样也是不可能的，若林医生曾经说修安死于祈雨仪式之中，当时的琉花还在台上表演，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雾羽也在旁边补充。

唐虹听着疑问，缓缓点着头，

“你们说的对，修安确实是死于仪式中途，琉花当时正在全村的注视下演奏古琴，所以他是不能杀人的。但，如果在神道上演奏的人不是琉花呢。”

大厅之中第一次出现了大量的噪音，守卫和佣人们在听到唐虹的话后开始喧嚣起来。

唐虹没有理他们，又开始继续说下去。

“正如我刚才所说，矢木是不敢让琉花登上神道的，因为那样是欺骗神明，仪式会有很大可能失败，所以他找了一个替代品，那个人同样也是祭祀成员并且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弹奏古琴的村民。”

“难道是……和雪姐？”夜一此刻依然跪倒在地上，在唐虹一直推理这段时间，他的精神状态也恢复不少。

“没错，那个人正是和雪，她作为一名女性还是村里的巫师，来替代不能上台的琉花最合适不过了，当时巫师们都戴着面具，他俩的身材也差不多，所以基本不可能被辨认出来。”

唐虹说完看向了矢木，此时的他闭上眼睛，仿佛在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原来如此，这样的情况下就还有琉花在宅邸之中，所以只能是他杀的修安。”雾羽恍然大悟。“不过修安的尸体为何会出现在后山呢？在仪式途中夜一分明看到了矢木村长啊。”

“雾羽同学——你总是能找到案件最可疑的地方啊。正如雾羽所说，如果在仪式途中将修安杀害的话，他的尸体是不会出现在后山之中的。但是如果是在仪式开始的时候呢？”

“矢木村长——”唐虹接着说道。

被唐虹呼唤的矢木此刻睁开了眼睛。

“我说的没错吧，在你和镜山发现和运输修安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断气吧。”

矢木抖动了一下，但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你的意思是，修安在没死的情况下被运往了后山吗？”雾羽不自觉地捂住了嘴巴。

唐虹点了点头。

“或许是因为积怨已久，或许是因为和修安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琉花在自己的房间之中失手攻击了修安，修安当时的头部受到了重创，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仪式应该还没有开始，你和镜山在宅邸之中发现了这个情况，你们当时只想将修安运离宅邸，因为如果将死人留在宅邸之中，也是对神明的不尊重吧。所以你们将他的身体上系上了绳子，绑在了小船上从湖中运到了后山，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修安并没有死，他在被扔到后山的时候还坚强的向前爬了不远，这也是雾羽看到痕迹的原因。”

“你怎么知道是和镜山？”法水在一旁问。

“我和雾羽当时正在火神教内调查，但是进来了一位男人，让我感到怀疑的是，那个人在祈雨仪式的时候竟然跑回到了火神教之中，并且他的身上非常潮湿，起初我以为是雨水淋湿的，但是等我和雾羽到了后山时才发现大雨刚开始下，如果说之前的小雨根本不可能将人淋到浑身湿透，所以他一定是曾经掉入过湖中。我让雾羽一个人回村子的时候曾经返回去重新调查过，发现那个人换了一身衣服就离开了，而换下的衣服，正是我现在穿的这件。矢木村长不是在我进来时候说这是镜山教主的衣服么，也算是验证了我的猜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镜山在和矢木一起运输尸体的时候曾经不小心掉入过湖中，所以矢木先回到了祈雨仪式现场，而镜山为了不被怀疑，则赶快赶回家换衣服了。”

唐虹说完之后，大厅之中再度陷入了沉默之中，所有人都看向矢木。

“而这就是修安之死的真相，镜山的愚蠢和失误成为了整个案件的突破点。所以我才会半夜去火神教找他。”唐虹转头看向矢木：“怎么了，矢木村长，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啊，难道说我说的有错吗？”

矢木冷笑起来。

“哼，你说的有没有错可以去问镜山或者修安，实在不行去问琉花吧。”

“村长，你这个人啊，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啊。他们全部因为你的私欲而死，你却依然面不改色。难道为了所谓的权力你真的能舍弃掉这么多吗？学生，孩子，还有妻子和名誉。”

矢木的脸开始变的狰狞起来，怒火仿佛要喷射出来。

“那琉花去哪了呢？”夜一不解地看向唐虹。

唐虹继续看着此时的矢木，继续说：

“琉花的死对于你来说也很不可思议吧，当时你就是让他一个好好的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可是对于琉花来说祈雨仪式也是他最后的救赎，如果仪式再次失败的话就可以证明没有神明的存在了，他就可能摆脱巫女这个身份，摆脱这个家庭，做回自己。可是当他看见天空中降下的雨，心情也从期待变成了绝望，对于整个村长来说这是代表希望的雨，但对于饱受摧残的琉花来说，这场雨代表着毁灭。所以他在自己的房间，剪掉了自己为了隐藏身份而留的长发，选择躺在床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夜一勉强打起精神发问。

“琉花是自杀的吗？那琉璃曾经在房门口看到极强的恶意又代表着什么？”

“夜一，我曾经说过，善死者为善鬼，横死者为恶鬼。而自杀而死的人身上的怨念更是最大的，再加上房间里还有这琉花对于修安以及村子的恶意，这些恶意加起来释放了强大的灵，这也是琉璃晕倒的原因。”

“唐虹同学，你刚才不是否认了琉璃的能力了吗？”法水问。

“我当时是为了刺激夜一才那么说的。其实巫术的性质是虚构的超自然力，巫师则为天生异禀或掌握了某种超自然法力和能力的人。所以我认为琉璃具有那样的能力，并且村子里也有抑制这种能力的方法。”

唐虹边说边伸手拿出来随身带着的花包。

“就是这个，这是白家世代培养的花做成的，听夜一说是叫‘信’吧，这种花能让人的内心平静下来，所以巫女会把它戴在身上，如果感受到很强恶意的话可以用这个来抑制，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眼睛流血了，琉璃小姐眼睛流血的时候应该都没有把花包戴在身上吧，我说的没错吧，矢木村长。”

矢木转过身子，背对着众人。

“琉花是一个好孩子，镜山也是位优秀的医学家。可惜他们都无法忍受世间的痛苦。”

“以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评判的话，他们的确都是不折不扣的笨蛋。他们的一生都被操控着，都在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遭受着苦难，极度的自我奉献，不敢反抗的内心都造成了他们的结局。在我看来琉花是不幸的，可是我相信，琉花的灵魂在最后一刻是自由的。”

“可是唐虹，琉花的尸体又是如何消失在房间之中的，还要镜山教主是被谁所杀。”星雾羽问。

唐虹看向雾羽，补充说明：

“雾羽小姐的问题还真不少呢。其实宅邸之中还有个被你们全部忽略掉的人——秀玉，是她将琉花的尸体移走的。”

“秀玉？她的精神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怎么可能知道琉花死在房间之中，并且还将她藏起来，难道说她没有疯吗？”

“不，秀玉的精神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她也是一位巫女。”

雾羽激动的回应道。

“对呀，秀玉也是一位巫女，那不就代表……”

“她也能感受到恶意，秀玉也能感受到二楼传来的恶意，并且她还能感受出来那是她的孩子。当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她没有去宴会，而是回到了宅邸，所以她也冲到了二楼，拼命地推着被风抵住的大门，还留下了大量的抓痕和血迹，现在依然留在房门之上。”

“是这样吗，可是我在进入房间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现啊。”法水在后面说。

“以秀玉当时的精神状态肯定不会去打扫现场的，她不会那么做，也没有必要那么做。所以当时只有一个人会那么做，她也是当时在现场唯一的人。”

“琉璃……”

微弱的语气从夜一嘴里发出来。

“是的，是琉璃打扫了现场。当时她应该迷迷糊糊中醒来了，并且看到了母亲将琉花抱走，所以她去将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反正当时她浑身都是血，再擦一些在身上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矢木应该发现了那些血迹，所以他甚至都没进房间看就抱起琉璃离开了。”

“仅凭秀玉一个人真的能办到吗？而且琉花的尸体现在在哪里？”夜一急忙的追问。

“母爱让她拥有了非凡的力量，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危险的地方，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她的推开房门，看到被恶意笼罩的琉花，她将他抱起，并且送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那是哪里？”

“村子里有一个不能随便靠近的神圣之地。”

“是湖中。”法水闭上眼睛默默地说道。

唐虹也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没错，秀玉将琉花扔到了湖中，她当时的精神已经非常不正常，但是在潜意识里，湖是村中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她将琉花抱到了神道上，并且扔到了湖中。

雾羽的反应超乎预期的大。

“原来是这样，可是……”

唐虹抢先一步回答：

“你想问琉花被扔进了湖中，但是她的尸体为什么却没有浮上来吧，那是因为他的尸体被一个人带走了。”

“什么，被人带走？”

“没错，带走他尸体的人正是他的情人——和雪。”

大厅里的所有人在听到这句话后都大吃一惊，开始左右的交流起来。

矢木也快速的转过身来，不可思议的看向唐虹。

“和雪作为琉花和琉璃的朋友兼古琴老师，从小他们就一起长大，一来二去琉花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份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不过我相信他们会经常跑出来幽会，而且就在后山里。”

“你凭什么这么说”沉默已久的矢木也激动起来。

“雾羽和法水哥曾经在树林之中迷路，而有人救了他们，我猜正是在私会的和雪和琉花，他们在后山的树林之中私会是绝对安全的，因为那里是村子的禁地，所以和雪才会走到那个地方去。而夜一发现尸体的那晚，和雪也在宴会上，本来她参加完仪式之后没看到琉花就已经非常担心了，再加上夜一对于看见尸体的描述，她已经知道死者就是琉花了。所以她也在默默的寻找琉花遗体，并且在后山的湖边发现了尸体，但是为了保护琉花，她将尸体移到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法水也大声问着唐虹。

“招魂。”

“什么？”

“就是招魂，琉花已经死了，但是按照村里的看法他的灵魂依然没有回归到他的身体之中，和雪必须将琉花的尸体保护起来，等待着他的灵魂回到身体之中再下葬，或许这几天她就在独自的给琉花招魂吧。”

“这就是和雪姐这几天经常去后山的原因吗？”

“嗯，在后山某个茅草屋之中，和雪正在小心的保护着琉花的尸体，并且为他慢慢的招魂。”

“啊啊！”

雾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瘫软在了地上。

“和雪姐——和雪姐和尸体……”

唐虹不顾众人的惊讶继续讲：“而镜山的死，也是和雪造成的。”

“怎么可能，和雪为什么要杀毫不关系的镜山呢？”法水大喊道，自己的救命恩人如今竟然成为了杀人凶手，法水一时间也难以接受。

“在我们看来镜山确实和琉花的死毫无干系，可是我们把视角放在和雪身上呢，在神道之上她可以清楚的看见全身湿透的镜山在后山出现，在全村最大的祭祀仪式上，身为教主的镜山竟然偷偷逃离，这本身就让人很怀疑。更何况在仪式结束后琉花就死了，尸体也在湖泊之中被发现，在和雪的眼里很可能是镜山杀害了琉花并且逃跑，镜山尸体上的伤口来自腰部，这也证明了杀害他的人没有他高，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就算是和雪所杀，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山的实验室之中，和雪并不知道实验室的存在而且也没有钥匙啊。”雾羽用颤抖的嘴问道。

“因为他是死后被运到那里的。没错吧，矢木村长，为了自己的地位，你可真是累坏了。”

矢木的闭着眼睛，默默地听着唐虹的话。

“村子只有你们两人拥有钥匙，在驱魔仪式快开始的时候，你发现镜山还没有到现场，所以从后山走小道去南村找他，可惜只在半路发现一具尸体，为了不被人发现只好将他拖入附近的实验室之中，又急忙赶回驱魔仪式，以你的年龄来看应该不会太快，驱魔仪式应该迟了一会才到吧。”

夜一也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般不寒而栗。

“这就是驱魔仪式开始后矢木才到门口的原因吗？”

矢木也对着唐虹咆哮起来。

“够了唐虹，适可而止吧，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会帮助你们离开村子，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唐虹以恶狠狠的眼光看向矢木，蜡烛发出的光也全部渐渐熄灭，唐虹的身影在黑暗之中显得更加恐怖。

“不，推理的最后舞台才刚刚开始。”

唐虹有气无力地说着。他的推理丝毫不留情，以至于在场的所有人身心都很疲惫。但是对于真相的渴望超越了身体的劳累，但是大家仍在期待着他，期待着他推理的最后舞台。

“矢木村长，不，我还是叫你一个新的称呼吧，矢木博士。”

矢木快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两人又开始对峙起来。

“矢木博士，我想先向你打听一个人。”

唐虹将手中的名片扔向矢木。

矢木接过名片，他的面部明显的变的诧异。

“怎么，你很熟悉吧，朗星大学医学教授——腾斋。你见过他吗？”

法水听到这个名字也从惊讶之中缓过神来，连忙站了起来。

矢木看着手中的名片。

“哼，你想说什么？”

“我一直都不懂，你为什么要突然禁止村民们前往后山，在听到纱英阿姨的解释后，我终于明白了，腾斋当年来到楚幽村也是你一手策划的吧。”

“唐虹，你确定吗？腾斋教授已经失踪了二十年了。”法水在一旁担心的问。

“嗯，法水哥，你仔细听好。”

矢木此时毫不动摇。

“在矢木回到楚幽村和秀玉提亲成功后，他便开始了统治村子的计划，第一步当然是创造一位巫女。所以他便快速的让秀玉怀孕了，但是生下来的孩子是琉花——一个男孩，是无法成为巫女的。所以矢木便想着继续生孩子，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了迷茫，如果生出来的孩子依然是男孩怎么办，如果自己再不拿出巫女的话，村子的村民们是不会认同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开始失衡，他开始变的害怕，秀玉的迟迟不怀孕也加深了他的恐惧。”

矢木面无血色，变的完全苍白。

唐虹接着说：

“恐惧的感觉慢慢向他袭来，每天把他压的喘不过气，所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创造孩子。”

唐虹坚定的看着矢木，解释道：

“纱英阿姨，请问你当年那件事到底是什么？”

一整晚都在听唐虹讲话的纱英此时已经精神衰弱，听到唐虹叫她的名字不禁吓了一跳。

“这……”

“事到如今了你还在害怕吗？”

纱英看着唐虹的眼神，深吸一口气。

“好，我说，曾经有个外乡人来到过村庄，还差点将秀玉给拐跑，但是最后在后山之中让村长给抓了回来。”

“没错，曾经村子里有一个人违背了婚约，欺骗了白家，在和秀玉成亲之前跑出了村庄，他就是南村的腾斋，也正因为他，白家再也不会南村选女婿了。我猜矢木博士也应该是朗星大学的吧，所以才会认识腾斋教授。”

唐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而如今，你迫切的需要去创造一个巫女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矢木选择了腾斋教授。”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矢木不敢保证自己的精子还会不会生出一位男孩，如果还生出男孩，他会失去一切，而听说白家世代代从来没有出生过男孩，我看是因为只要发现生出来的是男孩就会当场处死吧。”

法水吃惊的看向唐虹，唐虹依然面不改色。

“矢木身为曾经村子的一员肯定知道了腾斋的身份，但是腾斋并没有见过矢木。所以他便给腾斋寄过去了前往楚幽村的地图，这也是法水哥发现的地图。在将腾斋骗来杀害之后，矢木改造了后山的路，将后山分成了南北两区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迷路的原因。”

“原来如此……”

夜一默默的走向前来。

“唐虹，你的意思是……”

“没错，琉璃并不是矢木的女儿，而是……”

“别再说了。”

矢木站在那里默默地说。

“琉璃的能力这么强大应该也和腾斋的基因有关系吧。”

“别再说了！”

矢木对着唐虹咆哮起来。

唐虹以不输矢木气势的语气回应。

“他回到了曾经的学校，找来了自己的学生协助自己，那个人就是镜山。随着对腾斋人体的研究慢慢的有了成果，你们已经可以在动物身上成果试验，但是最重要的一步则是在真人身上的试验。为此你们便开始在附近的村落抓人，并且严令禁止村民们再踏出村庄。随着你们绑架别人进行不断的实验，你们已经可以在真人身上进行试验，所以下一步就是创造更多的巫女。”

“矢木先生，你的实验对于如今的医学来说有着重大的突破，但是你却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追求权力而做出一件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虽然你没有杀害任何人，但是你的行为间接导致了所有案件的发生。如果我不说出来，还会有更多的牺牲者，村子里还会继续笼罩在黑暗之中，那些真心为了村子而努力的巫女们，却成为了你统治村子的工具，你已经一手造成了众多的悲剧，是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住口，你一个大学生懂个屁，我做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我没有逼迫任何人。”

“如果不是你，他们会有这样的下场吗？你看看如今的村庄成什么样了。”

“少自以为是了，以你现在的学识，根本无权对我评头论足，我做的一切不是你这种愚昧的人会理解的。”

“我确实没有资格在学术上质疑你，我也没有自以为是，我只是担心琉璃，她也深爱着这个村庄，但你只是把她当作工具。”

矢木的脸上的皱纹全部都扭曲着，他也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咆哮。

“那又怎样，凭什么腾斋那小子在离开村庄之后会被有钱人收养最后还能当上教授，而我不管是学术上还是临床试验上都比他厉害百倍，却无法成为教授。凭什么秀玉会选择他，他也不过是村里的一个穷小子罢了。我要得到他有的全部！我也要毁了他的一切，我要用他的基因创造一个属于我的工具，秀玉，琉璃不过都是我统治村子的工具罢了！”

“你终于肯说出一切了。”

矢木用手指向唐虹。

“你说的对，唐虹，是我毁了他们的一生，那你呢？你为什么要来毁了我的一生！”

法水此时突然冲向前大喊着。

“矢木，你这个混蛋玩意。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这么多人，你算什么村长，算什么博士。为了所谓的权力，竟然把自己的老婆给别人”

法水冲向前去用拳头打向矢木，矢木则是发疯似得笑着。在场的所有守卫默默的看着这一切，谁都没有上前阻拦。

“哥，你冷静点。”雾羽第一个冲向前去拉着法水。

唐虹也急忙冲向前拉开法水。

而身后的大门外，猛烈的撞击声再度响起。

疲惫的感觉充满全身。

外面的雨依然肆虐着。

身后的大门又摇摇晃晃起来，看起来即将要倒下。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

伤口已经好了。

唐虹那家伙，在瞎说什么。

怎么可能？

琉璃小姐怎么会是……

琉璃小姐呢？

为什么今天一晚上都没有看见她。

我不顾即将倒下的大门，和大厅中扭打成一团的人们。快速的跑向三楼。

琉璃，琉璃在哪？

房间里？没有。

她在哪？她在哪？

我奋力的在三楼不停的穿梭，希望找到琉璃的身影，可是寻遍整个三楼都无法找到她的声音。

听着楼下传来嘈杂的声音，我抱住了自己的头。

神明真的在保护这个村子吗？真的有神明吗？我不禁向着自己发出疑问。

神？神道！

琉璃可能在神道！

我按照依稀的记忆朝着神道跑去。

来到神道前，外面的雨依然下着。

琉璃一个人站在神道的尽头，她还是穿着纯白色的长裙。

“琉璃”

“夜一哥？”

“琉璃，那个……案件已经解决……”

“母亲已经死了。”琉璃低着头，眼泪顺着掉了下来。

“琉璃！”我急忙朝着琉璃奔跑过去。

大雨瞬间打湿了我的全身，我也不小心滑倒在神道之上。

我跪在地上稳住身体，急忙朝着前方看去。

琉璃朦胧的眼神中露出微笑。

但是

她的衣服没有湿。

“琉璃，你……”

“幸好你们没事……”

“琉璃……你的身体为什么……”

“谢谢你帮助我。”

“不，我没有。”

我将头低了下来，看着大雨不断的滴落在我的身旁。

琉璃也将身体转了过去，抬头看着天空。

“我呀，还是要留下呢保护村子。”

“不！”我将头抬了起来，看着前面的少女。

“事情已经全部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有人逼迫你了，你不用再留下来了，你已经自由了。”

琉璃也将身体转了回来，看着跪在地上的我。

“谢谢你帮助我……对不起，我欺骗了你们，这一切就当作我的惩罚吧。”

“不，不是的，这一切不是你的错，凭什么让你接受处罚！”

琉璃转动手指不断擦着留下来的眼泪。

“早知道我就好好的练琴了，不至于到现在一首都不会，还要麻烦姐姐。”

我看着啜泣的琉璃，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琉璃用力擦掉脸上的泪水，微笑着和我说：

“夜一哥……其实……”

大雨在这一刻突然停止了。

清晨阳光透过云彩照了进来。

一束，两束。

无数条光线冲过黑色的云射了进来。

照耀在神道上，照耀在湖面上，照耀在村子里。

照耀在……

我和琉璃的身体上。

“其实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我看着琉璃，她的眼里满是光芒。

我将手慢慢的伸向琉璃，琉璃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相合的掌间。

传来了冰冷的感觉。

“夜一你在干什么！”

我急忙回头看去，来的人正是唐虹。

“你再往前就要掉下去了。”他快速的向我跑来。

我赶快回头看向琉璃，可是前方什么都没有。

“琉璃！她掉下去了！”

我急忙站起来，向着神道下冲去。

此时唐虹从后面一把抓住我的身体。

“你在说什么？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神道上只有你一个人！”

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

“你少开玩笑，快去湖中救她。”

我挣脱开他的手，跳入湖中。

“喂！你不想活啦。”

不可能。

少开玩笑。

琉璃明明答应我了……

一起离开……

……

等我再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在岸边了。

唐虹，雾羽和法水在我旁边默默的看着。

“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们了。”

我看着因为惊吓而满眼泪花的雾羽。

“你小子，为什么跳下去啊，还好我看见了。”

我朝着声音望去，是浑身湿透的法水，看来是他救了我。

“幸好大雨停了，要不我也没法救你。”

突然，雾羽看着我。

“夜一，你怎么满脸流血了，你头上受伤了吗！”

雾羽着急的说，然后伸手在我头上寻找伤口。

“不。”

唐虹从后面走了上来，看着我：

“他的血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

我拿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满是血液。

“啊？夜一的眼睛受伤了吗，那更要赶快处理啊。”

雾羽急忙站起来，回头就要往宅邸走去。

突然大量的村民也冲到了湖边，密密麻麻的像是蚂蚁。

雾羽看到这场面赶快退了回来，法水也急忙站起来，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大脑还是迷迷糊糊。

“夜一。”

唐虹背对着我，轻声呼唤着我。

“楚幽树盛开了。”

我顺着他说的方向看去，昨天还是湖边的枯树此时已经完全盛开，在阳光下绽放出了美丽的颜色。

村民们看到了盛开的楚幽树，纷纷跪倒在地，不断对着楚幽树祭拜。

“哎？他们在干什么？”雾羽看到这场景，惊慌失措的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不是拜咱们”法水在旁边笑着摸了摸自己头。

唐虹依然背对着我，我看着他的背影，他也慢慢的转过身来。

“春天来了啊。”

我看着阳光下微笑的唐虹。

远方传来了一阵春风。

在温暖的春风中我却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远方宅邸之中飘出朵朵风信子。

它们也在凋零后化入了春风之中。

我看着这些随风而起的花。

这些花仿佛做着梦.....

在有些暖意的初春。

瑟缩着，做着梦。

梦见春的到来，梦见雨的降临。

最后梦见瘦弱的女孩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

28

阿玉后来才知道，来找她的竟然是阿田。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阿玉急忙从家里跑了出来。一出门她就看到阿田还在那个熟悉的楼梯上等她，只不过此时的他被数名守卫包围。

阿田似乎显得有些窘迫，毕竟以前他都是悄悄的躲在石头后面，可是这次却被这么多守卫抓了个正着。

阿玉看到这样的阿田不禁躲在门后笑出了声。

阿田此时还在人群之中解释着什么，阿玉急忙整理了自己的的头发跑了出去。

“他们都不认识你，你别再解释了。”

阿田看到阿玉，恐惧的内心也减少了一大半，他向着阿玉投来了期待的眼神。

阿玉快步走上前，支开了众多守卫，将阿田拉到了宅邸之中。

进入宅邸之后，阿田不可思议的看着里面。

“怎么了？你是第一次进来啊。”

“不是。”阿田老实的承认。

“你这次来找我是干什么。”

“我找到你的姐姐了，你要和我.....”

“我要去！”

这次阿玉没有犹豫，只是高兴地点头。

树林的河边，只能听到河水拍打岩石的声音。也许是因为太劳累，阿玉在后面走的很慢，凉风也吹拂到她的脸上。树林之中非常寂静，已经离开村子很远了，这里没有人会过来。

阿田回头看向瑟瑟发抖的阿玉，急忙将自己的衣服披在她的身上。

两人默默地在树林之中赶路。

突然阿玉口中吐出了空气。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阿玉瞪大眼睛看着阿田。

“不知道，不过我依然在努力。”

“是吗.....其实我也有个梦想。”

“什么？”

阿玉不等阿田问完就抓起他的手，牵着他向远方跑去。

第二天，我们收拾好了行李，来到北村的后山入口。

与来时的村子不一样，如今的村子变的更加混乱。镜山的死亡，白家的陨落，

如今的村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也不知道下一次来楚幽村会变成什么样。”法水回头看着村子。

“应该没有下次了吧，快离开吧。”雾羽在身后不断的催促着我们。
走在树林之中，这次我们拿到了全新的地图，所以返程的路非常顺利。

我看着身边心情沉重的唐虹，开口向他问道。

“唐虹，我的母亲曾经也是这个村子的吗？”

“嗯……我听纱英阿姨说很多年前秀玉的二姐确实和一位外乡人逃离了村庄，很有可能是你的母亲和父亲，所以你的母亲不但是这个村子的而且还是巫女哦。”

“我的母亲也能看见恶意吧，这或许就是她最后精神失常的原因吧。”

“秀玉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精神出问题的，看来巫女这种特殊的体制确实有很大的危害。”

“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没有继承那种能力吗？就像白琉花一样。”

唐虹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我。

“我认为并非只有女生才能拥有那种能力。”

“但是我……”

唐虹伸手打断了我的话，自信的看着我。

我疑惑的看着唐虹，我被他的话搞得晕头转向。

“你的母亲很爱你啊。”

唐虹认真地看着我。

“那肯定是当然的啦！”我立马强调道。

唐虹露出了微笑，不再理会我。

突然，天空变的有些暗。乌云迅速集结起来。

“哇，要下雨了，我们先找个地方避一下雨吧。”雾羽急忙四处寻找起来。

“为什么还会下雨啊？这次不会再下好几天吧？”法水也抱怨起来。

我走到唐虹身后，向他问：

“为什么还会下雨啊，大雨不是已经停了吗，况且村子里没有巫女了啊。”

唐虹边走边回答：

“或许是神明现在没有架子了吧。”

“什么？架子？”

我看着微笑的唐虹，抬头看向天空，雨滴开始慢慢地落下。

“夜一快来啊，你想站在那里淋雨吗？”法水躲在一个大石头下面，不断的呼唤我。

我走向前看着身边的唐虹，忍不住向他问：

“唐虹，村子里的人以后还会信仰神明，还会培养巫女吗？”

“应该不会了吧，也没必要了。”

“你帮他们驱散了迷信啊。”

“并不是我。”

“什么？”

“不是我帮他们驱散的。驱散时代遗风的从来都不是某个人，毕竟信徒们只会对神明进行永无止境的祈祷。巫女们的勇敢和无私奉献才是真正帮他们打开时代枷锁的原因。”

我点了点头，回想着在村子里这几天遇到的种种事情。

是啊。

这里的人再也不需要祈雨，再也不用培养巫女了。

再也不用有人为此而死了。

他们拥有了一个挂念他们，爱他们的神。

大雨降了下来。

唐虹默默地打开伞向前走去。

我站在原地，感受着全新的雨，郁郁葱葱，让人感觉非常温暖。

你一定在雨的上方吧……

此时的我们一定在共同沐浴着这场雨。

我并不相信神的存在。

但此时的我祈祷你在这里永恒闪耀。

“喂！你们两个快点，一会雨下大了”法水在前方喊道。

我和唐虹急忙赶了上去，我看着唐虹的背影，问出了我心中的疑惑：“我在房间里看到的尸体真的是琉花吗？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嗯……说实话，其实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尸体哦。”

“你说什么？我看到的……”

突然，树林之中响起了熟悉的琴声。

温柔，恬静。

令人怀念的，却又充满哀愁与悲伤的曲调。

唐虹看向远处。

“他们现在也很幸福吧。”

我听着远方传来的琴声。

仿佛看见了独自坐在木屋里的女子。

女子的身边躺着她最喜欢的男人。

而他只是陷入了沉睡。

女子心满意足的等待着。

等待着他醒来。

终章

从楚幽村回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唐虹和雾羽。

其实这段时间我依然过的浑浑噩噩。并不是受楚幽村的种种事件影响，而是我本来就是一个懒散的人。

在一天清晨，我久违的起了个大早，因为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太久没有早上

起来，让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非常疲惫。

怀着痛苦的心情，我走到了学校的早点铺，想买点吃的补充点能量。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今天没有带钱，身上只有几块钱，这些钱肯定买不起早点。

店长也看出了我的窘迫，笑着和我说：

“同学，要不要尝试一下我们的套餐呢？一个包子和一杯豆浆只需要五块钱，是最便宜的组合哦。”

我看着眼前的套餐选项，陷入了沉默。

买上包子和豆浆的套餐后我站在店铺门口，抬头看向熟悉的教室之中。

该去看看了。

走进社团，唐虹和雾羽早就坐在里面了。

雾羽在喝茶。唐虹在看书。

“哟，这不是我们的社长么，怎么还记得来找我们啊”唐虹看到我打趣道。

我微笑着坐到了我的座位上。

“对了，夜一同学，我们的社团改名了哦。”雾羽放下手中的红茶。

“现在叫什么？”

“风信社，我们以后多研究研究花的种类吧。”

雾羽微笑着说。

我吃惊的看着雾羽，唐虹也在旁边笑出了声。

真是好名字啊。

我抬头向窗外看去，外面的天空万里无云晴空开阔。

春天已经结束了。

参考文献：

《楚国风俗志》宋公文，张君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韩养民，郭兴文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鬼文化》黄盛华，周启云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中国传统风俗与现代化》葛承雍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